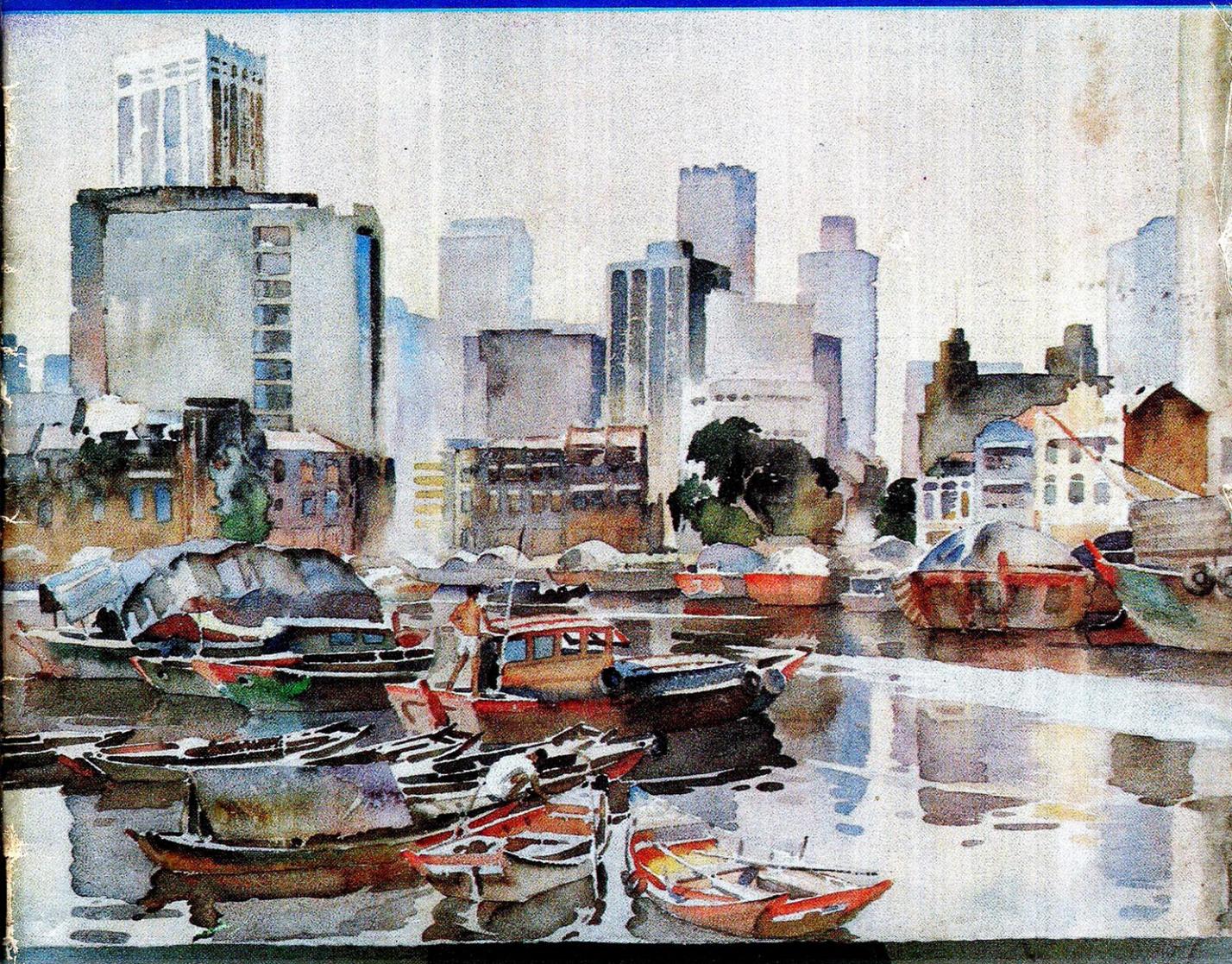


鄉土

5

双月刊

1980-6 XIANG-TU BI-MONTHLY MC(P) NO 92/8/79 S\$1.50



方修：忆萧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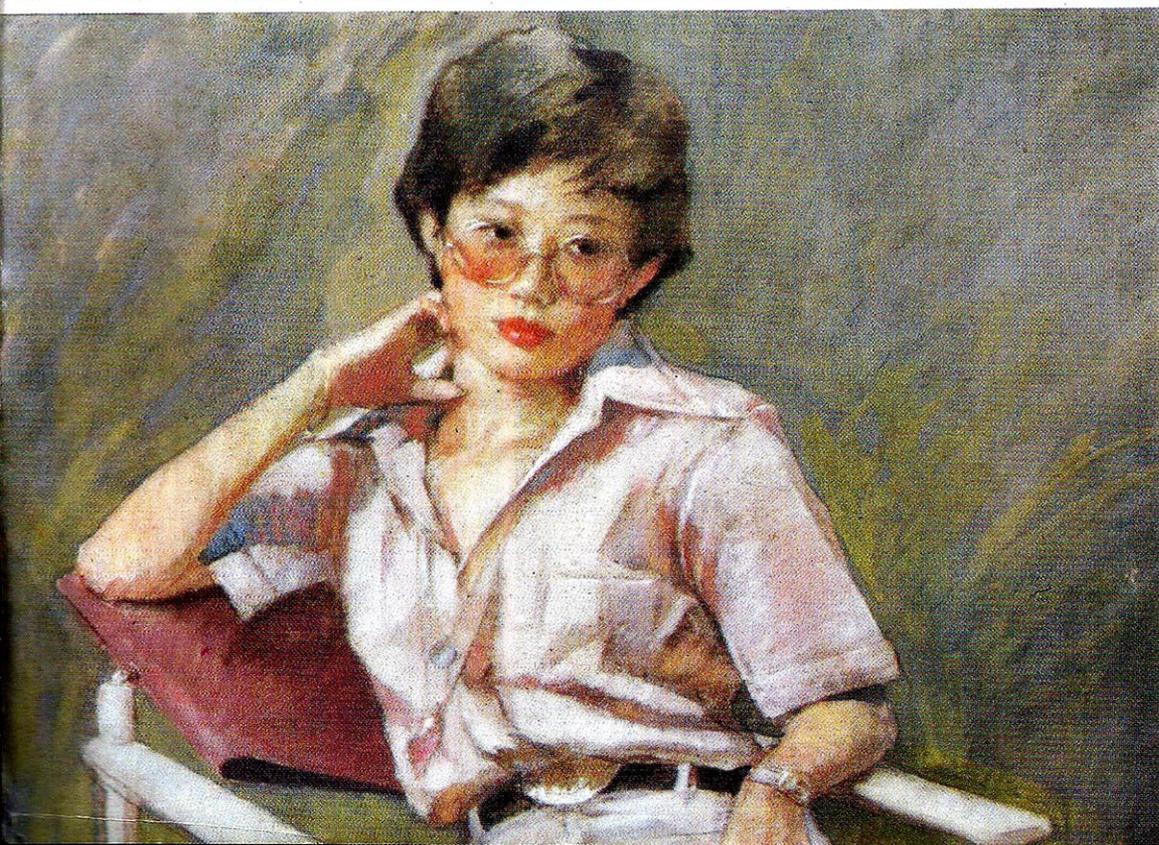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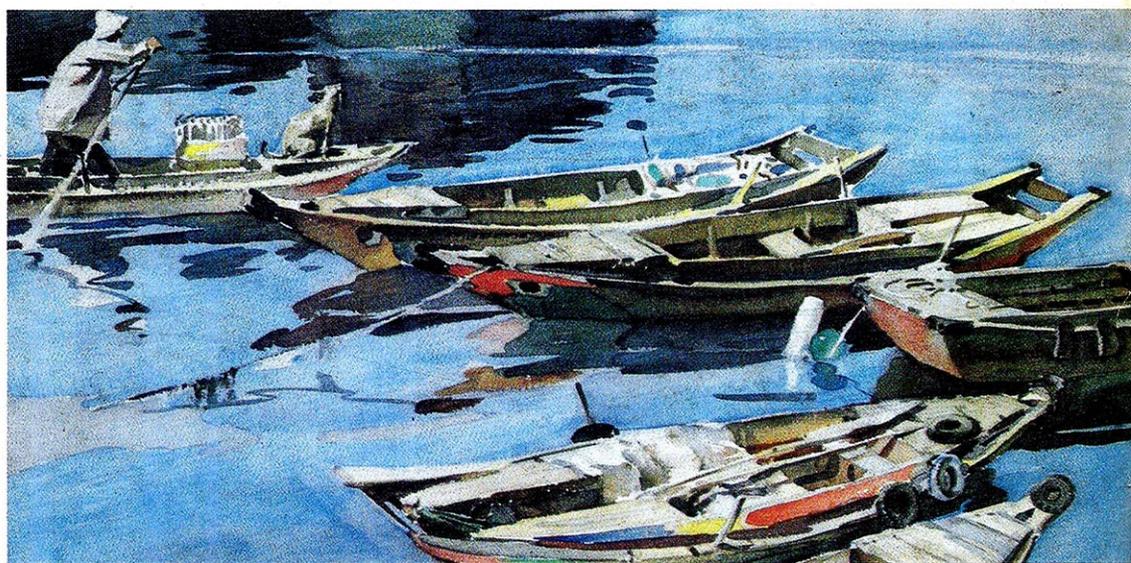
叶鸣：月是故乡明（诗评）

岑之：郭沫若逝世两周年祭

原甸：香港的文艺工作怎么办？

梁羽生史论二则·郁达夫佚文二篇

萧学民作品介绍



▲ 肖象

▲ 河上风光

▲ 沙滩上的渔舟

鄉 土

第五期

80年6月20日出版

新加坡的早晨(水彩畫).....蕭學民(封面)
蕭學民作品介紹.....本刊輯(畫頁)
編輯者言.....(27)

本期特稿

香港的文藝工作怎麼辦?.....原 旬(6)
郭沫若逝世兩週年祭.....岑 之(2)
權臣與閹黨.....梁羽生(12)
記浪漫詩人曾聖提.....蔡育平(22)

文学丛谈

月是故鄉明.....葉 鳴(10)
憶蕭乾.....方 修(14)
讀《她傷了爸爸的心》.....亦 昫(48)
《切磋商》後記.....紀 思(50)

戏 剧

《搜書院》里的謝老師.....征 埃(42)
談劇評.....亦 觀(25)

美 术

藝術領域里的新回教浪潮?.....鳴 雁(32)
傳神的粉彩肖像.....莊伯和(31)
從藝偶感.....橫 眉(34)

散文·杂論

春旅散記.....游 燕(38)
萬歲何以成爲皇帝的代名詞?.....丁春瑜(26)
散文二章.....丘文華(46)
1. 林明的霧.....(46)
2. 高原上的楓葉.....(47)
批評與地位.....文 鳴(37)
城市與兒童.....江靜浪(20)
中醫爲什麼是科學的?.....葉下珠(44)
麻雀的炫耀.....學 民(64)

诗 歌

太陽組詩.....李 海(28)
小潔垂下了頭.....李販魚(5)
沉默.....吳 岸(8)

那一顆小星.....連 奇(63)
這樣的日子.....田 思(59)

小 说

魯迅《懷舊》今譯.....叔 因(56)
黑馬(中篇創作).....文 濤(60)

史 料

中國作家南遊記.....本刊輯(52)
1. 倭閣新政體制和我們的反攻(郁達夫)(52)
2. 華北捷訊與敵閥之孤注(郁達夫).....(53)
3. 《夜光杯》導演感言(金山).....(54)
4. 大家學唱(夏之秋).....(55)
人生採訪——南洋.....蕭 乾(16)

鄉 土 雙月刊

Xiang-Tu Bi-Monthly

出版人、主編：

LIM TIANG-SER

編輯部：

群島文化社(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馬里士他路五八四號

Archipelago Cultural
Publication Pte Ltd
584,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1232.

承印：

Cosmic Printing Pte Ltd
1, Thomson Ridge, Singapore.

代理(星)：

新天書局

Apt. Blk 431, No. 316,
Clementi Ave 3, Singapore 0512.
Tel: 7763390

海外批發：

國際圖書(新)有限公司

19-B, Bras Basah Complex,
Blk 231, Bain St., S'pore 0718.

定價：

每册 \$ 1.50

郭沫若逝世兩周年祭

岑之



1

郭沫若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外國通訊社在報導死訊時稱郭氏為“中國文化的巨人”。這比喻，對郭氏來說，倒可以當之無愧。

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代的作家。論成就，獨樹一幟；論影響，廣泛深遠。他是“西化”的浪漫主義詩人，又是傑出的戲劇作家、小說家、翻譯家；他是新興文學理論的探討者、建設者，又是以新觀點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古代歷史的學者。當然，他更算得上是一位活躍的社會政治活動家。他的死訊傳出，日本自民黨干事長大平正芳說：“郭沫若曾為日中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貢獻，對其去世，衷心表示哀痛。”郭沫若生前曾在日本留學多年，又往還日本多次，與日本淵源極深。正如魯迅、郁達夫之為日本人重視，郭沫若也是受日本人注目的一位文學家。

郭氏生前，毀譽交參。他死後，各地刊登評論文章，也是有毀有譽。稱譽的文章稱郭沫若為“郭老”，毀詆的文章則稱郭沫若為“郭某”、“不要臉”。撇開政治偏見，冷眼剖析，則可以了解郭氏受譽受毀的若干事實。我想，丁是丁，卯是卯，蓋棺論定，依據事實對郭沫若作出客觀的評價，遠比感情用事地吹捧或彈刺來得有意義。

郭沫若，原名開貞，乳名文豹，號鼎堂，四川

樂山縣沙灣人，生于1892年11月16日。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父綽號“金臉大王”，是個惡霸。他的父親不僅是個地主，而且是一個鴉片販子。他的母親是一個州官的女兒，身價不凡。他家的佃農一年之中只有交租時在他家裏吃一頓白米飯。比起魯迅，郭沫若的出身算得上是富戶巨室！

2

郭沫若很小就接受傳統的古典式教育。母親在他未發蒙之前，就教他背誦了好些唐宋詩詞。他四歲半就發蒙了！他到家塾拜老先生為師，讀《三字經》，讀司空圖的《詩品》，又讀《千家詩》。之後，他讀《詩經》、《書經》、《易經》、《周禮》、《春秋》和《古文觀止》。小小的郭沫若，滿腦子是經典。隨着洋務風氣的興盛，他也開始讀上海編印的一些新式教科書，包括教會學堂用的《算數備旨》。在十二歲時，他把開方學完。那時他天天要演算數學，又要點讀《御批通鑑》，還要抄御批。至于作詩，他六歲就學做對子，七歲做試帖詩。這些教育，根本是典型的封建教育，是所謂的“冰窖教育”！不過，也正因為有這樣的舊學根底，使後來的郭沫若能夠超越同時代的人的成就，博通古今。

1905年，科舉廢止了，各地興設學校。這年

年底，郭沫若進入嘉定高等小學堂。學堂裏學生年齡程度極不整齊，有三四十歲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歲的新少年。當時課程零亂，凡是新式的科目，教師都不能勝任。郭沫若早在家塾裏學過，對這樣的學習環境當然不能滿足。第一學期郭沫若考得最優，老學生們妒忌，發生撕榜風潮，並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們不單不能制止，反而屈服，借郭沫若端午節請假數日回家為故扣了六分的總平均分數，把他壓為第三名，重新放榜。郭沫若在自傳《學生時代》裏認為這件事對於他一生是“第一個轉捩點”。他說：“我開始接觸了人性的惡濁面。我恨之深深，我內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所謂地傑人靈，四川那裏山明水秀，使人心胸開廓，大有追步前人的豪情。郭沫若在這樣的環境裏成長，自然受到薰陶。在高小時代，他讀《西廂記》、《花月痕》、《西湖佳話》等，加上是青春時期，便以風流自命，大做其詩，又搞同性戀，幾乎“一切不良的習慣”都學上了，甚至被校方斥退過一次。

1910年，郭沫若入了成都高等學堂的分設中學。這裏新學空氣也不濃，他仍浸淫于古書堆。這時他愛讀《莊子》，又時時接觸林紓譯的西洋小說及梁啟超的論說文字。他染上了遊山玩水、喝酒賦詩的“名士”習氣。不過，那時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夕，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深重的時刻，富國強兵的舊民主主義思想也在他心中萌芽滋長。隨着局勢的演變，他成了學生運動的活躍人物，參加了立憲請願的風潮、反對鐵道國有的風潮等。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專制統治後，尚未成功地實現民主，這使郭沫若陷入極度的苦悶。為了擺脫苦悶，他應考天津的軍醫學校而被錄取，於是離開了四川！可是，到天津後，他却無心入校，獨自跑到北京會他的長兄。郭沫若認為這是他生命史上的第二個轉捩點。他說：“我到後來多少有點成就，完全是我長兄賜予我的。”原來，長兄決定把郭沫若送去日本留學！

③

就在1913年底，郭沫若離開北京，坐火車經過山海關遼東半島而到朝鮮，在朝鮮的釜山迎接1914年新年。一星期後，他便渡到日本，直達東京，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勤勉的一段時期！

他進的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與郁達夫、張資平同學。這一年，世界大戰爆發了。名為世界大戰，其實戰場主要在歐陸，所以郭沫若仍有辦法

埋頭進修。第二年預科結業，郁達夫進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郭沫若則進崗山第六高等學校，與成仿吾同學。不久中國發生廿一條約事件，郭沫若曾回中國一個短時期，然後又返日本。

1916年他與日本少女佐藤富子（即安娜）相識、戀愛。1917年他們同居，並生下第一子和生。其實，郭沫若十歲的時候，父母就給他訂親，但還沒成婚，未婚妻就死了。到了十七歲那年，經媒妁之言，娶了張氏女。新娘三寸金蓮，容貌像猩猩，郭沫若與她同住了五天，就離家出走。他在日本留學而與日本少女同居，也是他叛逆性格與浪漫氣質的一種表現！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國大學攻讀醫科。從這年開始，他大搞文學活動。他十七歲時患過重症傷寒，留下了耳聾、腰痛的病根。讀醫時，耳朵不靈，學習困難，有意改讀文學，但佐藤富子不以為然，結果拖到醫科畢業。可是，因為耳朵不敏，醫生仍是做不成。也許因為有這生理上的缺陷，加上他舊文學根底深厚，結果還是從事文學事業。他與一些志同道合的留日同學組織了“夏社”，揭露日本侵華的野心。他自認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是他的“詩的創作爆發期”。詩集《女神》是這時期的產物。

1920年，郁達夫在東京帝國大學攻讀經濟學，由於想組織一個新文學團體並創辦新文藝雜誌，他與郭沫若等携手合作。1921年7月，創造社在中國國內成立，郭沫若的詩集《女神》，作為創造社第一本集子出版；接着出版郁達夫的《沉淪》。後來，出版了《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及《創造日》。郭沫若在這時期寫了許多反抗黑暗現實、追求自由光明的詩篇。不過，他對舊制度、舊傳統固然拼命反抗，但要求個性的自由和解放，仍偏重個人的感情。

後來，創造社面臨經濟壓力，郁達夫在1923年10月離開上海到北京大學任教，郭沫若也在1924年4月去日本，創造社的初期活動便告結束。

1925年，郭沫若又從日本回到上海，與郁達夫再度設法使創造社重新活動。他們自己設立出版部，還擴充了人力。這時他們出版《創造月刊》。創刊號編出後，郭沫若與郁達夫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於1926年3月南下。鑒於創造社主要成員都在廣州，便成立了廣州分部，續編《創造月刊》。這年7月，郭沫若參加北伐戰爭，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不久，郁達夫被同人推選，回上海主持創作社出版部。郁達夫回上海後，寫了一篇論“廣州事情”。因為這篇文章，郁、郭意見分歧。郁達夫於1927年8月憤而脫離創造社，以後與魯迅合辦《

奔流》。從此，他與魯迅同遭創造社及新月社攻擊，郭沫若與魯迅發生筆戰。魯迅批評創造社是“尊貴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專重自我的。”

1927年，郭沫若參加南昌“八一”事件。1928年，他亡命日本。在日本，形格勢禁，他除了寫些自傳外，創作極少。這次亡命，一住十年。這期間，他埋頭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古代歷史。著名的《甲骨文字研究》就是那時的結晶品。

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拋下日本的妻子和子女，回中國參加抗日救亡工作。他主編了《救亡日報》，又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

1948年，郭沫若暫居香港。1949年8月，在中國全國文學藝術界工作者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國文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等。

④

郭沫若一生的著作非常豐富。他曾以“中國的哥德”自命。他以浪漫主義派作家的身份崛起於中國文壇。他以“狂風掃落葉”的姿態活躍於文史學界。他才華橫溢，博古通今，從文學創作、文學翻譯、文學理論，到古代社會文物的鑽研，都是第一流的。他一生總的成就，不但現有中國作家難以望其項背，環顧世界文壇，也幾乎罕有其匹。他稱得上是有魄力的雄才！

以下，簡列他已結集的重要著作：

一、詩歌方面：

《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復》、《戰聲集》、《蜩螗集》、《新華頌》、《卷耳集》、《百花齊放》、《潮汐集》、《長春集》、《駱駝集》、《東風集》等。

又有《屈原賦今譯》等。

二、散文方面：

《地下的笑聲》、《天地玄黃》、《今昔蒲劍》、《沸羹集》、《抱箭集》、《海濤》等。

三、小說方面（包括自傳）：

《落葉》、《橄欖》、《塔》、《我的童年》、《少年時代》、《革命春秋》等。

四、劇本方面：

《三個叛逆的女性》、《棠棣之花》、《

屈原》、《虎符》、《高漸離》（《案》）、《孔雀膽》、《南冠草》、《武則天》等。

五、文學批評、歷史與哲學論著：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十批判書》、《青銅時代》、《奴隸制時代》、《歷史人物》、《讀隨園詩話札記》、《管子集校》、《鹽鐵論讀本（校釋）》、《李白與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等。

六、古文字學論著：

《卜辭通纂》、《甲骨文字研究》、《石鼓文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

七、翻譯方面：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河上肇著）、《浮士德》（歌德著）、《少年維特的煩惱》（歌德著）、《華倫斯坦》（席勒著）、《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著）、《石炭王》（辛克萊著）、《美術考古——世紀》、《魯拜集》及《沫若譯詩集》等。

⑤

郭沫若1925年11月29日，在他的《文藝論集》序裏寫了一首詩，他說當作墓誌銘，刻在他的墳墓（其實是指“舊我”的墳墓）：

有喜歡和死唇接吻的王姬，
有喜歡鞭打死屍的壯士，
或許會來到我的墓頭，
把我的一些腐朽化為神奇。

化腐朽為神奇，原本是
要靠有真摯的愛情，或者敵意——
這是宇宙中的一個隱謎，
這是文藝上的一個真諦。

這些詩句，或許可以說是郭沫若的預言。他死後，不正是毀譽齊來？這也是要靠愛與敵意的。最後，且以卅年代沈從文論郭沫若的話對郭氏作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份上，加以尊敬與同情。小說方面他應當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一株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



李贩鱼

小洁垂下了头

当老师把考卷发下，
同学们都在埋头作答，
只有小洁屁股刚碰到椅子，
又连忙站起冲出课室。

在课室里好象肠胃都要倒出来，
冲出课室却又半点也呕不出，
小洁就这样冲进冲出，
考卷上还没写上半个字。

老师走到小洁的面前：
「小洁，你身体不适，
还是回家歇歇，
你这样怎能参加考试？」

小洁一开口，
眼泪双行下，
「妈妈说考试最重要，
叫我不可以请假。」

老师伸手摸小洁，
心头不禁一大跳，
小洁额头象火山，
双手似冰柱。

老师三步当两步，
拨了电话机连忙喊哈罗。
小洁双手托着头，
好象托着另一份考卷。

小洁曾是吴家的宝贝，
每年学校结业典礼上，
他都带回一大堆奖品，
羡煞了吴家左邻右舍。

自从去年退落第二名，

爸妈就硬要小洁拼，
似乎拼掉命也不要紧，
誓死夺回第一名。

取消他参加钢乐队，
取消他参加游泳班，
再精采再好的电视节目，
也不许小洁看一看。

睡前要他喝补脑汁，
醒后要他喝鸡精，
说是跌了交就得比人跑得快，
才能超越过前面的人。

从此小洁早晚四五场，
一天到晚为书死，
睡觉作梦还在读书，
人人都说小洁读书最凄苦。

焦急的老师已满头汗珠，
小洁的妈妈终于冲进课室，
老师要她把小洁带回家，
她频频摇手说没事。

「小洁今天太早起，
喝了鸡精就会精神充足。」
鸡精一到小洁的口，
小洁又是喔喔地要吐。

几十隻手都停下笔，
几十对眼却望着小洁，
监考老师又劝又诱，
她和小洁才拿着考卷向休息室走。

小洁坐在椅子上，
手脚不停的颤抖，
嘴里气若游丝：
「妈，我好冷，好冷。」

她用身体拥着小洁：
「小洁，你要忍一忍！」
她把小洁的手拉到考卷上，
可是小洁已垂下了头！

(1980年5月)

香港的文艺工作怎么办？

——兼谈现阶段香港文艺工作的对象和有关文艺工作的高、低调问题

· 原甸 ·

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一九四九年以后，香港的文艺界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两种迥异的文艺观出现了更大的决裂；另一方面，积极倾向的文艺活动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这第二种的变化是不难理解的。大批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停留在港的作家在一九四九年后大部分均已离港转返中国内地，文艺队伍较前大大缩小了，此其一；由于中国新政权的出现，包括香港在内的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无不把最大的关心倾注于这一页初辟的历史新篇章上，相对的削弱了这个地区的文艺对这个地区的直接联系，此其二；从历史的进程与政策的策略意义说，香港社会的利益与中国大陆出现的新局面显然也并不是相悖的，在这一点而言，文艺作品表现对中国大陆新局面的关心一向来在香港是认定为与关心香港社会具有同等的意义的，此其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再结合各个时期的某些变动，包括中国社会的变动和香港社会内部的特征，香港文艺不胜其干扰了。

是不是可以触及一下这样的变动和特征呢？

中国方面。中国新政权建立了三十年，社会的进程确是迂回曲折，峰险岭峻的。五十年代建国初期的安定局面，很快的被反右斗争的政治运动取代了；紧接着是三年的经济困难局面；在六十年代初期社会经济稍微好转的时候，又爆发了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时十载，席卷全国的大动荡。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艺术方面走的都不是平坦的大道；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是险途陡径的。原是广阔无比的文学天地受到了不应有的或这样或那样的干扰；对生活反

映的不必要禁区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文学对社会生活面的反映；文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被一种带有机械论倾向的文艺观点框定在一个简单的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窒息了文学艺术的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这种倾向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断的干扰着创作，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这种干扰，也必然在香港的文艺工作上有了折影。香港的文艺活动，既具体的存在于一个制度全异的社会，又维系着与中国文艺藕丝似的联系关系；后者在文艺工作上所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现象，也影响了香港的文艺工作，使之经常地出现了无所适从的状态。这诚然是苦恼的：一方面是以小市民的意识为主流的现实社会；一方面又受到以劳动者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的社会思想和文艺观点的制约和要求，且又受制于一般的和特定的政策，如何统一这些于具体的文艺创作，这是香港严肃的文艺家长期以来面对着的难以解决的困难。

香港方面。这是一个租借地。微妙的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决定了它尚能依照原来的状态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一定的意识形态。香港民众可以接触到当代最先进的社会思潮，也可以接触到当代最腐朽的和最堕落的思想，而香港的前途和命运一般的又不操之于这地区民众之手的这一事实又决定了社会思潮在香港民众的生活实践中并不具有物质的意义，这也为我们从某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小市民的意识形态能如此具有绝对优势地统摄了这个地区的民众，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兴趣、爱好、习惯和生活作风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三十年来的政局和差强人意的政绩，对于近在咫尺

的香港的影响历来是有正反两面的；当然，某些舆论的长期宣传与这些影响也是密不可分的。香港的民众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不平是客观存在着，但历史没有赋予他们以改革现状的使命，而现代重商主义崇尚物质享受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却铺天盖地地影响着这个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隙缝里，小市民的生活观必然有了生长的土壤，而与之相适应的小市民的文艺也必然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香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面对着这样的社会情况和这样的文艺情况，究竟该怎么办？从文学史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看，文学和艺术的发展诚然都不是直线向上的，发展缓慢甚至呈现衰退的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经常出现的。但作为清醒的文学事业的从事者，在文学工作出现困难的时候，尽最大的主观努力，发挥最大的限度主观能动作用，尽可能的从社会的实际和文学的实际出发，开创些机动灵活的工作方法，把前辈交下来的文学事业的「棒子」接上去，这显然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不能在这类问题上闭眼做懒汉，更不能报之以嗤之以鼻。

从香港的社会实际出发，香港的文艺到底能发挥些什么作用？什么人应该成为它首先注意和影响的对象？这是迫切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同时，如何正确的理解、对待和处理表现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上高、低调的关系？也是关系到今天香港文艺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能不能在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换言之，这个时代的香港，到底有没有其具有生命力的文艺，有没有在文学工作上，向这个时代交付了「白卷」？

我们愿意围绕着这两方面的问题作抛砖引玉之议。

我们认为，必须把当前香港的文艺工作的重点放置在广大的青年中去。香港的青年群众应该成为今天香港文艺工作的对象。

新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青年知识分子始终便是它的中坚力量。新文艺的作者、读者和出版工作者，绝大部分都是知识界中的青年人。毋庸置疑，中国新文艺所承担的对人的精神面貌的影响，首先便是在年轻一代的知识阶层中起作用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勇于接受非因袭的观念，对严肃的和正派的事物无论如何较能接受，社会上的世俗观念也较弱，对小市民意识的感染也较轻微，他们的可塑性大。尤其重要的，他们是处在一个追求理想，追求文化，追求知识的年纪。我们的新文艺不先到他们当中生根，要到哪

儿去呢？

尽管，在有些地方，文艺的服务对象扩大到更广泛的阶层，而且主要的是劳动者。但那毕竟是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从严肃的文艺总方向来说，鼓午向上意志，塑造优秀品德，服务重点、扩大重点放在青年群众中的健康的文艺，实质上与为更广大的劳动者服务的文艺是表里相一的。就文学作品客观的意义说，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对人类，对时代的作用方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们这样说，并非在反对文艺服务对象有轻重主次之分。然而，从香港的现状考察，我们认为不经结合实际地移植特定地区和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口号，只能给我们的文学队伍制造思想上的混乱。在当前，要想给香港的文艺带来一线生机，首先必须做好把文艺送到青年知识界中去的工作。

事实证明，香港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文艺并不是漠然的。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文科学生已经有了「文社」的组织，并出版定期的文学刊物，组织了有一定规模的「文学生活营」活动。此外，「青年文学奖」和「中文文学奖」（市政局主办）的绝大部分投稿者都是大专院校的在籍学生。市面上还在刊行的一些刊物如「新一代」、「大拇指」等主要的读者对象都是学生界。香港的青年学生在填鸭似的教育政策下尽管不胜疲劳，但他们当中仍不乏有热爱文艺，追求文艺的人。而尤其可惜的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这股新生的文艺力量还尚待茁壮长成，他们当中有的还在文艺的道路上摸索；有的虽已有了可喜的成绩，但还迫切的需要鼓午的力量和引导的力量。这一股客观存在着的文艺力量，香港严肃的文艺界显然对之关心得不够，重视得不够。对这股文艺生力军的关门态度只能进一步的削弱了原已单薄的文艺队伍，妨碍了积极的文艺观点的扩大和传播，对于发展文艺工作带来妨碍。

当前，香港社会上人的精神面貌应该是一个经常要引起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以及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在这方面做些工作。社会上的黄、赌风，投机取巧风，损人利己风以及形形色色的道德堕落的行为，严重的威胁着我们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在人的精神领域方面，无所作为的思想是不行的；在青少年的精神领域方面，我们不考虑开展一场与来自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的争夺战更是不行的。

香港倾向好，作风积极的文艺界，是不是可以动员一些力量，结合一下他们的创作活动，配合一下他们的出版工作（包括发行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顶重要的一点），工作上多主动一些，多

积极一些，把处境极端困难的文艺工作与社会上人数并不算少的青年知识群作较好的结合起来，看来不应该被一般地目之为「理想派之言」吧！

必须正确的处理两种调子，两种倾向。香港的出版物历来是一面倒。严肃的读物历来也是如此。

沉 默

吳岸

——致一位詩人

你說你要沉默
那就沉默吧
且在沉默中
帶着你的豎琴前進

沉默
是生之旅程中
灰色的沼澤
越過它
前面就是一片
綠色的叢林

我也何嘗不沉默
啞然似乾涸的古井

沉默之於我
是生之長歌中
一串無形的休止符
越過它
我就躍上一個
新的強音

那時候
你我都將情不自禁地
引吭高歌
在詩的
光燦奪目的翠峰上
伴着你的琴聲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日

近年来，这方面的现象受到了一定的注意，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和扭转。为了把严肃的、向上的读物更好的被广大的读者接受，适当的「降温」、「降调」，都是必要的。脱离读者，脱离社会的「高调子」，只能为严肃的文化树立屏障物。香港读者特殊的阅读兴趣，欣赏口味，应该受到必要的注意和照顾，也应该作适当的调整，但与此同时，容纳一定数量较严肃性的作品，藉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提高读者们的阅读兴趣和欣赏口味，也完全是必须的。

「迎合」是为了「引导」；为了「引导」需要「迎合」。这原则基本上已被注意和掌握了。但有两点我们愿意着重的一谈。

第一，不能太偏。当我们在源源推出轻松风趣文章的同时，千万不能让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感到处境的更加困难。香港严肃的文艺队伍本来就已兵稀将少了，长期以来，社会没有重视他们，文化界对他们也缺少鼓舞，但为了文化工作的信念，他们坚持奋斗。可以说，他们原是这社会文化劳动力中最可宝贵的部分。他们当中有些人，坚决走严肃的文艺道路，不愿迎合文化工作上的「迎合风」。我们应该要重视他们和他们的「产品」，不要在搞「迎合」工作的同时忘了他们。在这方面，同一份杂志、同一份报纸，可以允许有不同文风的版位，在适当的比重安排下，兼收并容。读者们可以各适其适。

第二，注重承启。每一个时代都要求于那个时代清醒的文化工作者自觉的在滚滚的文化发展长河中承担承先启后的职责。而人类的文化史、文学史正是在这样的一场场的接力过程中承递发展着。站在关心香港文学运动的立场上，我们对这些年来香港文学的处境确是忧心忡忡的。如何保卫香港的文学不致在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学」旋涡中被毁灭性地淹没，这无疑的是这一代香港文艺工作者必须引为深思的课题。现阶段文运的消退，读者对严肃文艺接触机会的稀少，在若干年后，其情况更将每下愈况的。其后果想起来是惊心动魄的。因此，我们对现有的杂志和报纸的要求不免高了，对他们处理「调子」问题方面的要求不免多了。「迎合」不忘「引导」，「轻松」不忘「严肃」。只有这样，我们严肃的文学读物才能拥有绵延不绝的读者，我们的文学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香港的文艺工作真是千头万绪，复杂万端，在这方面历来又缺少探讨的文字和总结的文字，本文所触及的或仅是其中的旁枝侧叶，如果因此而能引起朋友们的议论，从而激起香港文艺界对现状和工作意义的更大关心和更大热情，则便是本文的目的了。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日香港



MATCHLESS MARBLE

The preferred
flooring for
today's
modern homes.

Selected for its resilient, decorative and cool properties.

In either natural or compound marble. With a wide range of beautiful colours and textures to choose from.



华东有限公司
hua tong (pte) ltd.

NO. 37-A Lorong 27A Geylang 011, Sims Avenue
Singapore 14. • Cable address: "HUATONGCO"
Tel: 4485096, 4463921, 4480216.
'FLEX RS 24936 'HUATONG'

月是故鄉明

叶鸣

——讀原甸新詩集《新年代前夕》

讀完了原甸的新著《新年代前夕》，我又把他已出版的幾個詩集找來，一口氣讀了一遍後，覺得本地一位比較成熟的詩人竟落得浪跡天涯，的確是件令人惋惜的事。

從原甸在詩中的自叙，我們知道他出生在北方的一個大城市，由於父親孤身來南洋謀生，他在童年歷經顛沛流離的生活後，終於隨着母親南來定居。從此，這兒的土地哺育了他的成長。他在這裏追求過理想，並且成爲一個詩人，謳歌過富饒的山川，哭泣過虛度的青春。後來，他在六十年代離家北上，幾經波折，他又南下，並在太平山下安頓下來。

原甸所走過的生活歷程，是從北到南，由南赴北，再離北趨南。但是，如果就他的思想感情來看——尤其是他所流露出來的思鄉情緒，那他就像是一支飛去來鏢，由他自幼成長的地方向北拋去，飛了個漫長的弧形路綫，又回到他的出發點——家鄉。雖然在形體上他並沒有飛回來，而是落足在遠方的一個小島上。從此關山遠隔，他只能望着浩淼的煙波，日夜懷念赤道上的故鄉。也因此，思鄉成爲他詩集中一項主要的題材。我們且看《思鄉小夜曲》這首：

把你的淚水
匯入家鄉門前的溪水
把你的感情
化成堅固的岩石
擱在家鄉的後山
每個夜裏
你都採摘一個甜蜜的夢
醒來時

却收拾滿枕頭的惆悵……

詩人對家鄉的感情像岩石般堅固，因爲思念得深切，每當午夜夢迴，發現身在異鄉時，也難免要有滿懷的惆悵了。由這首詩，我們自然而然的會想起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詩人們觸景生情，這似乎是極平常的事。但是，後世詩人望月思鄉的吟咏，難免會多少受到李白這首詩的影響。原甸的《月的甜和鹹》，就是把思鄉的感情和明月聯結起來。當思鄉人淚漣漣地望着天邊的月亮時，他這樣自問自答：

到處的月亮一般圓
爲甚麼家鄉的月最甜

家鄉的月最甜
因爲它照着家的庭院

原來月的甜是和家鄉的庭院有關。我們再來看月爲甚麼會鹹：

到處的月亮一般圓
爲甚麼異鄉的月這般鹹

異鄉的月這般鹹
因爲它泡着思鄉人的淚漣漣

其實，月的有甜有鹹，全是詩人的移情作用。明月本身不但無知，而且無情。同樣的，在《月亮新論》這首詩中，原甸也試圖把思鄉的情緒通過明

月發洩出來。我個人不認為這是一首成功的好詩，倒是他的那首《催》（收在詩集《寫在中國的詩》中）表現了他思鄉的情切。在這首詩中，原句用簡短的句子、急促的語調，使那一行行的詩，讀起來像是詩人迫不及待的回鄉的心在跳躍着，從而收到了一定的藝術效果。他催促飛行員快點起飛，因為他歸心似箭，再也不能久候了。試錄其中一節來看：

別拖延
別耽擱
有羅盤嗎？
沒有？
來，伸手接住——
我底心
把它放在
駕駛台上
它
永遠朝——
東經一〇四，北緯一
不誤！

由以上的詩句，你可以感覺到詩人急切的心情。他兩次回到故鄉，為的是奔父母之喪。然而舊園重臨，看到人事已非，他能夠沒有感嘆麼？在《奔喪之路》這首詩中，他寫道：

萬里奔喪
只爲了
抓一把土
亡親呵 你給我生命
泥土呵 你給我呼吸
亡親 我 泥土
本是相連的一體

奔喪的路
有思親的淚
有思鄉的哭！

失去親人的沉痛，思念家鄉的熱烈，這兩種感情糾結在一起，你說他能不心潮起伏、淚如雨下麼？

對於一個飄落在陌生的孤島上的詩人來說，他最容易想起的，常是家鄉的草木、河流，還有就是家鄉的人與物。雖然他在適應了新環境後，慢慢的也會和周圍的人建立起友誼，但是他所最關心的，還是家鄉的親友。一封家鄉的來信、一個家鄉的來

客、一篇家鄉友人慰問的詩，這些都能讓他心情激動，感受到巨大的關心。我們看他在《關心》這首詩中寫道：

作爲一個詩人呵
我的命運經已註定
關心者呵
今夜吹南風
湧來了你們關心的海潮
當東北風起兮
請你們在熱帶的海岸邊
接捧那滿載着我關心的海潮吧……

我在這裏引了原句這樣多首懷念故鄉的詩，並不是說他的詩集中就只有這一類作品最好。他在香港文壇已贏得“沙爹詩人”的雅號，他的詩也像沙爹一般又香又熱辣辣。我們可以看到他還在不斷地謳歌理想、抒寫激情；當然，他也不乏描寫所在地社會現象的詩篇。但是，作爲一位本地詩人，他思鄉的詩篇更能引起我們的共鳴和喜愛。當初他的選擇北上，已是無可挽回的錯誤。然而，這一切如今都已成爲明日黃花。我們不能生活在過去，我們要向前看。原句在思想感情上已再回到他成長的地方，希望他今後能以家鄉爲榮，並努力把本地文藝發展的實況，介紹給外地文藝界。

（八〇年六月）

本刊广告价目表

封底：	全版一千元（彩色）
	九百元（二色套色）
	七百元（黑白）
封二：	全版九百元（彩色）
	八百元（二色套色）
	六百元（黑白）
封三：	全版八百元（彩色）
	七百元（二色套色）
	五百元（黑白）
內頁：	全版三百元（黑白）
	半版一百五十元（黑白）
	四份之一版八十元（黑白）

权臣与阉党

梁羽生

南宋官场的怪现象

南宋的小朝廷，自偏安江南以來，根本就没有恢復中原的打算。小朝廷的君臣們，始終是「直把杭州作汴州」，過着淫侈腐朽的生活。南宋的領土，約相當於北宋的一半，但國家歲入却與北宋全盛時代（宋仁宗皇祐元年）相等。從這也可見到，南宋對人民的剝削比北宋尤為深重。當時僅朝廷所有的「官田」，就約佔全國墾田面積十五分之一，其他豪強兼併的更不知多少。當時人民雖有普遍的武裝組織，但人民的視線，主要是在抗戰，反統治者的剝削，已經降為次要矛盾。所以人民仍然忍讓下來，希望把一切的力量，用在反抗外族侵略者的鬥爭上。

但南宋小朝廷是只圖苟安，並不打算抗戰的，自宋高宗伙同秦檜害死岳飛後，南宋小朝廷就「割地奉表」，自居金的藩屬，等於公開投降了。

南宋的政治也腐朽到極點，鬧出許多官場上的怪現象。例如有一個宰相叫陳自強的，凡官員上書給他，信封必須寫明「並獻某某物」，否則不予理睬。又如有一個權臣叫做韓侂胄的，誰奉承他便有官做。有一次他帶一批官員遊山莊，指着一處竹籬茅舍說：「這真是田野間氣象，可惜沒有鷄犬聲。」話猶未了，忽聽得草中居然有汪汪的犬吠聲，仔細一看，竟然是臨安府尹（首都市長）趙侍郎在那里學狗叫。

這樣的朝廷，這樣的政治，怎能站得住腳呢？南宋之所以還能維持一百多年，已經算是「幸運」的了。而這「幸運」一方面是由於不屈的人民，在淪陷區武裝抵抗，在自由區也普遍加強自衛力量，使金人不敢輕易深入；一方面是由於在東北崛起了一個蒙古的奴主國家，成為金的勁敵，連金也難於自保了。

原來在南宋初年（十二世紀），在黑龍江上游的鄂嫩河和克魯倫的蒙古民族，在酋長鐵木真的領

導下強盛起來了。鐵木真就是其後威震歐亞，成為「一代天驕」的成吉思汗。

鐵木真在公元一二零六年，正式建國，即皇帝位，接受群臣所上的尊號——成吉思汗。即位後第六年（一一二一），開始伐金。其後至蒙古大將速不台攻汴京，金的最後一個皇帝哀宗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縣）時，蒙古並派遣使者，約南宋一同滅金。南宋也派遣孟珙帶兵二萬，和蒙古軍同圍蔡州。南宋小朝廷，不過是想利用蒙古人的力量，所謂「以夷制夷」，佔些小便宜而已。本身是沒有自力圖強的準備的。因此到金亡後，蒙古侵略者的刀鋒，指向南宋，南宋腐朽衰弱的小朝廷，便再也無力抵抗蒙古新興奴主國家的侵略了。

在蒙古大兵南下時，南宋的小朝廷還是昏昏然不知大禍之將至。當時的宰相賈似道，貪污腐化至極，他寧可和愛妾蹲在地上鬥蟋蟀，却懶得管政事。有一次南宋的末代皇帝度宗趙禔問他：「襄陽被圍三年，奈何？」他還硬着口想欺蒙皇帝，反問度宗：「北兵早退，陛下從哪里聽來？」度宗道：「剛聽宮女說起。」賈似道借他事把這宮女殺了。凡朝臣談及戰事的，一律被他貶斥。國難當頭，南宋統治者的昏憤糊塗真是歷史上的大笑話。

但粉飾太平是粉飾不了的。初時因為元世祖忽必烈要應付內部的叛亂，無暇全力攻宋，南宋還能苟安一時。到了忽必烈整頓了內部，又大舉攻宋時，襄陽的守將呂文煥因為先後已苦守了六年，告急文書上了無數次，賈似道都置若罔聞，坐視不救，最後呂文煥竟投降了元朝，南宋藩籬盡撤，也無法挽救了。

不久，南宋的京城臨安被攻破，皇帝被擄。陸秀夫和張世傑二人攜宋度宗的兩個幼子逃亡。宋將張宏範降元，反過來為虎作倀，帶兵把他們追至崖山（今廣東新會縣），陸秀夫背幼帝昀投海死，張世傑逃至海陵山（廣東陽江縣南海島）亦跳水自殺。南宋滅亡。張宏範在崖山上刻「鎮國上將軍張宏範滅宋於此」，紀功。後來明朝的陳獻章在他的「紀功石」上刻詩道：「勒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

是漢兒」，諷刺了這個不知羞恥的大漢奸。

在蒙古入侵時，雖然有張宏範之類的漢奸，但英勇抗敵、慷慨犧牲的民族英雄也出現了許多。例如文天祥起兵抗元，明知不敵，也戰鬥到底，誓不投降。他被俘後不理敵人怎麼誘降，只求速死，最後是給敵人殺了，但他堅決不屈的精神是不死的。他留下的兩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至今膾炙人口。

从刘瑾到魏忠贤

在中國封建皇朝中，常常出現一種很「奇特」的勢力，那便是宦官的勢力。宦官又稱爲太監，是一種被閹割了送進宮廷服侍皇帝、皇后、妃嬪……的人。這種人本是封建社會的犧牲者，是皇族內的寄生蟲。他們之能够踏上政治舞台，左右皇帝，並不是他們自身有什麼力量，而只是君主專制政體腐敗的表現。我們知道宮廷內的政治鬥爭是殘酷的，當皇帝環顧左右，找不到最可信任的「心腹」時，結果就只好找到這些隨侍身邊的太監了。而這些太監，也因最接近皇帝的關係，便藉此弄權，無惡不作。固然在太監之中，偶而也會出現傑出人物，如「七下西洋」的「三寶太監」鄭和便是。但那到底是極少有的，因爲太監自小被閹割進宮，既缺乏教育，又缺乏與外間的接觸，他們自然很難有什麼政治眼光，一旦弄權，便唯利是圖，胡作非爲了。

本來「宦官之禍」，從漢代起，幾乎無代無之，但表現最厲害的，則當推明代。他們成爲了皇帝的代理人，有龐大的組織，分十六監四司八局，稱爲二十四衙門。代皇帝批奏文，代皇帝監軍，還有採珠開礦等等有權有利的職事，宦官們都有份兒。明代宦官勢力的特別膨脹，這也不是沒有來由的。因爲朱元璋一建立政權，就採取君權集中政策，廢除丞相，一切朝政，要皇帝處理。在開國之初，有作爲的幾個皇帝還可以照顧得來，碰到庸懦無能的皇帝時，宦官自然就乘虛而入了。

本來朱元璋臨死時曾頒過「祖訓」，限制宦官干預朝政，違者殺頭。但到了明成祖，因爲與姪兒建文帝爭皇位得到宦官的幫助，自此漸漸重用宦官。到了明代有名的荒唐皇帝明武宗（即舊小說《正德下江南》的那位「正德皇」）時，更寵任太監劉瑾，以致形成了把持明代政治的「閹黨」——太監與官僚相互勾結的集團。

劉瑾其人是有陰謀和野心的，他常常當那位荒唐皇帝玩得最高興的時候，把大臣的奏章呈上，

請求批示。明武宗怕麻煩，就叫他自己去批，他就儼然成爲了皇帝的代理人。

劉瑾非但代皇帝批奏章，而且掌握明代的特務組織「廠衛」。明武宗時，本來就有東西二「廠」，兩廠員役（即特務人員），分佈全國，而總管兩廠的就是劉瑾。劉瑾藉特務的勢力，誣陷人民，搜括錢財，連官吏也要獻重賄，才能免禍。而且他還在東西兩廠之外，又創立了「辦事廠」及「內辦事廠」，權力更大，連東西廠也被偵察。（特務互相偵察的恐怖制度，恐怕就是劉瑾始創的呢？）凡罪人入廠，不論罪名輕重，一概受杖帶枷，枷重一百五十斤，不幾天就被壓死。

宦官的弄權，劉瑾還不算是最厲害的。最厲害的是魏忠賢。到魏忠賢時，宦官弄權發展到最高點，滿朝文武，幾乎都拜他做乾爸爸，全國各地的封疆大吏都紛紛給他立「生祠」。各地「生祠」競妍鬥麗，一祠建築費多至數十萬兩。像用沉香木雕刻，手足能轉動如活人，腹中肺腸用金玉珠寶製造，衣服冠履也都全裝珠寶。到魏忠賢「生祠」而不磕頭的人都要處死。當魏忠賢走過的時候，士大夫遮道伏首，高呼「九千歲」，魏忠賢連睬也不睬。當時有些正直的士大夫，反對魏忠賢的，稱爲「東林黨」，結果被魏忠賢按名殺害，弄至內外文武百官，幾乎變成了清一色的「閹黨」。

還有更肉麻無恥的是，有一個國子監生叫做陸萬齡的，居然上書皇帝，說魏忠賢的「功德」，「比禹小一些，比孟子大得多」。應該和孔子「並尊」，奏請奉魏忠賢的像入孔廟與孔子並坐，皇帝居然也批准了。皇帝在春秋兩季祀孔的時候，也要向自己家奴的「生牌位」行三跪九叩禮，這真是太荒唐了！

宦官手握大權，自然要搜括錢財。所搜括的錢財，數量真是大得驚人。例如有一個太監李廣（與漢代名將李廣同名同姓，真是玷辱了這個名字！），被抄家時，有一本「收賄簿」，內載某某文武大官送黃白米幾千幾百石，皇帝驚問道：李廣大食量，要這許多米？左右道：黃米是金，白米是銀。劉瑾的財產那就更多了，他被抄家時，搜出太玉帶八十束，黃金一千二百零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銀二億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魏忠賢的財產，史書不載，相信比劉瑾還要多。這些財產，不用說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凝成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宦官政治也早已隨末代皇帝而一去不復返了。但願喜歡任用隨侍身邊的那種無德無才的「私人」風氣，也從此永絕！



忆萧乾

方修

多年来默默无闻的中国作家萧乾，月前因为应邀出席爱荷华的「中国周末」，重游美国，返华经港时又接受了一系列的访问，于是再度成为文艺界的新闻人物，有关他的报导顿时热闹起来。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和他在吉隆坡的一刻谈。

那是一九四六年中的事。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萧乾从英国返华，途次星马，在各大市镇逗留了一段时日，并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工作。我则在吉隆坡中华晚报当外勤。中华晚报的本地新闻版编辑李蕴朗，是萧乾作品的喜爱者。他早已读过萧乾的「梦之谷」、「篱下」、「栗子」等长短篇以及许多新闻特写，并且不只一次向我称赞过萧的写作才华。他说萧在「梦之谷」中所描写的汕头地方的深夜的履声，如何的真实生动，经常引起他对于一度住过的汕头的回忆。又说萧乾笔下的雁荡山，写得多么形象化，一扫旧式文人所惯用的那些陈腔滥调，真个是新闻特写的典范、游记文学的创新，比郁达夫的纪游作品好得多了；做报馆的记者，尤其是喜欢写特写的，正应该学习这种写作方法。他又从阅读萧的小说所得的印象，推想出萧的实际形象：矮个子、身体结实壮健。当萧抵达吉隆坡的消息一传到报馆，他就要我去访问一回，写篇特写。凑巧两位跑外勤的同业——民声报的吴冰兄和中国报的李雁宾兄，也有这种兴致，于是我们便约好了时间，相偕而行。

萧在吉隆坡那几天，是住在一个闻人的公馆里。陪同他访马的有胡守愚。胡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新加坡分部的要员，前此因公到过吉隆坡一次，和报界打过交道，跟我们三个人都有一面之缘，所以

就主动地给我们和萧作了介绍。

萧的样子和李蕴朗事前想象的差不多。但看来并不怎样矮。大概为了采访工作而东奔西走，多晒太阳的关系，肤色比一般人来得黑些。然而精神奕奕，双目炯炯有光，没有舟车劳顿、征尘满面的倦意。记得还穿了一套草绿色的军服，更增加几分英俊飒爽之气。年纪要莫是三十四、五岁，正是他的鼎盛时代。人是挺和气的，脸上不时带着微笑，但没有最近香港报刊所描写的笑口常开，老是哈哈笑那么爽朗。我想这是年岁不同，心境不同了缘故吧。

五个人围着一张矮矮的圆桌子坐定之后，我们不知道要问些什么才好，情形一时颇为尴尬。也许我们应该多谈一点关于萧的作品，然而我们三人不但没有一个是李蕴朗那样的萧乾迷，而且几乎连萧的作品也都未曾摸过。我是到了四十年代后期才开始读萧的著作，起初是「梦之谷」，后来是「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吴冰兄是诗人，我相信当时他所熟悉的也只限于艾青、田间、臧克家、邹荻帆诸家而已。李雁宾是英校出身，对于萧乾自然更加陌生。所以三个访客在这方面都提不出问题来。

还是萧乾老练。他微微一笑，打开话匣子：「你们几位，都是……都是作家？」大家笑了起来，谈话于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最先是谈萧在英国这几年的生活。萧是科班出身，一九三五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同年进入大公报服务，主编「文艺」副刊兼写新闻特写，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个地方工作过。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前后，他抵英国就任伦敦东方语言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特派驻英记者，在英国一连

渡过了大不列颠历史上最艰苦却又最光辉的七个年头。直到这次大战结束后差不多一年，他才漫卷诗书，结伴还乡。旅英时期，他曾考进剑桥大学深造，又出版了几种英文著作。联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之后，他还当了战地记者，到过刚解放的柏林参观联军的战利品，也采访过举世瞩目的波茨坦会议的新闻。

我问他：「在英国出书，版税是怎样一个算法？」

萧说：「一般上初版按定价抽二十巴仙，再版十五巴仙，第三版十巴仙，以后每次再版都是五巴仙，大概十几次以后就没得抽了。」

接着谈到萧的早期小说创作经验。他所讲的和最近他在香港告诉「开卷」月刊访员的一段大同小异。他说，他是在一个严格的「教师」（指沈从文）的提拔和鼓励下写起小说来的。那位「教师」不许他滥写，每个月只限他写三两个短篇，然后放在抽屉里，有空就拿出来修改润饰，最后从中选出一篇来发表，其余的都撕去。

这时，不知道是吴冰兄还是雁宾兄，竟指着我对萧道：「这位朋友倒是喜欢写杂文。」

萧望着我，颇为认真地说：「我就不赞成太多人去写杂文。杂文写多了就很难保持对于文艺创作的严肃态度，许多上海亭子间作家遇到报刊的编辑催稿催得急，来不及搞创作的时候，就常常写一两篇杂文来应付。这是济穷之道，这些作品很少写得好。他们虽然称之为杂感，其实作者是勉强在挤，丝毫也没有实感。鲁迅先生就不同，他的的确是有所感，不是无中生有，硬挤出来的。」

话题渐渐转到时局方面去。那时候，中国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广大的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统一，然而全面的内战却是迫在眉睫，一触即发。我们请萧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他的话却很有些奇怪。他说：中国一定会慢慢进步起来的，你看从前的人穿着长衫马褂，现在大都是西装革履；从前的教育很不普及，现在许多人都会讲普通话了；从前男女结合要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现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是成为天经地义的了？……所以，将来的社会一定要比现在进步得多。这个，需要时间，慢慢来。……

显然，萧是有意愿左右而言他的，我们都听得有点莫名其妙。空气一时稍为沉闷了些。我一度坠入沉思：萧的这套「慢慢进步论」，和他刚才提起「上海亭子间作家」时那种带点鄙视的口吻，似乎有点什么共通的地方呢。

到了我们应该告辞的时候，坐在一旁的胡守愚

忽然给了我们一个「贴士」：「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喜讯，萧先生这次是带了新娘子，要回上海结婚的。」这又使到场面恢复了活泼。这一回的访问，就在我们对于萧的热烈祝福声中结束。

回到报馆，李蕴朗劈头就问：「怎样？是不是矮矮胖胖的，我猜想的对不对？」

他所猜想的自然有几分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写了一篇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特写交给他，他却一直没有刊出。也许是我的稿子写得太不象样，也许他怀疑萧的那套「慢慢进步论」是我听错记错的，所以不登了。在我的印象中，民声报和中国报，似乎也始终没有访问记发表，或者吴冰与雁宾二兄，根本就没有动笔，也说不定。

不久，萧离开了星马，前赴香港，我对他的动向，就没有再去留意。一次，忽然在香港的一个刊物上见到郭沫若有一篇文章在骂他，大意是说萧是一个贩毒者，一般贩毒者可以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萧是属于白色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也淡忘了。（郭氏文章的内容，年长日久，记忆上料想有错；今后如有机会看到，当据以改正。）

再后来，萧在中国，似乎有一番升沉起伏。每一回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他的谈论「上海亭子间作家」，想起他那一套「慢慢进步论」，心里老是感到有点纳闷。最近偶尔对这桩旧事想了一下，我忽然觉得我是比较了解萧了——

萧的「严格的教师」沈从文，三十年代以「京派作家」自傲写文章讥笑上海作家为「海派」，说他们在上海「赋闲」，「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又写文章指摘「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的「争斗」，「一古脑儿变成丑角」。（见注释本「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与「且介亭杂文二集」：「两伤」。）萧是由这样一位清高的京派作家栽培起来的，思想意识上免不了多少有些师承关系，「上海亭子间作家」在他的眼中地位低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作品的生活气息、时代气息来看，萧又是青胜于蓝多多的，很难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萧当时访马的身份是「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记者，到了联邦又似乎受到一些忠贞之士的殷勤招待，酒饌洗尘，公馆留宿；我们三个访问者在他看来又是三家不同立场的报馆的代表，（其实是三个青年文艺同道，）在这种情形底下，也许他认为确有必要来这么一套「需要时间、慢慢来」的大极拳吧。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九日）

人生采访——南洋（节选）

萧乾

这货船一转近地中海东岸，世界便另是一个了。

『东方！』我阔别了七载的家乡，经过七载的暴风雨，（也经过了多少神圣的宪章，诚恳的宣言，）果然有个『新秩序』了吗？我悄悄问那沟通东西半球的苏彝士运河。（河上正有六七个埃及古民沿岸拖着条木船。）码头上，肮脏、嘈杂、狡黠凶蛮的小贩互相抢着生意。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小聪明，但生命力是浪费在争吵上，聪明用来计较芝麻粒。

最难忘是站立在船桥看卸货。长颈鹿般的起重机一抬一落地拿起又放下，至少三个人种在长颈间奔忙着：黑肤卷发的埃及人，个个拖了件周身破洞的长袍，一边搬运一边大声争嚷着，直象那近赤道的太阳还不够炽热。黄色的宁波海员，相形之下，爽利干净多了。头上遮了顶油污的小帽，在掌握发动机。但指挥着一切的是站在船桥上，穿了雪白制服，肩头闪耀着金章的英籍船员，插了臂，发着号令。

二十天以后，跨过了红海和印度洋，我到了远东的门户——新加坡。走进一家邮局去寄信时，我恍然又站在船桥上了：柜台后面坐在中间那写字台后面的英人显然是局长，排在局长两翼的是两个欧亚种助手，而紧坐在铁栏洞口后面的是中、印、马籍的小职员。但这里没有了长袍，嘈杂的却是伸长了胳膊，争买着邮票的人。

但这仅是外貌，仅是旧日架子的重支，骨子里，亚洲经过这场洗礼，已不再是昨日的亚洲了。……

今日的马来亚，遍地是政治团体，遍地是『文化服务社。』仅我走过的西岸，华文报纸便有二十家以上。纯华人的政治团体，纯马来的，中、印、

马的，大半都在水果铺式茶馆的顶层，有的公开，有的诡秘地工作着。五一节的劳工游行，队列长得几乎断绝了交通。……

从经济上说，马来亚的物价在不止息地跌落。（由于英、澳货的源源而来。）但生产上是在半停顿中。物价跌得快，因而使商人裹足不前；锡胶官价低，而且强令售与政府，因而使胶园主和采矿家持观望态度。这样一来，失业问题发生，又搭上英殖民当局对日本军钞概不承认，于是贫穷便带来匪盗，马来亚的好事业多在华人手里，报纸上天天的凶劫勒索的角色，也多是华人扮演的。锡兰的胶价是每磅十八便士。香港的尤高。而经过浩劫的马来亚却由政府不顾下情强定为十便士一磅，实使华人企业家痛恨无地的。一般对此有两种解释。有人认为英政府是低价购入高价售美，以华人血汗来换取外汇。有的认为欧籍胶园主还未归来，存胶都在华人手里，英政府有意趁此予华人胶业以打击。而颁布的贸易统制不但限制对英镑圈外的出口，即添购美国机器也不可能。所以目前对英卷土重来后的统制，可说是怨声载道。

唯一堵住华人嘴的是这句反驳：马来亚是被敌人占领了四年的，请比比自由的重庆与昆明，比比解放了的上海与广州。哪里稳定？哪里容易生活？也比比日本占领下的马来亚！帮助稳固英国在香港、马来亚政权的是中国凄惨的对照。法国帝制倒于饥饿，帝俄的推翻也是贫穷促成的。经济稳定于政权稳定关系太大了。

在新加坡的书摊上，可以买到不少攻击中央的

刊物，有些还是英文的。马尼拉印的，曼谷出的，香港运来的。租界取消后，南洋（包括香港）可能成为『言论遁逃』的出路。这是国内言论不够自由的结果，也是一可注意的现象。战前中央的文化政策已迫使多少文化人南来，或教书或办报，所以战后这一代的华侨可说是普遍地左倾。如果家丑不外扬，是需要相当开明的文化政策。

说到马来亚的二百五十万华人，文字表达不出我对他们的敬意。一半是因为在异邦统治下，他们明瞭进步的必要，团结的必要。今日，省县的会馆以外，已有了超地理畛域的俱乐部。为了国家体面，没有马华吸毒。（在伦敦、利物浦却还不免！）……

马来亚华侨慷慨，热情，讲义气，但他们对中国事情太失望痛心，恨中国不争气。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却受上届战败后德国的苦：币制崩溃，内战纷起，政治命运握在别人手里。

想争取南洋华侨的『心，』不是派慰劳代表，不是参与他们的政争，而是整顿国事。……

四城记

从来没听说一条轮船在一港口停泊四周之久的，但为了栈房的破坏，和工人的罢工，我们这条便整整停了四周。起初唯恐船忽然走成，没敢远离新加坡，及后看准了情形，才搭火车由新加坡出发，在马来亚政治中心的吉隆坡停了四天，去巴森一趟，然后揩朋友的油，坐小汽车到锡矿中心的怡保，由那里搭火车到檳榔镇，一共走了五百多英里，把马来亚精华的西岸，华人占大多数的城镇都略看了一下。然后，一天黎明，我搭了一架军用飞机，沿着马六甲海峡弯曲的岸线，掠过无际的椰林胶园，飞回新加坡。抵新后赶忙奔到码头，心悸跳着，怕船开走了。可是它又展了一个星期，直好象任我把一路的见闻，在这马来亚神经中心的海港，细细咀嚼一下。

是七年前，我走过新加坡的。如今，那位领我参观的吴逸生君已不在了。新埠是一般灼热、喧哗，但已没有了旧日的整洁。除了一两处纯洋人地方，全市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由四五岁小孩到七十岁老妪，都在摆地摊售卖英、美纸烟，时时有人把一叠崭新纸票向过客推销：三万元各色各样，五毛钱就卖。那是日军用钞。但何必买呢，满地撒的尽是。英、印军队戴了宽边帽子沿街幌。日本俘虏一车车

地由街心驰过。大家都抱怨他们有烟卷饼干享受，但俘虏脸上却是一副怒相。日本占领军的遗迹是无数的三轮车，车铃咣啷响着，但英当局拟于十年内把它逐渐消灭。多少投机家都作起『和平』生意来。戏院起名『重庆，』餐馆改称『胜利。』这里浮动种种人物：沦陷前后逃到苏门答腊、婆罗洲、印度的，现在又改回原来姓名（很不惯似的，）重理旧业，有的是在『昭南』时代的共荣圈放过劳的，如今有的蛰伏，有的正向四方报销，有的却已登龙作了名流了。（其实，象陈嘉庚先生告我的，这边汉奸是不易办的。英国人非有实证绝不判罪，而中国人终因国家体面，很少肯出头作证，控诉侨胞的。于是在英国的法治精神与华人的『爱脸』情形下，马来亚的『昭南人物』便逍遥在法网之外了。）但马华大众，是既不甘助桀，又无力远逃的。那依然失踪的十万人，便是这群大众的骨肉。最难忘是我参观学校时候，一间容了五六十人的教室，差不多每个学生肩膀上都钉了块麻布。拖我去的三轮车夫，一个十六七的孩子，他的爸爸也是被招到暹罗去造铁路，一去未返的。

走过地中海时，一路尽是胜利的纪念碑，一位退休了的空军朋友指点我：这就是北非大胜的突尼斯，这潘特拉瑞岛的争夺是征义的前曲。但由新加坡上了火车，朋友指点的都是令人回忆起来胆战心惊的：这里，福特工厂，波希佛将军向日本投降的。这边杀华人可杀得净光！这就是柔佛海峡。看那边就是英海军根据地。日本人最爱在这边捕鱼。是月夜，车由荒芜的胶园驰过。天明，便到了吉隆坡。

在我到过的马来亚城市中，我最爱古城，不但整洁体面，街道有条有理，而它那印度式的建筑，尤其使人感到和谐。异于新埠的臭水沟味杂以辣咖啡，这里尤其黄昏时分，满城是一片玉兰花香，渗着檳榔的香，充满了异国的情趣。星空，有燕子嬉戏地掠飞，地面上是清脆的木屐声，和小食饭敲着的竹板。苗条的棕树旁，有芭蕉摆着它庞大而温存的臂。

吉隆坡以北，曾经有过一段战争的。马来亚最大的煤矿万捞一带曾出了无数的抗日事件，所以日军到后除了杀光居民以外，并且见了村镇便烧。汽车经过好几片『焦土，』有的依然焦着，有的却已盖起木舍了。

走过有五千万华人的小镇叻沙时，一个粤籍江湖正招了一群人，打锣吃火卖起膏药、粮食店、杂货铺、胶园。什么都握在华人手里，俨然是南中国的一村镇。而且常常在小村镇里也有一家书店，或开在粮店里，或与理发师搭夥。……

去三宝岭，本来是为看看锡矿的；电机滚动，管水四喷，锡同金沙便被冲到高架上的木床上，原是怪有趣的，但由教育改行采锡的胡××夫人告诉我，三宝岭是沦陷期间的大屠场。千百无辜都是在这里被日军残杀的。人死后亲属还不敢公然殓尸，要乘夜跑来，由乱尸堆里寻认，然后偷了回来埋葬，或带来一具棺材，就地掩埋起来。如今那些木牌，是战后才敢立的。

绕过马来亚的最高峰，避暑胜地的金马岭，我们便来到北马名刹，纪念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三宝洞。洞距怡保城仅六哩，三层宫殿，就着笔立的山崖建成。大殿后面便是山洞，穿洞便到了放生池。池为四面悬崖围起，上面覆着一井蓝天。左有方丈室，也是凭崖建成的，右是座菩萨殿。崖上有鸟低歌着。我七年不见庙，禁不住敲了下磬，清脆的声音在谷里盘桓了好一下，心想这回可一忘本行，享享清福了，但举头石壁上却是池尻三平上尉的大大题字：『祈东亚和平！』一个叫山本什么的直象心里有愧，题的是『佛陀知吾心，』这庙里曾经有过一位英国佛教徒来讲经的。如今，方丈室里还挂着他的照相，上题『红毛大和尚。』

怡保论天然风景是比吉城优美的，四面环山，金塔河由城中穿过。虽然也是新建的城，设计上，有吉城的条理，却缺乏建筑的美。全城都是乳白色的欧式楼房，单调而且死板，如不是热带植物的点缀，则恍如走进一座庸俗的欧洲城镇。

风景上，使人留恋的是槟榔屿，这十八世纪末叶，英国开始蚕食马来亚的出发点。但使我稍感遗憾的是檳城太象香港，伯特沃次宛然是马来亚的九龙。这里也有爬山电车，有极乐寺（以代青山寺，）有海，有游泳，但也有的是高等华人，目不识丁，成天出入跳舞场的。但我留恋那些热情的檳城朋友。……

文化活动

正因为马华教育普及，侨胞关心乡国，所以文化在马来亚相当走运。但『文化人』在这里执教的以外，大概是广义与狭义的新闻记者，即是政论家与报馆的内外勤。在马来亚遇到写副刊文字的有，但写大块文章的纯文艺家还不多见。对马来亚政治经济问题有深澈见解的前辈很有几位，但对纯学术研究的很少，而且不注重。所以许多人对暨南刘士木教授在檳岛庙里研究日本南进史不以为然，以为

太侧重了『史』料。这异于中国处，不仅是人才问题，还有异邦治下的环境，不容许他们忘记或暂放下活的现实，而追究他们认为死的题目。这是马华文化的特色，也是其界限。有一天，马来亚臻理想境界时，也许能打破这界限，但眼前无论办报或经商，大家都是在『做』着一件事，目的都在以求自己的幸福而推及家、乡、国，以及东半球。

这样，日本在马来亚的文化人里是找不到苦雨斋主人的，无怪他见了文化人，教师也好，记者也好；就捉了起来。文化人也预知本身的命运，于星洲失陷前后便分头逃跑，大都换了姓名。大都逃往苏门答腊，大都以造肥皂为生计及掩护，（是化学家兼报人方君壮先生倡创的，）只有少数从事制酒。逃苏岛的文人如杨骚、陈仲达、金丁、胡愈之（改名金子仙）和郁达夫（改名赵廉），日本投降后，大都陆续返星，只有郁氏一人失了踪。最近听说去年九月（降后一周）郁氏为苏门答腊日宪兵捕去，押到今年二月才在巴耶坎布地方为日军枪毙。动机是因为郁氏曾目睹日军暴行，杀他以灭口。

郁达夫生平喜写小说，他过去四年的生涯如写出来，必是部了不得的作品；悲惨、紧张，充满了戏剧性。我由苏岛逃回的朋友中搜到一些资料。有一天郭史'翼兄与我约了几位与他最接近的朋友去星洲龙山寺吃素菜，以便把零星片段接凑齐全，并纠正些矛盾处；而刚好在那天正午，这条停了四周之久的货船启碇了。所以郁氏究是汉奸，还是掩护大批文化人的英雄，这要由他的知友如胡愈之氏来伸白，我所由各方打听来的是这样：（一）『赵廉』先生于星洲陷后一周与其他文化界朋友一道化装逃往加、星、苏间的望利岛。后来他们分途奔向苏岛。郁氏和陈仲达在帕干巴洛登陆，雇了辆汽车，途中邂逅日宪兵车。宪兵向马来车夫问路，车夫不通日语，宪兵正动手打车夫时，郁氏不忍，便用日语代答。于是，正乏通译的日宪兵便用威吓手腕把郁氏雇为通译。最初是全时间，以后郁氏兼营酒厂，但直到日军投降止，郁氏没能脱掉通译差使。（二）郁氏一面作通译，一面私下与文化人通声息，报告风声。当地华侨并供给郁氏以财物，藉贿赂宪兵，免肆意屠杀。郁氏则冒充台湾富商。逃难人中，有一人为了位黄女士吃醋，向日宪兵告密，宪兵即把一林君捉去。郁氏深恐全局尽破，便以自身性命把林保出。（三）郁氏私人生活自浪漫如昔。但当时似乎还添了一个浪漫理由，即是掩护真形。郁氏生平对女人态度是纯肉欲的，避难期间他娶了一侨生的胖妇。听说娶前他根本未相看，对朋友说，你们中意就成。妇不但胖而且拙。但为他生了男孩两名，大的听说长

得和郁氏维妙维肖，现由朋友维持生活。郁氏对国内家庭还极关心，时常在神前求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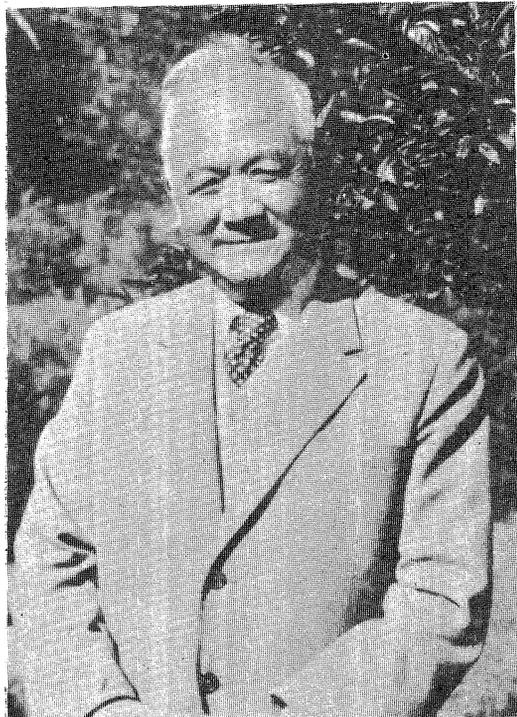
马华教育办得虽好，侨生中不识国文以英语为语言的还是不少。我旅行时便留心探访其原因。第一是英校多是公立，私立的也有大量津贴，所以学费远低于华校。中文学校大抵是仰赖侨领捐输，由侨胞维持的。虽然也有的得到政府津贴，但因靠捐款开办，设备简单，所以多够不上津贴的条件，因此学费昂贵。第二，更重要的是学英文出路稳当，学中文职业门径是有限的。结果，侨生与土生的华侨间发生极大隔阂。但异于中国的高等华人。

马来亚新闻事业的勃兴，小半为了识字的普及，大半为了侨胞对乡国的关怀。在地方报纸极不景气的中国，马华的同业应是中国报史上极可骄傲的一章。我走过的四个大城，严肃报纸便不下二十家，娱乐性质的小报不计。有时谈起维持的艰难，我甚而担心太多了些。象比新加坡小了许多的小城，却也有报六家。这些报纸，走的大都不出三条路：左、右、中。左的：象新民主（星）、战友（吉）、怡保日报（怡）、现代（栢）。右的：象民报（星）、中国报（吉）、建国（怡）、光华（栢）。中间的报也有偏左或偏右。偏左的如民声（吉）、偏右的如换了东家的南洋商报（星）。但大多数报纸如新加坡的公报、檳城的中华公报、商业日报都是走着中间的路的。此外还有期刊如风下和华侨经济。所谓左、右、中，最好的测验是他们对东北内战的标题。左右互推战争责任，而又同时相反地夸耀战绩。中间的唯以嘎哑的喉咙嚷叫：无论你们谁是谁非，歇下手给人民喘喘气。

但马来亚的新闻界是有着民主风度的。走到哪里，政见不同的记者仍可以欢聚一堂。即使吃瓜子也总还是值得钦佩的风气。还有，在沦陷期间下过水的记者今日不是没有，甚而作了社长，但马华记者遭日人毒害的数目也不算少。严肃报纸如星洲，从一开张便以不用『下水人』为政策。在报界人才缺乏的马来亚，这政策自然是不易维持的。事实上，许多英文报纸如吉隆坡论坛，全班人马在沦陷期间都下过水的。一个年青的印度记者（美联社兼论坛外勤）还天真地向我解释，『同盟社的日人』如何异于其他日人。

一篇糊涂账

由马来亚看远东，是不能躲避这个结论的：中



（↑萧乾近影）

国战后是大英帝国东壁的救星，只是这救法既非有意而且并不光荣。远东盟主的日本殒落后，在英殖民当局心坎上，假想敌美国以外自然是中国，而后者的威胁还限于经济的。一个统一独立民主有饭吃的中国将使东亚一片民族渴望脱掉奴隶的锁链。如今，不要说别的民族吧，香港公价米每斤二毫，广洲饿草载道，香港的华人果真要驱逐英国主人吗？新加坡的米价一月份为九十六元，三月份落到四十元，糖价由二二〇元落到一七〇元，盐价由卅元落到廿四元，而且都还在陆续跌。政治团体准你活动，报纸大体上是言论可以自由。我相信大半马华是甯饿死当中国人而不甘吃饱了当大英子民的，但维系英政权的中、马、印公务员，却明瞭『保持原状』的好处。收复后的远东英殖民地比起记者经过的其他地方并不够『繁荣，』但与尴尬的中国对照下，却成为乐园了。英国人看明白了这点，因此，奠定殖民地，由物价着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战前，日本对英的威胁，国防之外，商战尤厉害。南洋的购买力是极可观的。假如中国工业果如我对海外宣传的那样发达，战后没有人阻我船舶，也即是没人阻我利用南洋庞大市场培植我新兴工业。而今日中国海上挂中国旗的船，大半仍是原始的舢

板。日本退出的市场早为美、澳平分。美国的香烟、化妆品已予英出品以致命的打击，澳洲罐头大量输入，比英国价廉几三倍。中国的物价币制糟得没出口已比人家的贵了三倍，以致中国目前只能买不能卖。农业国家连农产物都还要输进来。而外商也趁火打劫。如记者所搭的货船，由伦敦至香港的运费每吨仅一镑六先令，而由港运沪，每吨需十镑之多。（我们自己向美国讨来的『自由轮』却在港、九海上运兵。）打了十多年仗的中国人如今是踏在人家脚下，为人家作复员的台阶。而其中受益最多的正是在远东弱点最大的英帝国。

在檳城对岸的勃州我遇到一位在英政府任职的侨生公务员。他对于一九四二年春英人的『不祥而别』还未忘怀。战前，华籍公务员即使终身服务，薪金也超不过三百元，而英籍的，无论怎样缺乏经验，一开始便是起码三百元，增额无限制。如今，英人卷土归来，物价涨了，但额数及主奴比例并未变更。有一次他为公事向英人要求交通，英人先指陈他应称 Sir（先生，）并反问他，日本人在的时候给他什么？谈至此，我问他何以不回中国呢？他说，在英政府下，没过错我可以服务终身，（连明瞭公务机构重要的日本人在时都没变更人事，）我有廉价的『公务员住房』一所，靠海滨，有廉价米，有儿女教育补助金，有医药保险，到期还有退休养老金。朝里没人，在中国能当公务员吗？当了的话，能有这么稳定？

『稳定』是一切统治者的法宝。有它尚未必能统治下去，不要说没有它了。……

这以外，英殖民政府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建设。经过四年大破坏，而马来亚大城及内地都极少苍蝇，因而也没有传染病。连深山里的小镇，都可见到公共医院。公路经战事破坏了不少，但每小时还可以开三四十英里。战前为食粮自给政府所建的大农场，连日本占领当局都尽力经营。各大城市都有为公务员盖的新式住宅，厨澡房外有四间，月租仅六元。此外山顶海滨并有为公务员度假期的『息所。』如今，新加坡及香港都在忙着建造强大有力的电台，是为向中国夸耀英帝国的繁荣稳定呢，还是宣传言论自由，就不得而知了。

英国原是埋首在整理自己旧产，与我无忤。但星、港的繁荣稳定以及人家新采用的对政治活动优容政策，对中国无形中是一压迫。这压迫我们将日益感觉。资本的遁逃之外，更可担虑的是言论家以海外为据点。

我们救了英国，却害了亚洲。好糊涂的一笔帐！

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于中国海上。

江靜浪

城市与儿童

城市的發展，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結果。但有的國家，隨着城市的發展，發生了許多“文明病”，如：生活緊張，神經衰弱啦；人情冷淡，自私自利啦；皮肉買賣，生意興隆啦；空氣污化，毒品泛濫啦；流氓作惡，搶劫成風啦；工傷屢見，車禍頻頻啦……。成年人的思想意識，受到畸形的城市生活的薰染、影響，有了各種各樣的毛病。兒童自然也不能倖免。

就拿日本來說，它的城市非常發達，也有許多“文明病”。譬如有一份報告書，就說日本城市的兒童，性情殘忍冷酷，他們用刀子切甲蟲的幼蟲，在蜻蜓身上綁爆竹點燃，把金魚剪成兩半，把油漆塗在壁虎等小動物身上，引火燒死……。報告書舉了許多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日本城市兒童行為殘酷。

日本的哲學家看了這些事實，慨歎之餘，認為兒童之所以有這種歇斯底里的冷血行動，是因為他們與大自然失去聯系的結果。

兒童在“鋼骨水泥森林”中成長，很少與大自然景物、生物接觸，的確失去了許多童年的樂趣，這對他們的智慧的成長、性格的發展，當然有所影響。但造成兒童那種凶殺殘忍行為，主要的因素該是日本城市中那種充滿凶殘強暴罪行的社會環境吧。從圖畫書本、報章新聞、電影電視乃至日常生活事件中，兒童們不斷地看到、聽到各種凶狠殘暴的行為，加以某種有意的鼓吹暴力、黷武精神，童子無知，有樣學樣，純潔的心靈難免被污染了。於是就有了上述各種冷酷殘忍的玩意兒。“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古人早就提出了這種警告。

我想，社會環境充滿着歪風邪氣，到處是你爭我奪，爾虞我詐，天天耳聞目睹種種暴力色情的事情，兒童得不到高尚、健康的啓迪和教育，就算在城市中給兒童建造多些園林，有山丘，有溪泉，有池塘，有草木蟲魚，有飛禽走獸，恐怕也很難培養出身心健康、品德高尚的兒童的。社會畸形發展，造成各種各樣怪異現象。成年人的頭腦都受了歪風邪氣的污染，兒童又怎能倖免呢？

城市的文明發展，是禍是福，從人們的受益或受害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無論是禍是福，總是人為的。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

萬源印刷私人有限公司

WAN YUAN PRINTING CO. PTE. LTD.

Blk. A, Unit 1-2, Tong Lee Building,
35, Kallang Pudding Road,
Singapore - 13.

**For
Requirement of
Efficiency, Quality
and Economy
Printing**

**Please Call
2844410 , 2844471**

The specialist in
Offset Printing, Designing & Production of
Magazines, Newsletters, Annual Reports,
Textbooks, Brochures, Leaflets, Periodicals, Labels &
Packaging Materials.



(←曾圣提
在甘地先生左右)

记浪漫诗人曾圣提

蔡育平

75年5月17日

至于我，是个玩世不恭者，我对死神也不太恭顺，所以它也把我基本忘怀了。现在病魔不太威胁我，我的精神又来了。其实，我的脑子并没有病。只肉体不舒泰而已。整个春天，都端坐在躺椅上，读读书，写写诗。光写咏颂融江碧水的山水诗就有二十多首。自觉写得还不错。今年发愿重读古代诗家名作，已找到上起曹魏、两晋，南北朝迄唐，下

自清代明元上溯至五代及宋。打算尽一年之力顺序阅读。现在读到唐代，觉得各代名家的遣词、用字、命意，各有不同。诗坛如众流汇合，成为大川。起初是诘屈聱牙，惊湍激流，以后逐渐文辞平易，波平浪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大检阅。但愿能一鞭到底读完了。

77年1月18日

我于75年9月中风，是个险症。幸而没有大险。76年元旦又重复一次，但比较轻。76年这一

年，国内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灾难，领袖元勋，先后凋谢。我这小虫豸，心口仍然会跳动，就不敢望其痊愈了。但是身体疲懒至极，终日面壁危坐，实在也没有多少的生意。春夏间还哼出几首短诗，此时噤若寒蝉矣。

77年5月16日

我们往往要纪念逝者，也犹孔夫子所说，水哉水哉，悯逝者之不复返也。

你们的习作都看过了。都是感情真挚。只要是富于感情，无论怎样写都是好文章。紫薇的律句，在遣词用字上，熨帖恬适，恰到好处。

78年2月5日

你元旦的来信，我到今天才回覆，你要怨我蹉跎。因为我数月来右腕甚难拿笔，其次是小弟*参加高考未有下文。今天午前，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是广西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正符合小弟的心事。他搞无线电十余年，就是没有门路深造，这回就完了心愿了。

*小弟即诗人之小儿。

三、在北京

(1979.1-1979.11)

79年1月1日元旦

我半年前已离开了广西融安，来到北京。因为病了，转去天津总医院治疗。我四月入融安铁路医院，七月转入天津总医院，九月出院，离天津来北京丹儿*处休养，现在已大体上痊愈了。

寄去“大妹的第二周年祭”，虽然时日已把感情冲淡，读之仍有秋后寒蝉，悲啸于凄风黄叶之间之感。于是抄寄给你们，聊作我于每逢年终对亲人写年信的开篇，或会引起你们的共鸣。

*丹儿即诗人之小女。

79年1月23日

出院后，我才觉眼睛不正常，右眼刺痛。经常闭一眼睁一眼看书。看电影我没有福气，看不清，也听不明，索性不看。但书是非读不可的，如不读，比死了还难受。

79年6月9日

我已得到通知，广西的户口，已于5月8日迁到天津了。……可是印方还没有信到。我已年迈

苍苍，所以印度之行，也就是我的鸡肋，不要说有味无味，老爷子连啃也啃不动了。

注释——

诗人在十几年前提出过赴印的申请。当手续已快办理完毕之时，不料因发生中印边界战事而中止了。这次重新提出，在未获准之前，难免心有余悸，疑虑重重。诗人的忧心何在，无须多说，我想引用美国著名黑人作家 JAMES LANGSTON HUGHES 的一首诗来让读者细心体会。

Words Like Freedom.

There are words like Freedom,
Sweet and Wonderful to say.
On my heartstrings freedom sings,
All day every day.

There are words like Liberty,
that almost make me cry.
If you had known what I know,
You would know why.

(象自由这样的字眼，
说起来美妙香甜。
自由之歌叩击着我的心弦，
从早到晚，一天又一天。)

象自由这样的字眼，
差一点使我哭出声来。
要是你经历过我的经历，
你就会知道原因何在。)

79年6月14日

我还没有接到印方的请帖，故未能成行。

我已跟北京南亚研究所联系上了。所长是北京大学付校长季羨林老师。……季校长也是研究印度者，他译有印度古代诗剧。

79年6月19日

我的正式邀请信来了，是甘地和平基金委员会的书记签署的，嘱我凭此去申请驻北京印度大使馆签证。

这信是昨天(6月18日)到的，此信一到，我就决心行了。邀请书中说，我到印度后的居住旅行，一切费用由该组织愉快负责。那么我在印度可以安定我的研究工作了。

最近准备会见季羨林老师一次，以便安排以后

关于文稿的问题。

如写信给紫薇，可以报导我的近况，让他高兴年近八十大关的老友，还会振飞在珠穆朗玛之巅峰。

我想我八月底就可以走了。

注释——

接到诗人此信，我心中极为振奋。并当即按诗人嘱托给成都的紫薇先生写信报导喜讯。不久得紫薇先生回信，并附珍藏的四川一老诗人但懋辛的诗两首，由我转赠给诗人。诗的内容是：

子规啼罢客天涯，蜀道如天古所嗟。
诸葛威灵存八阵，汉朝终始在三巴。
通牛峡路连云栈，如马瞿塘走浪花。
等是昔贤鱼水地，海棠开遍酒人家。

琪树西风粤国秋，十年前记住罗浮。
山光一半来蓬岛，月色三更上石楼。
云护药苗浸腊长，山泉寺响入房流。
葛洪丹井分明在，一下人间尽白头。

当时我也抄录《尼古松回忆录》中几行诗一并敬赠诗人，这几行是：

“伟人的一生常提醒我们，
要使自己一生崇高庄严，
在去世时，
在时间的沙滩上，
留下我们的足迹。”

79年9月11日

我天津有一位早年留美的八旬老友吴公，赠我安徽太平村名茶猴魁以为别。我却之不忍，受之有愧，胡诌几韵古诗以酬之。此诗与紫薇赠诗，可合起来一读也。诗云：

万里始足下，浪子老归来。
山川或依旧，浮世诚可哀。
阙里纵多士，隐庐空古槐。
倘若酬夙志，当循丝路回。
相视成一笑，代酒烹猴魁。

谢谢紫薇，邀我将来定居蜀中。我73年浪游全国时，即有此意，打算溯三峡，游蓉城，访紫薇于郫县，出剑阁而浴乎华清之池。后来因循华东大道，过龙华，游苏杭而未果。今老矣，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志之借存此志。

但老其人，可能未蒙面，姓名甚熟。其诗词义慰贴，且多新意，真讨人也。其大作及紫翁诗作，

将携回锦囊奇句，与之偕行，他日在菩提树阴，或贝叶从中偶予讽诵，借增我故国名山河之幽思，诚有足多矣。

再说我过新加坡，就会直飞 Madras，这个地方，离 Gandhi Karam 很近，如果走北线，我得在 Bombay 下机，那就离开我的目的地太远了。

现在我一点也不焦急，只静静地在北京家里计划第一本作品《流水行云》的腹稿。

《流水行云》将是我一本行脚的什记。它与1943年我写的《在甘地先生左右》有些呼应。……南亚研究所所长，北大付校长季羨林，是近东的语言学者，他很有耐心地把找我找出来，派人来跟我联系了几次，我应承写些什记先供给他，他似乎要约我为该所的特约研究员，但还没有落实。

印度甘地和平基金委员会寄来了请帖，我心里还放不下，再写信去驻北京的印度大使馆询问，不料翌日就得到大使先生亲署的复信。并寄来四份签证表格，亲切告诉我签证毫无问题，而且大使夫人和大使自己，还要茶话邀请我们呢。我当即再去一信告知当护照到手时，即去大使馆受惠招待。这样，我就不必担心大使馆的签证问题了。

我现在心中，实在希望能够经过新加坡，我有不少亲友，同胞的至亲之外，还有几十年前的旧交，而且还有不少我的老读者。再说旧的新加坡，历历在我心头，亟亟希望掏出「广厦千万间」的新加坡作个对比啊。

后记——

以上仅是诗人给我的部份书简的摘录，侧重于文艺写作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不能单纯看作是普通的书简，而应把它看作是诗人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份。这些书简是诗人充当“隐士”时期的生活道路最忠实的记录，思想感情的最真挚的流露；理想抱负最具体的表述。

至于诗人书简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有待以后整理，贡献给热心的读者和关心的文友们。

从方北方君文章的最后，得知诗人手上已有一本《流水行云》的旅行记，和一篇《我飞过南中国海》长篇故事诗，这说明了诗人正按他的原定计划加紧进行创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我们热切地盼望能早日拜读到诗人的新作，诚挚地希望诗人将再以他辛勤的汗水，把他们早期开拓的马华文艺之花浇灌得更加鲜艳夺目。

(续完)

谈剧评

亦观

《鄉土》第二、三、四期，分別發表了關衆君的三篇劇評。即：一、〈喜劇《闖第光臨》觀後感〉，二、觀《星海文藝晚會》，三、觀《創作戲劇晚會》。

作爲一個愛好舞台藝術的觀衆，我不輕易錯過這方面的評論。

評論究竟起甚麼作用，這裏不準備贅述。簡言之，對於未看有關演出的人來說，它有介紹的作用；對於看過演出的人來說，它有批評、分析的作用，能幫助觀衆提高鑑賞能力。至於對演出者、對整個劇運所起之作用，相信寫評論的人比我這個觀衆更清楚吧！

評論有很多種，我看過的就有：輕評淺介式的淺評、言簡意賅的短評、洋洋大觀的“評……”。關衆君的評論，在《鄉土》之前，我也讀過一些，都屬於淺評式的。

就《鄉土》裏的三篇評論來“評一評”，我覺得關衆君對於評論這一體裁的掌握，似乎還很生疏，尤其是“簡介輕評”（關衆君語）式的寫法。“簡介”是沒錯的，三言兩語把節目內容簡單介紹一下就是了。“輕評”可不能草率從事，掉以“輕”心。正因爲是“輕”，所以更要求深入淺出，一針見血。即使沒有甚麼精辟見解，也應針對重要問題抒發己見，力避泛泛而論、老生常談。

關衆君的劇評，常犯的毛病便是浮泛。

如對《闖第光臨》的缺點，關衆的意見是：一、“它雖然嘲笑和否定了封建思想和迷信，但對於依賴性却批判的不夠，如張惟寧的懶散作風，觀衆看了並不覺得十分反感”。二、“鬧鬼的事件佔了全劇相當多的部分，也使人感到缺乏生活的氣息”。三、“大鼻子這個反應遲鈍、性情乖僻的人物，口裏一直唸着“咕咕吱”之類的叫聲，雖然引出觀衆不少的笑聲，但太多了反給人覺得吵鬧。”（引自關文。）

《闖第光臨》是中國三十年代的劇本，對劇作的批評不能離開它的時代背景。它的主要缺陷是反

映時代面的偏狹，反對迷信的主題並不明顯，刻劃惟寧的小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也並非劇本的重點。倒是通過一連串鬧鬼事件，引出了大上海這個十里洋場“真是個人鬼不分”這句話，試圖影射舊上海“洋鬼”和“中國鬼”橫行，人扮鬼、鬼扮人，到處你虞我詐的生活現實。

鬧鬼事件的多寡，怎能成爲是否“缺乏生活氣息”的根據？生活中的鬧鬼事件要怎樣寫才算有“生活氣息”？

“咕咕吱”的叫聲“太多了反給人覺得吵鬧”。這問題豈不簡單，少一點不就“恰到好處”？

在“觀星海文藝晚會”一文中，充塞了許多公式化的“評介用語”。如：“更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令人百聽不厭”，“聲量不夠熱烈豪壯”（聲“量”如何能豪壯？），“……配合得很好，只是演員的表演動作還不夠細膩。”，“不論是語言聲調和動作表情，都維妙維肖。”，“外地創作的節目佔一半，觀衆難免會不能直接感受到現實生活的氣息。”（爲何外地創作的節目就一定沒有“生活的氣息”？甚麼叫“生活的氣息”？如在“現實生活”之前加上“本地”是否使概念更明確？）

同樣的毛病，在〈觀《創作戲劇晚會》〉中，也隨處可見。一寫優點，仍是：精彩，效果佳，演得自然，維妙維肖……。這些詞句並不能通用，評論應注重立論的根據，精彩、效果很佳、自然、維妙維肖，表現在那些方面？如何表現？如果不談這些，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在〈觀《創作戲劇晚會》〉一文中，劇情的介紹佔了極大的篇幅。“輕評”部分與其說是“輕描淡寫”，不如說是“避重就輕”。一個創作戲劇晚會，還有甚麼比創作的劇本更值一談呢？可惜，關君對創作劇本的“評語”是那麽簡單。如：“這個劇寫得集中精采，只要演員的某些動作再誇張些，效果將會更佳。”（“某些”是指甚麼？動作再誇張些，演出效果將會更佳，這對觀衆、對演員、導演又有甚麼幫助？）這只是一例。對其他劇作的主題思想、情節發展、人物刻劃、創作技巧，關君都避開了。（連“一筆帶過”都沒有）關君注意的，更多是演技、舞台技術問題，然而，也是輕輕帶過，語匯顯得十分貧乏，意見也提得很浮面。

關君寫劇評，也有好一段時日了，可惜寫得多，未見多大進步。評析欠深刻，文字結構也欠嚴密，使他的“輕評簡介”式的評論，失去應有的分量。

寫到這裏，也該打住了。但願關君認真檢查一下寫作態度，在勤於看演出、寫評論的同時，不忘進修，繼續鍛鍊文字工夫。

關君，切勿因這篇批評而氣餒，幸甚！

万岁何以成为皇帝的代名词？

丁春瑜

宋人高承曾謂：「萬歲，考古逮周，未有此禮。」此說頗有見地。「萬歲」與封建帝王劃上等號，成了皇帝的代名詞，是有個發展過程的。

在甲骨文中，無「萬歲」，亦無「萬壽無疆」的記載。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每見「眉壽無疆」、「萬年無疆」（與「萬壽無疆」同義），並亦有「萬壽」的記載。但是，它並不是專對天子的讚頌，而是一種行文款式，鑄鼎者皆可用。諸如「眉壽周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永享」，「乙公作萬壽尊鼎，子孫孫永寶永之」，「唯黃孫子系君叔單自作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顯然，這裡的「萬年無疆」云云，不過是子孫常保，永遠私有之意。這一信息，我們從最古老的詩集《詩經》中，也不難窺知。固然《大雅·江漢》中有「天子萬壽」語，表示了人們對天子「萬壽」的祝福。但是，更廣泛的意義，則不是這樣。《豳風·七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小雅·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台，北山有菜。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七月》中的「萬壽無疆」，是描寫年終時人們在村社的公堂中，舉行歡慶的儀式後，舉杯痛飲，發出興高采烈的歡呼。至於後二首，無非是見興比賦。所謂君子，朱熹謂：「指賓客也。」若然，這裡的「萬壽無期」、「萬壽無疆」，都是詩人對賓客的祝福語，很可能是當時人們口頭上的家常便飯。

從戰國到漢武帝之前，「萬歲」的字眼儘管也常常在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現，但其用意，可分為兩類，大體上仍與古法相同。其一，是說死期。如：「楚王游雲夢，仰天而笑曰：『寡人萬歲千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大王萬

歲千秋後，臣願以身抵黃泉驅螻蟻。』」劉邦定都關中後，曾說：「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戚姬子如意為趙王，高祖憂萬歲之後不會也。」又，「萬歲之期，近慎朝暮。」顏師古注謂：「萬歲之期，謂死也。」這就清楚地表明，不管是楚王的仰天大笑說：「萬歲千秋」後也好，還是安陵君拍馬有術所說的「大王萬歲千秋後」也好，以及劉邦在深情眷戀故鄉和為小兒子趙王憂心忡忡不同場合所說的「萬歲後」，都是表明死後。這跟普通人稱死，只能說卒、逝、謝世、蚤世、不諱、不祿、隕命、捐館舍、棄堂帳、啓手足之類比較起來，雖然顯得有點特別，但與後來被神聖化了的「萬歲」詞意，畢竟還是大相徑庭的。其二，是表示歡呼，與俄語中的「烏拉」頗相近。請看事實：藺相如手捧稀世珍寶和氏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孟嘗君的門客馮驩焚券契的故事，是膾炙人口的。史載：馮驩至薛後，「使吏招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田單為了麻痹燕軍，「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紀信為陷入項羽大軍重重包圍中的劉邦定計，跑到楚軍中撒謊說：「『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陸賈遵劉邦之命著成《新語》，「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漢九年，未央宮建成，劉邦「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一一凡此皆充分表明，從戰國到漢初，人們雖常呼「萬歲」，却並非專對帝王而呼；但有開心事，即作此歡呼，亦不過如此而已。

至漢武帝時，隨着儒家的被皇帝定於一尊，「

萬歲」也被儒家定於皇帝一人。從此，「萬歲」成了最高封建統治者的代名詞。稽諸史籍，這是漢武帝精心炮製的政治謊言的產物。史載：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史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呼萬歲者三」，誰呼的？荀悅注曰：「萬歲，山神稱之也。」原來，是神靈向漢武帝高呼「萬歲」，以致敬禮；而且，漢武帝向神靈致意還禮，無不答應。真是活龍活現！漢武帝爲了神化君權以強化封建專制而編造的「咸聞呼萬歲者三」的神話，成了後世臣民給皇帝拜恩慶賀時三呼「萬歲」——並雅稱「山呼」的不典之典。十五年後，亦即太始三年二月，漢武帝又編造了一個更神乎其神的謊言。他聲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你看，石頭都喊他「萬歲」，臣民焉得不呼？從此，封建帝王的寶座前，「萬歲」之聲不絕於耳。「萬歲」既歸於皇帝一人，如他人用之，就成了僭越、謀逆、大不敬。後漢大將軍竇憲，「威震天下，……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這就表明，只有皇帝才可「稱萬歲之制」，已牢固確立。

漢武帝後，封建統治者在「萬歲」一詞上，花樣百出。武則天曾多次改元，以「天冊萬歲」自居。她在公元六九六年的一年中，年號迭更，一曰「萬歲通天」，一曰「萬歲登封」，竟將「萬歲」二字，冠於年號之上。明朝臭名昭著的太監魏忠賢，大權獨攬，虐焰熏天，在全國遍建生祠，以「九千歲」自居。賁緣攀附者在他的生祠塑像前，「五拜、三稽首，……詣像前祝稱：某事賴九千歲扶植。」「九千歲」比「萬歲」，雖然還少一千歲，但也算得上準「萬歲」了。這不禁使人想起魯迅的名言：「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角色，愈想長壽，想不朽。」

「萬歲」既與最高封建統治者劃上了等號，臣民百姓必須在向皇帝頂禮膜拜時呼喊，否則當然就是大不敬。但是，考唐律、明律、清律等封建法典中，並無此等條文。這就表明，皇常「稱萬歲之制」，及相應的大不敬律，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來的；而無數歷史事實證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要厲害百倍。重壓之下，百姓只好供一塊「當今皇上萬歲萬歲」的牌位，以明心跡。正如清人張符驥在詩中所說的那樣。「未必愚民真供佛，官家面上費莊嚴。」

編輯者言

「記浪漫詩人曾聖提」一文是由曾氏在星的親屬供給的。文中摘錄曾氏的一系列書簡，報導詩人三十年来在中国的生活概況。因為稿件是分兩次送來，所以本刊也分為兩期刊出。上一期登的是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五年在天津和廣西的一段，這一期登的是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從廣西到北京以至申請出國赴印的經過。這批書簡里面有詩作、有議論，可以作為曾氏晚年的部份作品來看。

曾氏是二十年代後期本地一名活躍的作者，也一度是星馬的名報人。一九二九——三一、及一九三七——三八年，先後出任新加坡南洋商報和檳城現代日報的總編輯。後來前往中國參加抗戰，本地讀者對他逐漸陌生。另一方面，他是印度聖雄甘地的信徒，二十年代中期及三十年代前期，曾兩度赴印隨侍甘地。一九四三年甘地第六次大絕食，他在重慶(?)寫了「在甘地先生左右」一書，以為紀念。如今，他又遷居印度，從事研究工作。

本期因為發表了方修的「憶蕭乾」，我們特別找來蕭乾的「人生採訪」，從中節錄他的一篇與星馬有關的新聞特寫，附刊於此，也許可以稍為增加大家閱讀的趣味。這是一九四六年中他訪問星馬過後所寫的印象記，原文甚長，差不多刪去了一半，連題目也改了。

「人生採訪」一書是蕭乾的新聞特寫的匯編，一九四七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此書對於本地新聞同業的撰寫特寫很有點鼓勵的作用。前些時在一個應酬的場合遇到南洋商報的莫理光先生，偶然談起他昔年的「印度紀行」等特寫，他忽然問我有没有看過蕭乾的「人生採訪」。顯然，他也是受到蕭乾的影響的一個。

郁達夫的遺文，本刊續發現了好幾篇，本期再刊出兩篇。因為未有一個更適當的專欄來容納，故仍排入「中國作家南游記」欄內。將來發掘的資料多了，我們可能來一欄「星馬文藝史料勾沉」，專門刊載這一類文字。



太阳组诗

李海

序诗

太阳——恒古永生的太阳
 世代以还
 多少诗人
 都在为你讴歌
 多少歌手
 都曾把你颂扬
 而今
 我亦将用最明快的节奏
 最热烈的乐章
 复配上壮伟的歌词
 纵情的为你欢唱

战夜魔

夜魔推开了黑臂
 将大地

紧紧的拥揽、淫殄
 四处是
 冷若冰 暗似漆

阴风扑着霜、雾
 在森林中流窜
 在旷野上恣肆
 在城乡间横扫

夜魔抛串串冷链
 锁住了

每一片树叶
 每一株花草
 每一块岩石

也锁住了

大街小巷
 农场菜地
 和排排钢筋水泥

但，在霜寒中
 在雾气里
 夜魔开始抖缩

雾之纱慢慢掀启
 阴风不再吹得恣意

就在辽远的天际
 太阳正猛挥金剑
 展开着英勇搏击
 金鸡的声声喔啼
 助了太阳一臂之力

冷链
 被砍得破碎支离

夜魔
 陷入宇宙的无底
 风雾
 也夹着尾巴逃逸

太阳终于
 骄傲的把头抬起
 用微热的红唇
 遍吻着大地
 让自然的一切
 都沐浴在
 晨曦的温流里

· 我来了！

● ● ●

凌晨的海面
碧波浩淼
海天的一角
无数光影在突跳

太阳呵——
你这勤劳的小伙子
你这健美的阿波罗
昨儿还刚在西半球奔跑
今天又到东半球来报晓

瞧你，尚伸欠着懒腰
想把无眠的酸楚抖掉
这就潜进龙宫去
泡一个清凉的咸水澡
洗净了天庭跋涉的辛劳

然后又
披周身眩目的辉耀
发一阵无声的明叫：
我来了！我来了！

涨着红彤彤的圆脸
你欢愉地畅笑
直笑得
海水漾起了金涛
直笑得
云霞扭动着彩腰
直笑得
万物一齐苏醒了

.....
太阳小唱

● ● ● ●

每天的每天
太阳总带着赧颜
轻巧而坚决
叩着每一家的门窗
柔和但热切
敞开喉咙唱道：

打开吧！
快打开你们的窗
夜来严寒
早已逸向远方
此刻的我啊
饱含着黎明的鲜氧
花草的馨香
渗杂着雨露的润泽
山河的芬芳
快呀！快推开你们的窗
让我把第一道曙光
温暖你们的心房

起来吧！
快告别你们的梦乡
过往的一切
何必再去悬想？
且听听那
虫鸟们唧鸣的交响
有道是：
烦愁太多防肠断
风物宜远量
快呀！摺好被褥快起床
撒开你们的臂膀
拥紧这良美的晨光

每天的每天
太阳就是这样
向着人间低呼小唱

希望的早晨

● ● ● ● ●

朝阳金光莹莹
迈着沉重的步履
从远方的海
近处的山
从宁谧的芭密
喧闹的市镇
从一柱柱烟囱
矗列而成的栏栅顶
从一行行电线杆
编织而成的铁丝网
从一座座高楼大厦

围插而成的水泥森林
冉冉而升
在地之东溟

啊！东升的旭日
象巨人屹立天庭
擎一盏不灭的红灯

红灯射出万千光轮
异彩缤纷
滚过遥远的宇宙
滚进喧腾的地球
滚向我的家乡
苦难生活着的人们

旭日的光轮
碾过绿野
来到了纵横的田畴
田畴上
农民在荷锄耘耕
为偿还无休止的租、债
用辛勤的双手
迎接这希望的早晨

旭日的光轮
爬上烟囱
钻进了幽暗的厂房
厂房内
工人与机器一起蒸腾
为着三餐饱温
用忙碌的双手
开始这希望的早晨

旭日的轮光
掠过大街小巷
暖和着急行的路人
小贩、办事员、学生……
用敏捷的双脚
赶上这希望的早晨

旭日的轮光
也飞上了楼层
攀附在百叶窗棂
熬夜苦思的墨客、诗人……
用灵黠的大脑
捕捉这希望的早晨

旭日，就这样
将晨的希望
去感受
每一个早起的人

旭日，就这样
将晨的内涵
去启迪
每一个智慧的人

雨后艳阳

●●●●

日神高坐在中天
洒人间以温暖
赠世界以华光

但乌云
翻动妒恶的黑旗
不断将日光遮蔽

而太阳
顽强的挣扎着
放更多热箭抵御

云怪祭起了雷、电
风妖散着周身阴冷
也来帮凶助逆

太阳被层层围困
耗尽了最后几线热能
只剩一抹灰黯的晕

骤然间
银鞭撕裂了天体
电花夹爆着霹雳

风雨倾其万钧之力
压向山林平地
压向高楼低宇……………

兆亿条无头的丝
把一切都渍湿在
大水的网兜里

雨的霆音
踩碎了
每一个人的心

雨的洪流
冲过草原田畦
漫布大河小溪……………

大河小溪都在高嚷：
不行，太满啦！
我会暴涨
我要溃溢！

刚冒头的禾苗
被溺死在田里
畦边的向阳花
也都垂首啜泣

屠场上的工友
苦候在‘万栅’棚里
戚着双眉仰天叹息：
再不放晴，家中就快没钱
余米！

街口有群小学生
让积水困在骑楼底
烦切而稚气的呼唤：
太阳啊，你躲哪儿去？…
……

太阳就在云层外
他跟人们一般焦急
重新把热能汇聚
他要驱除这恼人的雨

看！
乌云终于被冲散
风雨终于自敛藏

在云端
太阳崭露胜利之光
金碧辉煌

在天边
彩虹架起七色穹桥

相得益彰

日与虹携手共舞
舞出了霞旗漫天
更有当空透别的蓝

河溪缓流着
景仰这
雨后艳阳
(只除了死水幽塘)

人们雀跃着
欢呼这
雨后艳阳
(只除了蛇蝎鼠狼)

禾苗挺直枝秆
轻扬起翠波绿浪
向阳花生机盎然
笑开了朵朵润黄

大地万物
都浸满春的泽光
为雨后艳阳
添增了无际锋芒

迎向明天的太阳

●●●●●●●●

晚霞
挂满绚丽的彩带
衬饰着夕阳余晖
落日
以百媚千娇的仪态
去映染黄昏的老迈

暮色如此黢黢
教人怎不遐想翩飞？
迎向斜日——我追！

羲和神呵
且莫将日车赶得太快！
太阳呵
在九个‘孩子’中
既然对地球特别宠爱

为何又不肯久呆
好让爱日的人
瞻仰你仆仆之丰采

你是银河的宝瓊
熠着巨星的光辉
你是众生的主宰
永受人们的膜拜

古昔

夸父尚且以原始之勇
与你逐走竞赛
渴死而不怠
化成了邓林荫后代

如今
我们更要用文明之慧
把你驯服在
科学的未来
人类生活应该重安排

别叹说：‘落日已西坠’
无限美景难久耐
就在明天
太阳又将升起来！

尽管那：黑夜会再来
妖雾毒瘴重为害
然而明天
太阳必定升起来！ ❀

莊伯和

傳神的粉彩肖像

以肖像為主題的畫展，在台灣恐怕並不多見，來自新加坡的蕭學民，日前在台北阿波羅畫廊舉行的肖像畫展，足供台灣畫壇參考。

蕭學民，一九四二年，出生於馬來西亞，祖籍廣東。一九六〇年，在新加坡的南洋美專進修，其實他在校期間不過三個多月，主要是靠自己的用功。據他打趣地說，畫畫的原始動機，不過想出出鋒頭而已，因為小時功課不好，只有繪畫受到老師的稱讚。又有時候在街上看畫家寫生，圍觀者都說畫得好，覺得當畫家真神氣，於是自己也買起畫冊，無師自通地畫起來了。想不到，到了一九七五年，竟正式開始當職業畫家，還和朋友經營起畫廊來。

其實中國的肖像畫很早已成為職業性的範圍，也有一套獨特的表現技法，在民間，也是畫工的一項技藝，大約在戰國時期，民間就出現了肖像畫家，歷代殿閣也流行畫功名勳將聖賢學士的肖像來表揚的方法，同時中國人特別崇尚祖先，在攝影術未流行之前，肖像畫成為民間畫工的一項職業。

在歷代的畫論里，「形神兼備」一向被認為是肖像畫的最高藝術境界，不僅要形肖，而且要神似，即求形似之外，重要的還要求表現了對象的內在精神與性格，所以肖像畫也叫傳神畫。

元代的王澤曾留下一篇「寫像祕訣」，既談到畫像的實際技術，也教人心理會人的「相法」。比如他說：「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於心，閉目如在目前，效果如在筆底。」又諷刺：「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

也許由於中國水墨畫的材質特殊，諸如不易作

層層平塗及落筆不易修改，只好講究散筆勾出、脫手而神活現，而不能像西洋最偉大的肖像畫——達文西「摩納麗莎」之慢工出細貨，得花四年的時間才完成。

儘管蕭學民的肖像畫，屬於西洋的粉彩技法，但藝術創作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在講求形肖的條件，他的技巧是無話可說的，而在追求傳神的境界，特別是他得在短短兩小時完成一幅往往對象是陌生人的肖像，非得有獨特的技巧不行，所以蕭學民讓對方靜聽悅耳的音樂，再嘗試捕捉對方面部的表情，勾出輪廓，加上色彩，最後再加修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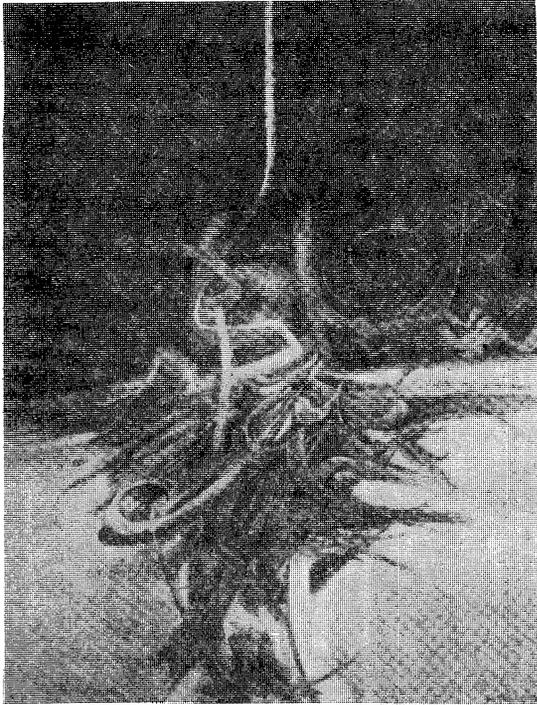
當然，面對一個真實的人，除了肉體特質之外，是不能無視於內面的個性的。如何去把握？除了基礎的歷練外，就只好靠體會及經驗了。蕭學民說他是由畫自畫像入手的，也許就是一項很好的經驗，正如我曾讀過一位畫家對於他的自畫像之自白：

「我畫美人時，如果把她變了形，畫成個醜樣子，心里總覺得不舒服。說是在描寫性格，不如說是她那美麗的外表更能讓我有所感受。至於畫自己，就不必那麼拘泥了，簡直可以把自己的內心解剖了似地。高興之餘，就畫它幾筆，但有時看到鏡中的自己，也會覺得有點悲感交集，那一種心靈的傷口，也不能不由自己來舔乾淨呢！」

這一段話實在道盡了肖像畫的理想及其深刻的內涵，而蕭學民則是認為由自畫像入手，才容易把握到他人的表情及個性，真所謂「知己知彼」。

問到了自己繪畫的未來創造路途，蕭學民很清楚地说，希望走向歷史人物畫的方向。我覺得這是非常正確的看法。中國近代繪畫歷史人物畫一向貧乏，正待發展，特別是具有肖像畫基礎之後，既合乎特定人物之肖似表現的目的，也可以加以理想化，甚至在歷史人物造型中，追求人間理想的典型美，我想這也是肖像人物畫的最高境界。

（四月十三日於台北）



(↑华芝拿里的作品：
《神秘的耳语》)



(↑华芝拿里画像)

訪問華芝·拿里——

艺术领域里的新回教浪潮？

鸣雁译

(譯者按：華芝·拿里(Wajih Nahle)系當代一位回教畫家。他於1932年出生在黎巴嫩。雖然他早期的作品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但他後來的藝術形式已經逐漸轉化而趨向於反映回教的歷史以及文化。華芝·拿里曾於去年12月攜帶他的作品到來馬來西亞，並在吉隆坡國家博物院以及總統酒店展出。馬來文刊物《脈搏》借機拜訪了他。本文譯自《脈搏》。)

訪員：您的藝術作品似乎反映了您的環境以及思想，您可否更加詳細地告訴我們關於您的工作？

畫家：這個畫展是回教藝術作品破天荒第一次在亞

洲這個地區的展覽。我非常高興在吉隆坡這裏舉辦，因為這裏的人民是信教——回教——的，可能比較中東的更加虔誠。我希望在回教傳統藝術方面給予一些馬來西亞畫家一些影響。你們的藝術家中有許多非常不錯的，可是他們是在西方學校接受訓練，所以他們未能發展傳統的馬來西亞藝術。我們還在開始探索回教藝術的豐富傳統呢。

訪員：您所選擇的形式和內容有着怎樣的關係呢？您能說這些內容是宗教性的嗎？

畫家：是的，書法是來自可蘭經，但我用現代手法把它表現出來。我用新色彩，新素材。

訪員：中東一帶的人對於您的創作給予怎樣的支持

或者表示怎樣的興趣？

畫家：現在他們說：華芝·拿里，他搞得不錯。但要獲得鑒賞是一項長期的鬥爭。打個比方：人們還是願意付出更多的錢購買巴黎的畫。

現在，你們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傑出畫家。我願使全世界所有的回教畫家團結起來，為回教藝術創造出異彩。

峇迪

訪員：您對我們馬來西亞的峇迪畫有何看法？

畫家：非常非常漂亮。但以我的意見，圖案應該簡化些。它們太複雜了。要這樣複雜干嘛？

訪員：所以，您不認為它在複雜性中包含着美？

畫家：是的。昨天我嘗試找一副簡單的——在一個峇迪展覽上——但我找不到。

黎巴嫩、巴勒斯坦

訪員：談回您的工作，您覺得黎巴嫩危機對於您的藝術創作有着怎樣的影響？

畫家：當然有影響。我在展覽中表現出來了。你可以觀察到包含在顏色之中的爆炸性。因為從我的座落在貝魯特一座山丘上的屋子裏，我可以觀看到戰爭的進行。

你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看到動作。我不會搏鬥。我不會射擊。我的武器就是畫筆。……

訪員：那麼巴勒斯坦呢？巴勒斯坦對您有影響嗎？

畫家：當然。這是我們的問題。作為一個黎巴嫩人，我和巴勒斯坦人是同一體的。巴勒斯坦是所有阿拉伯國家，特別是黎巴嫩的問題。為了巴勒斯坦，我們犧牲了我們的國家和黎巴嫩人。內心裏我是一名回教徒，一個阿拉伯人。

我已經為他們舉辦了好多次的畫展。我去歐洲，去捷克，去索菲亞（保加利亞首都），為巴勒斯坦藝術家籌辦展覽。我親自籌辦這些畫展。我現在是在阿拉伯藝術家聯合會委員會裏頭。我是該會的發言人。

目前我沒有甚麼空閒時間了。我以前是黎巴嫩藝術家協會的主席。我花費我所有的時間在阿拉伯世界推進藝術活動上。可是現在我把時間放在自己的創作上。能夠成為國際性的藝術家是最好不過的。我希望組成一個包括全世界各地的回教藝術家的協會。我希望現在就搞這個組織，因為這是我們的世紀——（回曆）十五世紀——要向全世界展

示我們是怎樣的人物。

我們有無數的財富，但是石油帶來的百萬千萬萬萬却浪費在“不好的”事情上——讓它白白消失在歐洲——在賭場裏，在女人身上。如果回教國家政府，尤其是沙地阿拉伯政府，保護藝術家，給予他們鼓勵與援助，我確信他們是會有進展的。

也許我是阿拉伯世界裏，所有回教國家裏，唯一的非常富有的藝術家。我不需要金錢。我不依靠別人，為甚麼？因為我有足夠的金錢維持生活。所以我能夠整天埋頭在藝術創作裏。但是如果我必須花一天時間在大學裏講課，或在學校裏教導孩子，為了賺錢過活，那我就難以創作了。我不能做任何事。我需要我所有的時間從事藝術創造。……

伊朗

訪員：伊朗會改變事情嗎——使您以及回教藝術？

畫家：你指的是伊朗藝術家？

訪員：不，我指的是在伊朗發生的事情。

畫家：……伊朗，我以為這是發生在回教人民中間的一個大爆炸。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事件。我希望這個人（譯按：指柯梅尼長老）將會指引他們走向正確的方向。……

訪員：那麼您會不會把這個事件表現在您將來的作品中？

畫家：稍等一會兒——伊朗的這些事情我還不很清楚。局面還未澄清嘛。我的意思是還未有個結果。我要看看事情還會怎樣演變。等我的感受深刻一點，我就會開始創作。現在事情還在發展。我們需要時間。

抽象派藝術

訪員：在您的作品裏，您轉向了抽象派形式。為何有此轉變呢？

畫家：是，我會告訴你。你知道抽象的含意嗎？抽象是為了找尋真理，規律。我舉個例子。假如你要畫一隻鳥，起先你會畫那些細節，眼睛，等等。但是不會有動作。我就不會這樣做。我要捕捉一切生物的精華，這就是物質與精神的關係。

我在嘗試創造一種新的回教藝術。我希望在回教國家裏找到一批追隨者。目前在阿拉伯國家裏我有五十一名追隨者，但是在亞洲只得一名——來自巴基斯坦…… ❀

從世偶感

橫眉

一、畫展的意義

●●●●●

不知打從甚麼時候開始，有了畫展這個玩意兒。早期，畫家的作品，除了為一小撮高官顯貴觀賞之外，便只是為其主子或帝王服務；抑或為宗教而傳播教義或“真理”。

總之，似乎沒有過公開展示這回事。

隨着社會的演變，文明的進展，民衆知識的提高，故文化藝術似乎有了根本的變化，以及更普遍的需求及作用。而畫家，也相對地有了更自由發揮及普及傳播的潛能。這麼一來，其作品也顯得更廣泛表現客觀事物了。

但，畫展這回事，究竟始自何時？其意義及目的又是為了甚麼？

相信，這是在近代社會的激變或文明刺激底下，或者說是社會的普及需求與藝術家們的要求自我表現、要求改造社會之動機底下所產生的。

我想，畫家之會把其作品公開展出，不外在於表現。而這表現，目的相信有二種。一種是自我表現；另一種則是具有積極社會意義的傳播式表現。

說得更詳細些，前者因其創作出發點是基於個人表現，故除了把其個人的內心情緒，脆弱與蒼白的思想藉畫面的線條、色彩或構圖流露之外，其創作與展示目標也就達到了。後者，則是作者個人對現實社會的想法與看法的表現，或者說是思想與感情地再現，他藉這具有積極社會意義的作品的展示，不但反映揭露了時代與社會的現實，也表現了作者個人對時代社會的寄望，以及鞭撻及促進改造種種不合理或不平等的醜陋現實存在，教導及啓迪了民衆，推動時代社會的步伐。

因此，畫展的作用也不外有二：

一是漫無目的地自我流露表現，追求發洩快感，二是發揮個人思想感情之外，更賦予反映、揭露、鞭撻，改革社會，促進時代動力的精神。

因此，同是畫展，因作者各人的不同人生觀和藝術觀、不同的思想立場或背景，也構成其迥然相異的展出動機的了。

二、開幕與剪彩

●●●●●

畫展，開幕與剪彩——由社會名流，抑或畫壇前輩剪彩致開幕詞等等，惡習沿襲，似乎已成了一個分不開的整體了。

畫展有必要開幕嗎？

我想，開幕的“意義”，不外有幾點；邀請名流開幕，除了藉此而趨炎附勢及達致新聞效果之外，還有的則為被邀請者製造一個高談闊論的機會，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商請豪富剪彩，則只不過為了達到售賣作品的目的；再有的，也只能給這些名流附庸風雅一番，如此這般而已。談到由尊重或敬仰所激起而請來了名畫家或前輩致開幕儀式，我想，除了狐假虎威地自我標榜而沾沾自喜一番之外，若說還有的，就只是為這些被邀請來的前輩安排一些新聞鏡頭，從而亮亮相，出出風頭，如此如此而已。除了這些，我再也想不出還有甚麼其他的實際價值——尤其是對畫家本身的鼓勵指導，對作品提出具有建設性或原則性的批評等。

畫展的意義與其社會傳播功能，是決定於畫家本身的藝術觀。

若其展出，只為了達致出名及制造新聞鏡頭或攀交一些關係，那麼，邀請名流開幕，也就無可厚非了。再者，展示的出發點只是為了出售作品，那麼，商請豪富剪彩，那效用也無可置疑。但，若想由主持開幕儀式的前輩一席商業式或應酬式的評頭評足，而奠定其畫壇地位，判定其作品的社會價值的話，則我是深感懷疑的。

向來，我都是這麼想，一件事情的成功，都得付出重大的代價；尤其是從事藝術工作者，不但要付出心血與熱汗，時間與精神，且必需具有堅決持

久從藝的毅力，以及披荆斬棘，視崎嶇為平坦，看沼澤為綠野的意志，這才能臻達藝術的真正境域。

並非我想自鳴清高，更不是想做些甚麼驚世駭俗之事。我只不過想更踏實地把作品展出示眾罷了；我既不想巴結權貴及趨炎附勢，更不想藉此制造一些新聞或提高自己的地位及作品的聲價。所以，我這次的展出，就這麼靜悄悄地“開幕”了。

“開幕”當天，除了幾位可敬之新交舊識之外，便只有三幾位新聞記者到場，這倒也顯得寂靜清冷。

其實，記者們之蒞臨“採訪”，似乎是多餘的，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既然是沒有“開幕的開幕”，也沒有剪彩或致詞，除了直接看到作品之外，實實在在是沒具任何新聞報導價值的。這算讓他（她）們辛苦地空跑一趟了。

這也許是不該來而來了。

但，他們的工作精神及責任感，依然是可敬的。

反觀本地畫壇的衹衹諸公及前輩們，我們不但時常聽到及看到他們終日栖惶惶地為鼓勵或培育後輩而奔波，且為了蓬勃本地藝術而操勞；今天開座談會，高談闊論，明天致開幕詞，滔滔不絕，後天則在評選會上暢所欲言；這麼一來，儼然地把推動本地藝術當作己任；從而制造新聞，泡制幻境，其熱心藝壇及獻身社會的精神，看起來，似乎也很是令人敬佩——甚至淚淚交織的。但，當天却不見出現，而以後數天，也不見其人踪跡。這倒是一件怪事了。

我想，也許是由於幫派之風吧，抑或是門戶之見，再不然的，則是自恃那“高貴尊嚴”的地位吧？

當時，針對此事，曾與一位在報館做事的朋友談起。朋友却含意深長地說道：以新聞的眼光來看，他們是不會來的；一來沒有甚麼權貴名流豪富在場，沒機會碰面聯絡感情，二來也沒有甚麼新聞價值。因此，不來是合理的。

噫，這倒是一言驚醒夢中人。畢竟從事新聞者總比別人來得敏銳警關。

唉，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往往便是這麼光怪陸離；是非顛倒，黑白混淆。

因此，該來的不來，而不該來的却來了。

三、畫展，請柬與本地畫家

● ● ● ● ● ● ● ● ● ●

“……畫展，總算開過了。展出之前，請柬也慣例地寄出好幾百張。但，令人失望得很，本地藝壇同道者，除了三幾位較要好出席捧場之外，其他都沒見到；尤其是老前輩們。……”

上述這段話，是一位剛從英國留學回歸的女畫

家，在籌開過其第一次畫展之後在信中向我提起的。

記得，我似乎在回信中這麼寫着“……其實，這已是本地畫壇的傳統了。也不需要那麼驚奇與憤怒。向來，本地畫壇同道都有這種‘自愛’或‘自恃’的‘風度’。再不便幫派之分或門戶之見。何況，畫家相輕，自古已然。……”。

也難怪女畫家這麼感嘆。在西歐各國，參觀畫展，不但要買入門券，有時甚至還要排隊哩。似乎，畫展活動，已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了。尤其是搞藝術工作者，更是非看不可的；這不但可以從別人的作品中觀摹學習，也可窺探他人的創作過程或表現方法，了解到藝術思潮的演變及趨勢。反觀本地畫展活動，畫家本身不但要掏荷包租場所，印請柬目錄，裱畫或裝置鏡框，到頭來，還是一陣陣的悲嘆暗傷。

畫展，買畫固然是實際上的經濟支持。但，更重要的却還是來自同道或觀眾的觀賞以及精神上的鼓勵。

這不但是女畫家的嘆息，相信也是每一位有藝術良知或正確藝術觀者的悲哀。

其實，恃才傲物，自以為是，若深藏於心，作為自己奮鬥與激發上進的推動力，那並非是一件壞事。但，若以狹隘的眼光及行動加以實際表現，甚至出之排擠扼殺或抗拒的話，則不啻是為自己的藝術前途挖了墳墓。

人在畫壇，身不由主！？

我這次的展出，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其實，幾次的畫展經驗，老早已告訴我，請柬對藝壇同道的功效是怎樣了。但，我還是照印，照寄了。為的無非是人言可畏及習慣之困囿牽制。

我是很想廢除一切我自己認為不太需要的展出“附帶條件”的，但朋友們却認為我不能太“自鳴清高”，“太絕”及“驚世駭俗”地一下子“斬除”一切。故此，我還是印、寄了好幾百張請柬。至終，仍然是陣陣的悲切、嘆息與暗傷。

這狹隘的偏見，無理性的自恃和“自愛”，畢竟已是根深蒂固、沿襲成規了。

幾時，到了幾時，才能扭轉、剷除這相沿成習的歪風？

四、畫展、新聞與感情

● ● ● ● ● ● ● ● ● ●

文化活動，不但表現了文藝思潮，也展現了時代精神，襯托出社會面貌。

文藝作品，不但直接或間接地再現歷史；同時，更進一步干預與推動着歷史。

也許，藝術作品向來便與時代社會密切地結合在一起，故公衆傳播機構歷來都把報導、介紹、推廣文藝活動視爲己任，縮短文藝作品與民衆之間的距離。

在西方社會裏，也許因其文化發達，日常社會新聞太多，加上版位所限，故對文化活動的報導，也就相對地削減；另一方面，也因人材濟濟，名家學者，大師巨匠，不乏其人，因此，除了一些具有地位或知名度較高的藝術家的活動會被重視報導之外，絕大部份的泛泛之輩與年青者，簡直無緣在報上亮相，這也是實況。因此，在西方社會，即使有真材實料的藝術家，若缺乏經濟背景的支持，一時也很難“出名”的。

反觀本地各有關公衆傳播媒介，別的不談，單以報紙來說，其對文藝工作者的熱忱鼓勵，便遠遠地跑在西方的前面。

因此，在本地出出名——不管是有料或無料，倒也不是一件很難之事的。

若再加上朋友感情的處理，鼓吹、推動、甚至渲染、誇張，則“一舉成名”，也並非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對報紙這般落力支持及報導，委實是該令人感激的；但，細想起來，却又有些問題。

我想，若一切報導，能基於事實及作品水準，排除個人的感情或意氣，當是無可厚非。若不，則將適得其反。這麼一來，不但因誇張渲染的報導而阻撓迷惑了作者，且誤導了廣大讀者。

最近，據說報館已對此釐訂下一定的報導次數及原則了。

這消息，是一位認識相當久而剛擢陞爲老總的朋友向我提起的。既是老總，又主持着報館報導的方針及原則，這當然是一件錯不了的事實。

據其透露，有關報導畫展的新聞，在展出前一個星期預告；加上開幕消息報導，這麼一來，多則三則，少也有二則。至於特寫，則因報章已有了藝術版，故予取消。——當然，上述條規，只限於一些泛泛之輩，並不包括大師巨匠，斐聲國際，名揚國內外的名家。

這公平的處理，一視同仁的安排，本是一件很令人尊敬的事。何況，老總的“旨意”，也必然真誠無訛。

可是，不知是“上情不能下達（或不克）”呢？還是“下情不能上達（或稟告）”？在此話之後，除了我的展出消息被限制在條規內處理之外，却也有大半“橫越犯規”了。不但超越了報導的時間及次數的規定，更“突破”了特寫的“禁區”。這不知是老總有意忽略呢？還是“明知故犯”，自己

釐訂條規而違反條規？抑或是屬下執行的疏忽或感情用事？否則，便是別有新猷刻意安排的了。

對這理論上公平，而實際上之不公平，我想，並不是一件好事。但，我個人依然很感激這位老總向來對我的關心及厚愛的，——尤其是這次把我作爲其條規的實踐對象。

五、傳統，創作與社會

● ● ● ● ● ● ● ●

這次展出，有許多朋友或觀衆向我提出口頭上的意見，說出他們的觀感。諸如太反傳統，不專攻一家一派之長，却刻意摸索自己風格，太理想化及重視思想性，太強調現實氣氛，以及把個人的思想以雜文式的句子落款於畫面，以致破壞了傳統畫面的“格”。甚至認爲我這種“闖”法，是藝術創作上的“偏格”。

當然，也有些人認爲作品比較創新，有膽魄突破傳統的框框，而自我發揮表現。更把思想與畫面的事物互相結合流露，或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及社會性。總之，對上述這些見仁見智的評語，我是很感激的。

但，我却時常這麼想：傳統，或是某家某派的風格，只不過作爲學習磨練的基礎，絕不能一成不變照抄臨摹。因此，我是刻意在探索尋找出一條屬於自己所應跑的道路來的。我又想，創作不但要有根本的基礎，同時也必需兼顧到時代精神及其社會功能。否則，這創作，勢將失却其時代的代表性，喪失其社會價值的。

也許，向來我較側重於內涵的灌注，太強調畫面的思想性存在，或是作品的傳播功效，故一切作品可說都是在“意在筆先”的駕馭及指示下創作的。

可恨的是我深感到自己到目前爲止，依然“手不應心，畫不達意”。故時常不能把個人的看法想法，以更直接及簡練的技巧，神采具備的具體形象，表現出主題內容。這倒是一件耿耿於懷，深感痛心疾首的事。

我又想，藝術作品，不但要干預生活，且必需激發歷史潮流，溝通不同社會地位及思想，使之互相了解，代爲傳情達意，反映實際環境，並進一步地達致督促推進社會的功效。但，可憾的我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故只能退一步處理，改以環境氣氛作爲中心主題。這麼一來，也只能向觀衆交代了生活或工作環境吧了，却不能以人物形象及其精神面貌作更直接地傳達。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而並非反傳統或創新之舉，規格或落款之爭。

1.5.1980 草稿於意大利

9.6.1980 完稿於新加坡

文鳴

批評與地位

一個人的言行出現偏激或錯誤時，往往是需要經過許多的教訓之後才能察覺而領悟到的。倘若在初時，有人能指出其謬誤之所在，則對個人來說，能使其警戒而免於陷入重蹈覆轍的苦痛；對整個社會來說，將能阻止一些災禍的發生，因個人的錯誤言行有時會貽害到大眾的利益。

同樣的，一部文學作品有時也難免會存在着某些缺點，譬如內容思想的不夠深刻、人物形象的塑造還不完整、語言文字的欠缺精練、某些生活的描寫與現實有出入，等等。倘若有人為文指出，這除了能引起該作者的關注或在往後的創作中加以克服外，也能提高其他作者的創作技能和讀者的鑑賞力，從而促進了文學的繁榮昌盛。

從以上所舉的事例，可以窺探到批評的重要性。它對於社會的其他方面，如經濟、科學、哲學等，也同樣都有推進的作用。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可不是那麼願意接受批評的。因為要接受人家的批評，首先就得放下自己的架子或地位去聽從人家的意見，其次要糾正錯誤就需要通過實踐，這些對個人來說都是一件困難或苦痛的事。當然，也不是人人都拒批評於千里之外的。社會上倒反而有這樣的一種趨向，那就是人們往往要視批評是出自於哪一個人的口中，也即是說如果批評者有社會地位，或者有權勢、有名堂，那麼儘管有時對方只是在胡扯或提出「叫人走進死胡同」的謬見，人們還是會唯諾聽從的。倘若批評者是同輩，或者社會地位低賤卑微，那麼儘管提出的是正確誠懇的管見，都會被當着耳邊風的，或者棄如敝屣，不屑一顧的。

就以在社會上來說，一個沒有地位、權勢和名堂的人，任由你磨破嘴皮指出前面的生活道路上有「火坑」、有「陷阱」，但聽者不論是男女老少，仍然我行我素，照「踏」勿誤；

或者指出某人是江湖醫生、是騙子，應當加以提防，但因你沒有一個醫生的招牌或個人的銜頭，聽者反而會說你是因生嫉而攻訐人家。同樣的，在一個家庭裏，儘管你排行第一，要是沒有社會地位，又沒有點錢財，任由你去規勸幼輩勿與流氓地痞為伍、幹不法勾當，他們除了充耳不聞外，有時還會與你爭個臉紅脖子粗、六親不認。可是，一個上流人士在豪宴上大談儉約節食的方法以應付物價高漲，在座的人雖有覺得場面不適，但還是拍掌稱讚；或者一個有名頭的人提出悖離或逃避現實的主張，聽者不管將來是否會碰壁，却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付諸於實行。至於文藝界，因默默無聞的作者指出某作品的瑕疵，而引起該作者的不滿甚至暴跳如雷，是常有的現象。

正當的批評原本就難於為人們所接受，現在地位又與它攀上關係，那就更是難上加難了。不過，一個人要是杜絕正確的批評，這只能造成他本人的損失或落後而已。但是，要一手遮天，壓制別人的批評，那也只能暫時得逞而已，因為時間的長河還是要把他的悖謬言行暴露出來，還他本來的面目的。

可以這麼說，人們雖擁有霸道之氣的權利，但批評之聲却不賣它的賬！

一九八〇年五月

大益參茸藥行
CHOP TYF AH

經營中國藥材、成藥、
藥酒、西藥。

門市部：

新加坡珍珠坊底層115-116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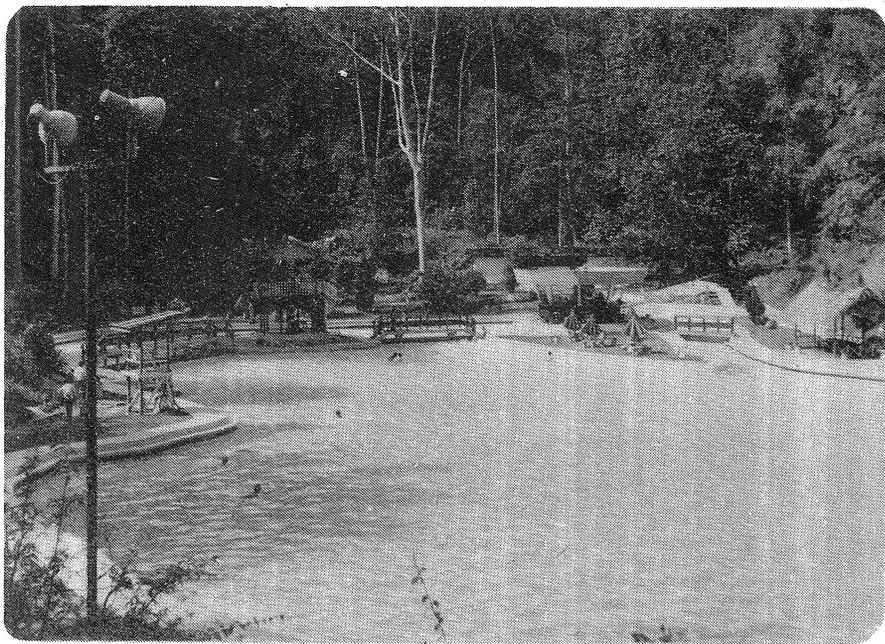
115-116, GROUND FLOOR, PEOPLE'S PARK COMPLEX, SINGAPORE, S.

電話 TEL: 912597 · 431971

營業時間：

上午十時十五分至下午九時四十五分
10.15 a.m. to 9.45 p.m.

春 旅 散 記



(↑高原上的大泳池 · 林峰摄)

· 游 燕 ·

趁着农历春节之便，我们几个游子，又整装越过长堤北上了。一来为探友，二则为观光。

溢满热情的友谊



过了新山关口，我们要「歇脚」的第一站，是在古莱——友人小秋的家。

由于车程颇顺利（只除了关口办手续的那段耽搁），比我们跟小秋预约的时间，早了最少整个钟头。一行人乃议决：「按图索骥」，根据明君所抄下的地址与了解到的路线概况摸索，准备自己寻上门去，给小秋来个意料不到的惊喜。

我们下车的地点，刚好是古莱的坡头（联邦的人一般称「市区」或「市镇」为「坡头」）。这一带住家，多为锌顶板屋，惟外观并不简陋，且都有依次排列的门牌号码，大概不难找吧！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几个「臭皮匠」，终于准确不误地站在小秋的家门前了。

“姑姑，有人来找妳啦！”一个活泼的小女孩

，蹦跳着喊进了屋里去。

“欸！怎么是你们？”主人小秋，当真是惊诧中充满欣喜的从屋内迎了出来。

“怎么不是我们呢？”我故作神秘地调侃道：“想不到吧？”

“的确没想到。起初家人唤我时，还以为是古莱这边的朋友咧！”小秋一面引领我们入屋里坐，一面又继续说：“你们好厉害哦！才第一趟来，就能这么快自己找上门。”

“几个「臭皮匠」嘛！——”我摸了摸下巴说

结果，引得大家一齐乐开怀啦！

笑停后，明君才正色地提醒主人：

“妳不是留下过住址给我么？”

“是呵！可我没料到你们真能找着，而且又那么早就到。”主人似含歉意地笑着说。

“一路顺风嘛！”我解颐地接了她的话。

“拿，小秋！这些给你，祝你——”明君代表我们送上了几粒红柑。

“新年进步！”我们几个紧接着齐诵道。

“进步，进步！大家进步。”小秋喜开嘴，还礼道。

“哦，对了。你们大概都还没吃吧！”
时间已过晌午，尚幸主人并未稍忘这「人生要事」。

我们却互相交换了眼色，言不由衷地同声「唔」。

“别客气，我们不饿。妳也坐一会儿。……”

正说着，小秋的侄女已从厨房内端出了汽水、蛋糕等，“叔叔，阿姨”地招待了起来。

小秋也跟着一阵忙。忙着介绍她的家人给我们认识；忙着劝喝水、吃点心；忙着进厨房去准备另一顿中餐（她们自己刚吃过了）；还要忙着与我们攀谈。而我们这些标准「客人」呢，竟都「客客气气」的端坐在椅上，没有一个提到该去帮点什么。

再瞧小秋，为怕我们等吃等久了会不耐烦，就去开了电视机，让我们跟其家人共乐共赏；然后又替我们打井水，安排冲凉事宜。（或许她以为：我们这些都市里长大的「市龟」，没打过井水咧！）

这一下，我们仿佛都热乎了起来。此热，固因大晴日里赶过不短的车程，又走过一段路，但均远比不上主人热情款待的“热”。此热，热得我们的椅子再也坐不稳，都自己去动手学打井水冲凉了。

下午，小秋在士乃的密友——阿莲，也是我们相熟的朋友，与她那刚新婚不久的夫婿，竟那么巧的亦相携到小秋的家来。

荷，这回更热闹啦！……

当小秋把我们欲探布莱山（G. Putai）的想法，转告阿莲时，她与夫婿立即爽朗地允诺带路。

哈，合该我们的运气佳！阿莲的夫婿恰好驾来了一辆载胶水的 van——象是专为吾等而备者。

于是乎，小秋也陪着我们，乘上这挤挤一厢，满载着「热情」的友谊车，向布莱山拔驰而去了。

布莱山的瀑布

●●●●●

抵达布莱山山脚时，已近黄昏矣。

沿着铺向峰顶的柏油路上进，但见不少倦归的「游燕」，正从斜坡上步行而下。

莲的夫婿——阿光，是个小胶园主。平日自己割胶，跑惯了山路，也上过布莱山。据他反映，往山顶的路很陡，只有吉普车在川行，他的车怕爬不上；加之天色将晚，吉普车已停载，遂提议：载我们至半山腰观赏瀑布。这虽是近乎无可奈何的扫兴，然则，「没有鱼，虾也好」！

布莱山的小瀑布，不论在气派、流势等方面，均难比哥达丁宜（Kota Tinggit）瀑布，不过，它

那两股白丝缎似的清流，从半山上迂回下泻时，却也予人另一番纤柔沁凉之感。只可惜我们都未带泳装，否则，立在瀑下任其轻按细摩的，该有多惬意。

说起布莱山，倒也算得是座宝山。在山麓和山腰处，是顷接一顷的橡林、椰芭、油棕园，青葱绿油的就仿如围裙般，环绕着布莱山；还有附近傍山一带翠波翻涌的梨黄，使它成了柔南偏西范围的重要经济作物区。而山上的两座蓄水池及其滤水厂，则更是星加坡二百多万人口的「命泉」。者番无缘亲览，诚属一憾也。

由于时间不多，我们匆促地拍了几张照片留念后，就乘着阿光的原车返古莱。

「时光老人」似乎特别「恩宠」我们。一回到古莱，竟然有日蚀可观。对于这难得之天文景观，我们原亦不十分注意，多亏当地村民的热心点醒。但我们几个，都只敢框着手指当望筒，稍瞥了那么一下子。当时，日蚀刚开始不久，仅在日光圈旁缺出个小弧形而已。也幸好我们都只那么一瞥，否则后果倒是不可乐观。

因据事后新闻获悉，有些地方的好奇者，在未戴遮阳镜而观赏了约三几分钟的日蚀后，眼睛竟看出了毛病来（包括一名医生的只眼睛掉）。

入晚，于盛情难却之境况下，我们又被载往阿光的家（亦即莲的婆家）去「热一热」了。

这阿光也属另一位「热」型人物。他临约而行的陪我们逛了好半天（牺牲了午睡时间）；又请我们到家吃了顿晚餐；到末了，尚载我们至古莱火车站，让我们能及时买到直上吉隆坡的十点车票，并联同小秋、阿莲伴着我们，直迄火车抵站，上、下搭客后再开走为止。

进马来西亚漫游了好些年，这可是头一遭：有人陪送我们的火车。（以前，我们都是抱着：自己闯世界之「雄心壮志」，当然唯有自个儿送自个儿的份儿。）所以，临到要分手时，彼此都一一热烈地重握友谊的手，带着依依的心说：“珍重，再见！”

美马高原，美吗？

●●●●●

火车抵达吉隆坡站时，已是凌晨将近六点钟了

踩着街灯的灰影，到旧巴士车中心的咖啡摊去，简单的安抚一下快要发脾气的「胃老爷」后，为了争取时间，也顾不了火车上一夜没好睡的劳顿，立即又张惶于上美马高原的巴士车事宜了。

美马高原 (Mimaland) 与云顶高原 (Genting Highland), 虽辟筑在 (由 K.L. 出发) 几乎相同路线的附近两座山峰上, 然而不知怎的, 人们知道云顶的远胜于美马, 往游云顶的也较多。

其实, 我们亦曾上过云顶高原。它那些天然的冷云迷雾、半空缆车、人工湖等, 确有一定的吸引力, 惟更多数人却「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们是为了进那奢华的大赌场去「博览博览」而上该高原的。

美马高原所欠缺的, 除上述的一些条件外, 气候热、入门收费、食宿费高昂……等等, 该也是「原内冷落车马稀」的因素。兴许也因此, 有许多半独立式的客房和湖心的浮脚吃风楼, 均在拆卸中。不过, 那片分为两截的湖, 依然不失它的一番美。湖上, 正有只遥控的机器小艇, 发出嘎嘎嘎的尖响, 在跟那些人划的游艇共浮泛, 引来了围观的人群。

离湖不远处的斜坡旁, 有个建于山坳的大泳池。从进门处的斜坡上俯瞰, 泳池筑得极别致, 大而且有艺术美。泳池的背景是片绿林作衬托, 两边有山坡环抱, 形成天然的栏栅, 单剩一边 (即进口处) 有梯级可上下。泳池分大小两段, 大的较深; 而一些小桥、饮料室、凉亭与人工浅滩, 就建在池中间, 颇具「欺造化」之匠心。进口处还设有出租泳衣、裤和救生圈等用品之摊位。但一了解租费, 加上进泳池的收费, 至少要半张以上的红「元首头象」(马币) 哩。

从泳池旁的斜坡再上溯, 尚有花园与跑马坡。花园内那间小饮冰室, 除开我们光顾过几支汽水 (售价高于市面一倍多), 坐了约半小时, 竟未见其他顾客驾幸——简直是「门庭清幽可赏花」。

听说在另一边山头, 还有个瀑布。可惜她们几个女将均已显露疲态, 加之近午的高原烈阳, 惟有临时取消这项参观。

于归途中, 我问亚银:

“你说, 跟云顶高原比, 美马高原美吗?”

亚银略加思考后, 便答:

“有些方面, 从另一种角度看, 它有自己的美。”

我颌首表示了同感:

“唔。如果说云顶之美是冶艳的, 那么, 美马之美该是清丽的。”

马来西亚的人情味



在马来西亚旅游了这些年, 我有个经验: 只要肯开尊口, 又多少懂点当地语言 (或方言), 是不

会有迷路或不知何往之虞的。

“路就在你的咀边。”忘了是哪位朋友说过的一句话。这话颇「灵验」, 亦令我感受极深。

就拿这趟重游吉隆坡为例。

吉隆坡, 我到过两三趟了。然而, 每趟不是由于匆匆途经, 歇脚后续程他往, 就是鉴于旅程安排的关系, 致错过了几许可游之地; 如: 淡江动物园 (内附水族馆)、Medeka 体育场、湖滨公园纪念碑 (园内的博物院倒是去过)……等等。基此, 者番重莅都门, 诸友们决计非偿夙愿不可。

惟因一时匆促, 均未携地图在身, 只好再次「把路儿挂在咀边」——到处问人。

结果, 一路上不管问到马来族或华族同胞, 都是和善、诚意地为我们指点迷津。

比方要上美马高原, 却不知其巴士车头在哪儿? 问路人时, 他 (她) 们都耐心、详细地说明路子该怎么走, 车子应怎么搭。

有一次, 我们因路名记不牢, 巴士车的来回车牌又看不懂, 以致上错了车。但那小巴士的马来司机和剪票员, 并没赶我们下车 (或许只差一二个站的关系), 而是不收费的把我们载回车头, 还替我们指引该搭的车。

另有二位中年华族巴士司机与剪票员亦极热情。非但告诉了我们路途, 且当我们半路拐错了弯 (而他们的巴士又恰好开出) 被无意间发现时, 尚特地放慢车速, 叫住我们兜回正确的方向。

在湖滨公园找无名英雄纪念碑时, 同样问到一位好心人——象是知识分子, 还带了家人出来玩。他为怕我们摸不准路, 竟驾车追上来指示一番。我想: 以他的那股热劲, 若非车上已载了家人, 或者我们的人数少些, 兴许还能搭他的顺风车。(原来他们也去看纪念碑, 后来我们又碰面哩。)

不过最令人难忘的, 应数那位从麻坡下峇都巴哈 (Batu Pahat) 的巴士售票员。

这位售票员大约卅余岁, 中等身材, 能操多种语言, 对搭客是既照顾又关心。当他无意间知道了, 我们已搭不到直透星加坡的长途快车, 而将高唱《今天不回家》后, 即凭其经验, 劝我们挤一挤他那辆就要南下的巴士, 先到 B.P. 再设法转车。于无计可施之下, 我等唯有从命。好在真如他所说的, 沿途都有许多短站的搭客下车 (而上车的却不多), 慢慢的他还替我们一个、两个地弄到了座位 (因见我等身背手提的), 并跟我们象熟朋友般谈了起来。

但若他只照顾我们这批「外地」人, 倒也没啥特别值得赞赏。对于当地人, 不分种族、老幼, 他

都是那么真诚谦耐的让他(她)们上、下车,绝不催赶;遇有劳动妇女携重物者,还帮她们提拎,并且安置座位给她们。……………

总之,这位售票员表现了极佳的服务态度,予人十分亲切热呼的感受。

总之,长堤彼岸的人情味,在本地是难有的,至少是逐渐在消失中。下面即为许多例子里的一个。

那是在返星后的第二天,我与明君准备搭巴士往锦茂园访友。由于明君一时记错了车号而在不同街道上错了巴士。结果,当我一说出要去的地点而



(↑布莱山瀑布)

问票价时,剪票员立即炭着脸,瓮着声道:

“喂!你是会不会咧?这巴士哪里有去?”

我按住性子想顺便问他:

“那么请问,要到什么地方搭才有?”

谁料对方更以鄙夷之口吻反诘我:

“什么地方才有啊?”

然后,我们就被迫在下一个站落车。

说实在的,我决不喜滥「长他人志气」,无奈将事实比事实,结果居然如斯,夫复何言?

麻坡河速写

●●●●●

麻坡(Muar),是柔佛州第二大市。昔有「美妃之港」的昵称。旧原属马六甲州辖下,后划归柔佛州境内。而「美妃之港」的得名,系1884年(柔)苏丹阿布巴卡(Abu Bakar)偕妃亲莅麻坡主持典礼所由来。

麻坡是以麻河(或叫:麻坡河)而闻名。但早在1511年左右,麻坡属的巴莪(Pagoh),即曾是历史上马六甲废王——苏丹马末,与葡萄牙殖民军浴血抗争过的古城场。其后的1942年,麻坡更一度成为半岛西南部的抗日圣地。

麻河发源自奥菲尔山(Mt. Ophir),俗称:金山(另说其源头远自彭亨境内),朝西蜿蜒流入马六甲海峡,越向河口流速越急。Muar,巫文就是「河口」的意思。它那宽畅的入海河面,气魄非凡,尤其涨潮时那种奔腾翻涌的流势,纵无「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神奇,却有「奔流到海不复还」、「浪淘尽千古风流」的豪脱、俊逸。

几乎所有自北南下的公路车辆,都须通过麻河上的一座大桥,始克进入麻坡市区。而这座大桥,刚好就建在麻河入海最宽阔的河口处。

这桥配上这河,可也予人以「一桥雄踞南北」,两岸成「坦途」的诗境,若再将远处的巍峨金山当作背景,岂不就是一幅宏伟瑰丽之山水画?可惜的是,我没那样一支彩笔。尚幸烈芬眼明手快,让她的摄影机「快门」留下了那一闪间的画景,算是聊堪自慰。

受华文教育的印籍少年

●●●●●

从阿依淡搭巴士抵新山时,天已昏暗入晚了。

巴士车在离阿依淡不远的某处小镇的一间××(公立)学校旁,稍停了片刻,随着另些搭客最后上车的,是一华一印二少年。华族少年似较大些,印族少年则约在十二、三岁左右。

车开行后,两人还在商议着买票的事。起初,我并不留意,以为他们在讲英语。然而渐渐的,却听出了几句发音相当准确的华语,再仔细一瞧,哟,还居然是出自那印籍少年之口呢!

不久,恰好有人起座下车。而那么巧的,二少年竟坐在了我的前座。良机不可失啊!

“喂,少年人,你们会讲华语?”我带着冒昧而惊奇的语气试探着。

“哎,是的!”

两位正在欢谈的少年倒蛮大方的,微笑着同时转过脸来,跟我交起朋友来啦!不过,我的兴趣主要在那位印籍少年。

“真不错！你是从哪儿学来的？”我把矛头集中对准他。

“诺，就是刚才我们上车的路旁那间华校。”对方不慌不忙的回答，显得那么流利、健谈，一点也没有同龄少年那种畏缩隐情之态。

“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么晚了，还上哪儿去？”我毫不放松的接下去。

“我叫 Siva Samy，我要到古莱去。”西瓦撒米应了一句后，瞟了瞟他的华籍同伴。

“是我约他到我家去玩玩。”华籍少年却比西瓦撒米羞涩、憨直了许多，且语音也没他的准。

“你现在读几年级了？”我先问西瓦撒米，然后指指他的同伴，“他是你的同班吗？”

“不，他比我早一年毕业，已经在做工了。我去年小六刚读完，在等会考成绩公布。”

过后，我又打铁趁热的向他了解了一些家庭情况，结果令我惊叹不已。

原来，他上面除一兄念完英校，出外谋职，其下尚有一弟、一妹亦受华教。由于家境贫寒，他下午进学校之前，还得起个大早，跟着父母去胶园帮割胶，直到 11:00a.m 左右才回家，为弟妹和自己准备上学的事宜。确不愧是个勤勉伶俐的小当家，难怪他待人接物那么「老练」。他在家与双亲、兄长讲的是淡米尔语，但跟同学或华族朋友交往，用的却是颇地道的华语。……………

可惜，两名少年不久后即抵站下车，无法再深谈下去。但据他先前的反映，他们村里，还有不少同籍的家长，亦就近把子女送进了华校。我私忖，作为沟通各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促进民族间的友善和睦，这些家长们的抉择是可敬可佩的；而那位不俗的西瓦撒米，勿论其日后之进展如何，将永远嵌印在我记忆的录影匣里了。

一九八〇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修完



《搜書院》里的谢老师

征埃

剛剛看過中國廣東粵劇團在舞台上演出的《搜書院》，不想很快又有機會欣賞到電影的《搜書院》。小時候在鄰居那裏彷彿看過《搜書院》的連環圖，對於“搜書院”三個字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這次從舞台上和電影上仔細地了解《搜書院》的故事，更對分別由黃志明與馬師曾飾演的書院掌教謝實老師，油然而生敬！

謝實老師既不像諸葛孔明一樣憂心忡忡（雖然他在迎接鎮台時手上也拿一把羽扇），也不像包拯海瑞一樣扳起“鐵面”（雖然他在訊問張逸民時是一派嚴肅），他有他自己的風格。而這風

格，恐怕是阿Q時代或阿Q雖死而未僵的時代所最珍貴的風格。他的風趣，使人感受到“春華”，就像在寒凝大地、一片肅殺裏予人以生機。他的堅定、剛正、機智、視權貴如糞土的做法，使到邪惡的勢力不攻自敗。

謝老師滿腔熱情，“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但他調侃地說自己有三不曉：一不曉阿諛諂媚，二不曉顛倒是非，三不曉傷天害理。他悲憤吏惡官貪，所謂“刑清政簡再難見”，他自甘清茶淡飯，要留正氣在人間。那麼，他是不是那種故作驚訝狀，勸乞丐吃珍饈以療饑的讀書輩，口

惠而實不至呢？不，他既不是華威先生，也不是東郭先生，更不是徒嗟吁、打打官腔者流。他語帶雙關、輕鬆地打發轎夫回書院，他說自己“骨頭尚硬，步履還輕”。他聽到丫環翠蓮的哭泣聲，就敏感地指出：“非因風弄竹，不是雨淋鈴。民間多疾苦，四野有悲聲！”

好一位謝老師！

若不是他，置身封建壓力下的張逸民與小翠蓮，恐怕難脫牢籠，難效鷗飛了。這樣的老師，雪中送炭，愛憎分明。這樣的老師，剛正不阿，義薄雲天。這樣的老師，理直氣壯，形象高大。

看了《搜書院》，遇到謝老師，我不禁想起了教過我的幾位好老師。他們，也與謝實一樣，浩氣凜然，仗義執言。我受過感染，而且不淺。也因此，在舌耕生涯中，對景難排之際，竟不免心潮澎湃、萬感齊集。有幾次，我在課堂上潛潛地掉下行行清淚！

（1980·5·1）

戴金發建築工程 金裕發貿易公司

承包室內裝飾、磨石工程、鐵窗等。

地址: G62 Golden Tower, Beach Road, Singapore 7.
 电话: (白天) 2926893 2943163
 (晚上 7.30 后) 2840137



鄉土雙月刊創刊誌慶

一紙风行

李凌鋒 祝賀
 Peter Lee

高得利有限公司
KOTALE FURNISHINGS PTE LTD

Room 104, 1st Floor, Golden Mile Tower,
 Beach Road, Singapore 0719.

Tel: 2585718, 2924476

CABLE: "KOTATLEGEN"

叶下珠	中医为什么是科学的？	杏林寄簡
-----	-------------------	------

××：

那天你突然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中醫為甚麼是科學的？不禁使我大吃一驚！一路來，對中醫的科學性提出懷疑的幾乎都是西醫，或受西洋文化影響較深的高級知識份子；現在由一個來自華文教育源流，而且在中醫學院讀了二年多的中醫課程的人提出這樣的疑問，豈不是令人驚奇而且也值得深思的嗎？

中醫科學嗎？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有一批受現代醫學的薰陶和影響較深的中國醫生（師），如余雲岫、譚次仲、時逸人諸人，就根本否定了中醫的科學性，他們不斷高嚷要使「中醫科學化」；譚次仲改業西醫後，寫過「醫學革命論戰」與「醫理淺釋」等書，說甚麼「方之陰陽五行之法，標本氣化之說，開闢轉樞六經傳變之言，支干八卦司天在泉之論，純屬太古架室哲理之遺留，極違科學自然實驗之規律」，因此提出「中醫不能消滅，不在一切事實面前，而在中醫本身之藥物有效，故必取其有效之藥物，加以科學實驗以證明其真理，確定其效途，更提取精華以施於用，庶幾西醫之缺憾日完，藥物日備，即中醫之勢力日消，範圍日狹，而併合之矣。」這是繼余雲岫一九二九年提出

「廢止舊醫」的提議因全國中醫界聲勢浩大的抗議和反對聲中不得不取消後，從另一個角度來改造和消滅中醫的辦法和方案，即是「廢醫存藥」。時逸人寫過「時氏病理學」一書，也是企圖用現代醫學的理論來代替中醫的傳統理論，因而夾纏不清，出現不少牽強附會，無法自圓其說的觀點和看法。真是無獨有偶，十年前，香港出版的「明報月刊」上，有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姓譚的醫學博士，又提出了相似的論調，一口咬定「中醫是巫醫」，他說：「由於一般中國人的無知，中醫才能殘存下來。」「有人說中醫要科學化起來，則可以發揚中醫術云云。到了中醫科學化的那一天，就是中醫自這個世界絕跡的一天，因為中醫一旦科學化，就成為近代醫學了。……醫學無分中外，只有現代醫學與巫醫之別而已。因此，一用科學來處理中醫，中醫就自自然然成為現代醫學的了，那時候如果仍想用中醫來治療病人，簡直毫無可能。」七十年代的這位譚博士同三十年代的那位譚次仲先生簡直是在演雙簧，一唱一和，維妙維肖！世間事竟有那樣的巧合，有時突在難以令人置信。

從這些認為中醫不科學的人的言論中，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他們對中醫的基礎理論，諸如陰陽五行、四診八綱、氣化原理等學說，是完全持否定態度的；這些人欣賞的只是中醫的若干治療經驗，和部份中藥的實用價值而已。殊不知中醫的基礎理論來源於醫療實踐，是臨床實踐經驗的總結而又反轉過來指導實踐的。中藥則是中醫理法方藥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在基礎理論指導下才能發揮充份作用的。倘若將中醫基礎理論同中藥硬生生地分裂出來，說中醫的許多理論是不科學的，而部份中藥却還有保存和研究價值，這不是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了嗎？中醫是世界兩大醫學源流之一，中醫基礎理論同醫療實踐以來就是統一的，你否定了中醫基礎理論就是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醫，也即否定了世界上除了現代醫學之外還有另一個醫學源流。顯而易見，那些主張「廢醫存藥」的先生們，口口聲聲說什麼使中醫科學化，最終是都不免要走進死胡同去的。

科學是關於自然，社會、歷史的規律性的認識。科學來源於人們的實踐經驗，是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分析，從而將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將經驗昇華為理論，因而得出了對某一事物規律性的認識。科學的巨大意義在於有實踐價值，它能指導實踐從而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提高其科學性。中醫是一門實用科學，它的基礎理論來源中華民族豐富的臨床實踐，從而又能具體地指導臨

床實踐。因此中醫的科學性是不容懷疑的。香港的一位西醫黃建城醫生，在一九七〇年的「明報月刊」上寫了一篇題為「平心論中醫」的文章，儘管若干觀點還不免有機械和混亂的地方，但在論到中醫「輝煌的過去」時，却發出了由衷的贊嘆。他說：「在春秋戰國時代，已有對水腫的鑑別診斷，晉代葛洪已會利用尿性質藥物及腹腔穿刺術來治療腹水，並已認識到戒鹽的重要性。歐洲至中世紀才用海產品治療缺碘性甲狀腺腫，而我國醫生却自唐朝以來已會將富碘質動植物製為丸散使用。」「這些成就是偶然的，是瞎貓抓到盲老鼠，碰巧而得的呢？還是基於仔細觀察及思考而得的呢？」黃醫生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很能發人深省的。葛洪是一個提倡煉丹朮的道士，在距今一千多年前葛洪寫的書，其科學性在一千多年後才被人們充份認識；漢代的張仲景寫的「傷寒論」提出三陽三陰六經傳變的治療規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加拿大的學者塞里(Hans Selye)氏的應激學說，也提出同張仲景相似的傳變規律。這些都不能說是鬼使神差的巧合，只能一再證明：來源於豐富的醫療實踐經驗的中醫理論，都有其科學性，現代科學的發展將逐步認識其規律性。為了說明問題，我想再舉一兩個實際的例子如下：

常山是一種中藥，「神農本草經」記載：「主傷寒寒熱，溫瘧，胸中痰結吐逆。」這是由臨床經驗，而最初顯然是由人嘗試出來的，不斷積累知識後，因而才能總結出如上的治療規律。此後的本草書，由於治療經驗的不斷豐富，記載也就愈益精確。明朝的「醫學入門」寫道：「治瘧母及腹中積聚，邪氣痞結堅癥。」到了近代，經過藥理試驗後，知道常山含常山鹼，根含生物鹼總量約0.1%，有抗瘧作用，葉為根的5倍，常山鹼的抗瘧效價約為奎寧的26倍。此外還有抗阿米巴原蟲的作用。用動物試驗還有降低血壓及收縮子宮作用。（均見「中藥大詞典」）由此可以看得出：早在一千多年前，人們從臨床實踐中已經知道常山有截瘧的作用，而現在藥理實驗證明了本草書的記載是符合事實的客觀規律，固而也是科學的。

然而，這只是對單味藥而言，中醫治病常常不以單味藥為滿足，而是選擇幾味輕重不同的藥物配伍組成方劑以治病。例如二陳湯是由茯苓、陳皮、半夏、甘草四味藥組成的，四味藥物的協同作用使二陳湯具有燥濕、化痰、理氣和中的作用。可以推想得到：中醫治病首先是由單味藥開始的，此後臨床實踐證明了單味藥不能完滿地解決人體複雜的疾病，因而才逐漸由單味藥演化成多味藥，從而組成

了嚴密的方劑。迄今中醫方劑里仍有由單味藥演化成複雜方劑的痕跡，如單用人參稱為獨參湯，由黃柏、蒼朮兩味藥組成二妙散；由黃蓮、吳茱萸兩味藥組成左金丸；由茵陳、大黃、梔子三味藥組成茵陳蒿湯等，都是比較顯著的例子。由幾味藥物組成方劑後，個別藥物除了可能發揮原來的作用外，還可能發揮同自己原來的作用並不相同的作用，稱為「反佐」。因此，一張方雖然由不同的藥物組成，它的主治作用却又是十分明確的。補中益氣湯來源於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所著的「脾胃論」，由黃芪、人參、白朮、炙甘草、當歸、陳皮、升麻、柴胡八味藥組成，具有益氣升陽、調補脾胃的作用，常用於脾胃氣虛、中氣下陷、子宮下垂、脫肛、畏寒等一系列中醫認為中氣不足的症狀；根據天津中醫學院等藥理研究報導：補中益氣湯對動物子宮及其周圍組織有選擇性興奮作用，使其收縮能力增強；對小腸的作用較為複雜，當腸蠕動亢進時，呈抑制作用；當腸蠕動減退時，則是興奮作用。並證明這些作用當方中除去升麻、柴胡時則見減弱，且不持久，而單用升麻、柴胡則又毫無作用。（見江蘇新醫學院編的「中醫學」）這樣的試驗說明了：一、補中益氣湯的主治作用是符合中醫分析的病情的，其主治作用同科學試驗基本吻合。二、組成方劑的個別藥物只有在其他藥物的協同作用下，才發揮了原方的主治作用。三、只重視中醫的個別藥物，而抹煞中醫理論與方劑組成的意義是不對的，企圖主觀地使「中醫科學化」的願望必然要落空。這是因為，經過臨床實踐的不斷檢驗和不斷提高了的中醫方劑學，具有嚴密的組方規律，因而也是科學的。科學能經受實踐的再檢驗，當然不容被抹煞。

科學，如果只停留在試驗室里，而不用於或不能用於實踐，這樣的所謂「科學」，又有什麼意義呢？中醫學來源於實踐，而又不斷經受實踐的檢驗，有人却認為它不科學，豈不是十分滑稽的事嗎？當然，中醫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從理論到診斷到用藥，都絕少同近代自然科學結合，也絕少使用近代儀器，這是它相對不足的地方。為了補救這一方面的缺陷，中醫發源地同日本的漢醫，對中藥和方劑做了大量的化驗和試驗工作，並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中藥大辭典」初步總結了中藥化驗的成果，日本的漢醫通常也是現代醫學的博士，他們對方劑的臨床試驗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日本是除中醫發源地以外在這方面取得較大成就的國度。倘若中醫真的不科學，這些人豈不是天下第一大傻瓜嗎？海外也在大量開設中醫學院，豈不是也使人難以理解嗎？

當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中醫在辨病上，在對疾病確實的損害點和損害程度上，由於缺乏科學儀器和化驗的幫助，其認識往往不夠精確和完整，亟需現代醫學知識和儀器、化驗的幫助。因此，中西醫結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從中西醫結合的臨床實踐與理論研究中，將出現一種嶄新的醫學體系，在人類衛生保健事業中作出更大的貢獻！

話拉扯得太遠了，還是讓我們回到實際問題來吧！像你那樣在此地的中醫學院讀了兩年多的青年，為什麼對中醫的科學性也會產生懷疑呢？我以為

原因大抵只有兩個：其一、你的哲學基礎太差，或者根本就沒有涉獵過哲學書籍，因而不能接受陰陽五行之類中醫傳統理論，因為不理解乃產生相抵觸的情緒，認為它是不合科學的玄學。實際上，陰陽五行反映了古代朴素的唯物論思想通過豐富的臨床實踐後，它認識現實和反映現實的準確性是相當高的，雖然它還不可能同近代科學觀點完全吻合。因此，我建議你不妨在這方面補一點課，也不妨讀一點中國古代思想史之類書，以進一步幫助你理解中醫基礎理論。其二、恐怕還同你讀結合內科與現代

散文 二 章

丘文華

林 明 的 霧

林明，這個以華人開拓者的名字為地名的世界最大地下錫礦場，在我還沒去過時，我嚮往它，在我去過之後，我忘懷不了它。那象一巨人屹立在雲端的山巒，那細又長的河水，那永不停歇地發出象古箏音響的淙淙的山泉，那嘩啦啦鬧個不停的山間瀑布……哪一處不是詩，哪一處沒有歌？

還有那團團的濃霧，我忘懷不了那籠罩林明的濃霧……。

今夜，悶熱得令人感到呼吸困難的夜，窗外沒有一絲風，我在南方小島的小屋里，望着黑沉沉的夜空，想起了林明，想起了那濃得像千萬重灰藍的紗帳的霧。

霧，在長堤彼岸是隨處可見的，然而，林明的霧似乎格外多，格外濃，尤其是在凌晨，當太陽還沒有把它的溫暖灑進這山谷時，霧分外的濃，分外的重。

霧，徘徊在河面上，籠罩着群山，人們只

覺得眼前一片迷茫。在那多霧地帶的多霧的早晨，空氣又格外的冷，晨風帶着一夜的冰涼吹襲着趕路的人們。

有一回，我們在林明朋友的家中度過一宵，他的家就在林明河畔，把屋子的後門打開，就看見林明河在門前流過。清晨六點鐘，我們起身了，到屋後去洗臉刷牙。後門已開，只見一團冰涼的霧氣襲來，摸摸頭髮，全濕了，這時我才想起原來霧不過是水氣。山風掠過河面連同霧氣吹來，一股冷空氣直入心肺，我全身都冰涼了。霧似乎把我整個人都包圍住了，山也朦朧，河也朦朧，連我自己也朦朧。這時，我不禁想起詩人何達一首關於霧的詩：

霧，霧
到處是霧

是牆，
我們推倒它
是鐵柵欄，
我們鋸斷它
是高山，
我們炸翻它

生理病理時，老師過份渲染現代醫學的科學成就，沒有很好地灌輸中醫發展史同中醫的實際成就的知識有關。由於你的中醫基礎不好，學了結合內科與現代生理病理後，現代醫學的影響就會超越了中醫對你的影響，使你感到中醫的理論過於玄虛，四診八綱又太過機械，還是現代醫學能實際說明問題，具有更高的科學性，因而學習中醫課程使你自然而然產生了抗拒情緒，中醫基礎就更難以打好了。這結果就是：輕視中醫，抹煞中醫的科學性，一心沉緬於現代醫學的鑽研中去，畢業後，成爲一個名不

符實的所謂「中醫師」。

你現在是不是已經對中醫理論的學習產生了抗拒情緒了呢？希望你自己認真檢查一下，不要再沉陷下去，以免平白浪費掉你四年的時間吧！

由於我自己的哲學基礎也不見得好，而讀書不廣，「中醫是不是科學的」又是一個大問題，因而我肯定不可能談得好！只是作爲一種常識留給你，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正！

緊緊地握手！

葉下珠·五月卅日燈下。

然而霧
到處是霧
睜着眼睛
看不見東西
伸出拳頭
碰不着對象
掄起大刀
射出子彈
——霧還是霧

有人說，多霧地帶的人們，歌聲也總帶着淡淡的哀愁，就像那灰藍的霧；然而，在林明的那段日子，我却很少聽到哀愁的歌，聽到有朝氣的歌聲却是不少，因爲多霧地帶的人們，更熱愛朝霞。當人們在濃霧中迷散時，靠着歌聲又找到了友伴，於是，大家又走在同一條路上……。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高原上的楓葉

作爲赤道上的兒女，從小見到的是火紅的太陽，紅艷艷的花朵，連所見的男男女女，有不少愛穿紅艷艷的衣裳，然而，却不容易見到滿樹的紅葉。

一提起紅葉，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楓葉，又

由楓葉想到唐代詩人杜牧的名句「霜葉紅於二月花」，以及張繼的「江楓漁火對愁眠」。然而，在長年炎炎似夏的赤道上，哪能看到那紅似火的楓葉呢？

兩年前，我跟幾位友伴漫遊金馬崙高原，終於見到了滿樹的楓葉。那一棵在斜坡上的楓樹，在萬綠叢中，在虎虎的寒風中抖擻，抖擻，彷彿要以它那一團火，驅趕高原的寒冷。我們都是第一次見到滿樹紅似火的楓葉，大家像被一團火烤得渾身熱呼呼。

我們在高原上見到的楓樹非常少，而且是一兩棵夾雜在萬木叢中。唯其如此，更顯得它出類拔萃，正所謂「萬綠叢中一團紅」（我把原詩的一「點」改爲一「團」）。然而，它却也沒有離群獨居，它跟高原上的萬物一樣，從太陽那裏獲得生命力，依靠雨露滋潤和高原的土壤哺育而生長。

我們站在楓樹前久久不離去。來吧，伙伴们！讓我們摘幾片紅葉，帶回南方小島。

我把這幾片紅葉夾在書本中。看到了紅葉，我就會懷念那令人嚮往的高原上的楓樹，那迎着寒風在雲霧中辛勤耕耘的菜農，還有那位熱情似火的駕菜車的青年朋友，是他用菜車載着我們在高原上漫遊。

我曾經將其中兩朵紅葉，夾在賀年卡中，寄送給在遙遠的倫敦留學的友人，但願他們看到了高原上的楓葉，心中燃起一團火。這樣，他們就有勇氣抵禦英倫惡劣的天氣——那使人迷路的濃霧，那令人顫抖的嚴寒……

一九八〇年五月

读《她伤了爸爸的心》

亦昀

柏楊在小說全集的序里曾經這樣介紹自己的作品——

「一般小說的男女主角，幾乎是超人，或都是些反超人，我的男女主角，都——平凡無奇，既沒有翩翩起舞，也沒有甜言蜜語；有的只是嘆息、呼喚，吶喊。我不會用我的心血去娛樂那些尋求消遣麻醉，或逃避現實的公子才女，我是藉故事提出我的困惑——如何是好的困惑。」

丘文華君這本「她傷了爸爸的心」，給人的感覺，也正是如此。

這本小集子收的六篇短篇小說，除「遲到的信」一文的女主角伊蓮、「醫生和女傭」中的黃醫生外，故事里的主人翁都是些生活在下層社會的小人物：如報館的小書記阿珍、貧苦學生淑芳、工廠工人阿雄和阿風、家庭女工阿嫂，以及幾乎快讓世人遺忘的無助老人莫戴與賴強。

作者把這些平凡的題材，通過了小說的形式，把這些下層人民的生活面貌，心理狀況，不幸的遭遇反映出來；讓讀者除了自己體驗的生活外，也能看到社會的另一個點和面，從而了解不同生活層面的人的不同生活境遇。

一般取材於下層人民生活的作品，由於寫作者受到傳統那些所謂「大眾文學寫實主義」作家寫作的影響，在刻劃下層人物的形象時，往往過於誇張；爲了激起讀者的同情，甚至憑想像，一廂情願地將他們美化了。基於「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這些下層人物最後都被定了型——總是被欺侮，被壓迫的善良的一群。彷彿除了貧窮以外，人類的一切優點都集中在他們身上；而和他們對立的，幾乎都是「萬惡不赦」的有錢人。

事實上，「人性不變」，「人生而不平等」，「財富分配不平均」是亙古不變的社會現象。什麼樣的階層都有好人與壞人，什麼樣的階層都有善良的人與罪惡的人，什麼樣的階層都有相對性的壓迫與被壓迫者（如工人與資本家的對立，而不同等級

的資本家的層層壓迫，重重矛盾，不也是另一個形式的對立麼？）。尤其是一個向工商業發展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的時代，用雙手勞動，流血流汗，賺取三餐的所謂勞力者，有他們的辛酸與痛苦。用大腦思考，絞盡腦汁，賺取三餐的所謂勞心者，也一樣有他們自己的痛苦與辛酸。所以，如果老在阿根叔、阿根嫂、椰林生活、膠林生活找靈感，寫文章，這和現實社會顯然脫了節，也遠離了廣大讀者群，當然藝術感染力就不強，也引不起讀者的共鳴。

還好，這些毛病都不曾在丘文華君的這些小說中出現。作者在取材方面，雖然同樣也是著實下層人民的生活，但卻沒有開歷史的倒車。在表現這些人物的思想感情時，也已擺脫了舊窠臼，沒有唱老一套那種「階級對立性」的鏗鏘聲調；而是圍繞在人性善惡這個主題上。當然，作者也揭露社會的病態與殘酷；但在刻劃病態社會時，並沒有淹沒人性善良的一面。

「阿珍做報館」這個短篇，作者藉阿珍進報館，讓左鄰右舍帶羨慕眼光看她，連珍媽也突然覺得自己比週圍的人高了好一截，暴露勢利社會人們的趨炎附勢以及人類普遍的虛榮心理。

現實的確如此。「你在那兒高就？」是人與人相遇的「見面話」，只要被問者唸出來的公司或任職的機構是赫赫顯著的大集團，那怕他在這間資本雄厚的大公司是擔任個微不足道的小職位，旁人也會另眼相看。

其次，作者也道出在大機構工作的小職員的困境。要出入那些高貴的場合，不能表現得太過寒酸。俗語說：「木椅配木桌，竹椅配竹桌」。阿珍要進大報館，阿珍媽忙着又買布料，又買絲襪，又買新款手提袋，「一下子就是整百塊」；阿珍的情形不是個別的例子，時下許許多多大公司的小職員都遇到同樣的難題。這是講究表面浮華的世界的一個特征。要在這種現實環境中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想不要「與眾不同」、遭人白眼，再心疼也得把自裝扮成一個符合社會標準的模樣。這是現代人喪失獨特性格的一個实例，也是現代人的悲哀。

「她傷了爸爸的心」是六篇中寫得最好的一篇，女主角淑芳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鄉下小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間著名的女中就讀。這是一間「貴族」學校，學生多是有錢人家的「小姐」，上放學都有車夫接送。羅厘司機炳叔因疼愛女兒，捨不得讓她擠巴士，摸黑著路回家，每天放工順道用羅厘車載她，想不到因此竟引來同學的訕笑。作者用短短的幾行對白，就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虛驕恃氣，外表尊貴，靈魂醜陋的富家女那些可惡的嘴臉，刻劃得淋漓盡致——

「喂！你知道父親的汽車最大輛的是誰？」

聽到這句話，淑芳在門口停止了脚步，她再聽下去：

「當然是淑芳啦！」

「哦，那個山芭妹！嘻，你看她那個布做的書包，拿來擦我家的地板還嫌髒呢！」

「喂，以後要是去野餐，坐她的爸爸的羅厘去，你們看怎麼樣？」

「嗟！羅厘也好坐！你是豬還是貨物？人家羅厘是載泥沙大便的！」

「哈哈……」

……

受不了同學的揶揄，淑芳要求爸爸以後不要到學校接她，嚴重地傷了爸爸的心。當晚，做爸爸的疼苦地藉酒消愁。淑芳心里害怕，第二天早上又改變初衷——

第二天一早，淑芳戰戰兢兢地向正在吃早點的炳叔走過去，聲音有點顫抖地說：

「爸，讓我轉校好嗎？」

炳叔深情望了淑芳一眼說：

「沒那麼容易轉校吧！」

「不然，你照舊放工後，去載我吧！」

故事到這裡結束了。父女的誤會彷彿已經解決了。事實上，問題並還沒有澈底解決。第二天同學仍會嘲笑她，她一樣會難受，她可能又會阻止父親到學校接她。

作者沒有給讀者一個肯定的答案，沒有給女主角一條該走得通的路——一條可以解決這一重矛盾的路。然而作者已為讀者揭露銅臭與社會的價值觀念，道德準繩；這種貧富懸殊的矛盾，這種不易解決的社會問題。

在寫作技巧上，因為受到小小說形式的限制，作者對女主角思想轉變的過程沒有按下伏筆，讓人

覺得故事的結束顯得有點突兀。

不過，這或許正是小小說的寫作特點，也正是小小說內容的局限。由於這類小說篇幅有限，不能容納太多的情節，作者通常為了集中表現某一個重點，在說明了中心思想後，常常會安排一個令人驚異的結尾。而這樣的結尾只要足以使人嘆服，但不一定要圓滿結束。

「她傷了爸爸的心」這個短篇，故事最後不作這樣的結束，父女之間的矛盾就很難解決。故事也就有再發展演變的必要。

「聘金問題」是作者通過一對勤儉的藍領男女工人阿雄和阿風，為了傳統婚禮的聘金問題，幾經困難才能「有情人終成眷屬」，指出「聘金」對經濟條件不寬裕的青年男女所帶來的困擾。

不錯，「聘金」的「叫價」和「難以免俗」的確是時下青年男女最感頭疼的問題。傳統的包袱又是那麼沉重，要將它扔掉得具有多大的勇氣和付出多大的代價。理論上，誰都覺得上「衙門」（婚姻註冊局）解決，是最便當不過了，實際上真正談到婚嫁程序時，大多數人又免不了受人情世俗的左右，又是嚙哩嚙嘛，「繁文縟節」地步前人的老路——總要來個「損人又不利己」的儀式。可惜「聘金問題」這一篇短文，男女主角最終是以喜劇收場。這樣的安排，多少削弱了「聘金這不成文條例所帶來的弊病」這個主題思想。

「遲到的信」是寫一個受時下言情小說影響的少女，年紀輕輕就開始編織愛情的美夢，盼望「夢里情人」有一對「如夢如霧」的眼睛，英俊、瀟灑、痴情，多金闊氣，又有一張會說話的嘴，而且體貼溫柔的「女性化男人」。結果，一踏入社會，就跌進社會的陷阱去，讓自己夢中的白馬王子騙了身，因為無顏見家中父母，又沒有勇氣面對世人的奇異眼光。最後只好尋求澈底解脫——服毒自殺，了結自己一條寶貴的生命。

這篇用書信形式寫成的小說，仍保持作者的寫作特色，沒有刻意的堆砌辭藻，也沒有矯飾，文筆自然流暢，人物性格鮮明。題材雖然平凡，但充滿生活的氣息，給予讀者一種自然的呼吸。

「醫生與女傭」是寫上流社會階級的黃醫生，心高氣傲，因為女傭帶她自己孩子去看醫生，連他那寶貝的兒也一起帶了去，心里不快，且大發雷霆，和太太吵起架來，結果女傭辭工不做。在這個「鬧「工人荒」的現實社會，傭人難請，為了孩子，一向養尊處優的黃氏夫婦只好紆尊降貴，請求女傭回去。然而女傭却不肯吃「回頭草」。

黃醫生似乎忽略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工人

「供求不平衡」的情況下，今日的女傭已不再像十九二十年前那種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以侍候主人為目的的「老实人」，可以任隨主人輕罵或呵責，逆來順受地站穩「工作崗位」；而是動不動就輕捲包袱

《切磋集》后记

纪思

收集在這本書中的書評，都是在師友的鼓勵和督促下寫出來的。

文藝批評的重要性，向來受到人們的注意。然而我并非有志於專門來從事文藝批評的工作，我只想寫下自己的一些讀書感想，如此而已。倘說搞文藝批評的非要有深厚的理論修養、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對中外名著的廣泛涉獵不可，那麼我沒有一樣是符合條件的。又假設，為我所批評的作者有不服氣的，向我提出挑戰說：“拿出貨色來”，那我也只好向他認輸。

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文藝批評者對待別人的作品，就好像是吃菜一樣，只要說出品味如何，也盡够了。至於文藝批評者是否能成為好廚子，是否也能做出好的菜，那是另一回事。

其實，擺在讀者面前的這些書評，正是由我所做出來的一道道菜，就請大家一起來品嚐，並說出它們味道的好壞吧！

這本書評集的編印，花費了方修先生不少的時間和精神，又蒙他寫序鼓勵，特此向他致謝。還有，出版社的朋友所給予的許多幫助，也是應該表示感激的。

（七九年六月）

（本書已由群島文化社出版，每冊零售二元，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悄然引退」。「物以稀為貴」，女傭問題的日益嚴重，對像黃醫生那類以為「有錢就不怕沒有工人」的尊貴人物，簡直是一項沉重的打擊。

本篇人物形象刻劃得不鮮明，但却描繪出一幅都市現實生活的真面貌。

「阿盲莫戴與賴強」是取材自作者舊作「風里的枯樹」這篇報告文學。

作者通過兩個無依無靠、同病相憐的老人，如何在生活的海洋中同舟共濟、相依為命，渡過一生，道出貧苦孤單的老人晚境的淒涼。

在「風里的枯樹」最後一節：「莫大和他的亡友」，作者只寫到莫大亡友的逝世，而深感雙目失明的莫大少了一位生活上可以照應他的朋友，對他寄予深切的同情。作者因莫大的「淒然涕下」而感動，決心把那支富有同情心的筆握得更緊。

在「阿盲莫戴與賴強」中，作者以小說的形式表現同一個主題。更在結尾時告訴讀者「阿盲莫戴生命的最後歷程——行乞被捕，關進老人院，然後像一片枯葉般無聲無息地凋零。

由於這是一篇社會調查報告摘錄演繹成的小說，作者讓寫實報告文學的手法牽制着，當用小說這種體裁表現時，結構顯得不够緊湊、結實。但因為這是真人真事，寫來格外生動感人。人物形象非常突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那支帶着濃厚感情的筆，描繪叫人心寒的冷酷人生，也道出了掙扎在寂寞人生之途的坎坷。使人讀後，心情沉重，似乎有一股無形的壓力緊壓迫着讀者的心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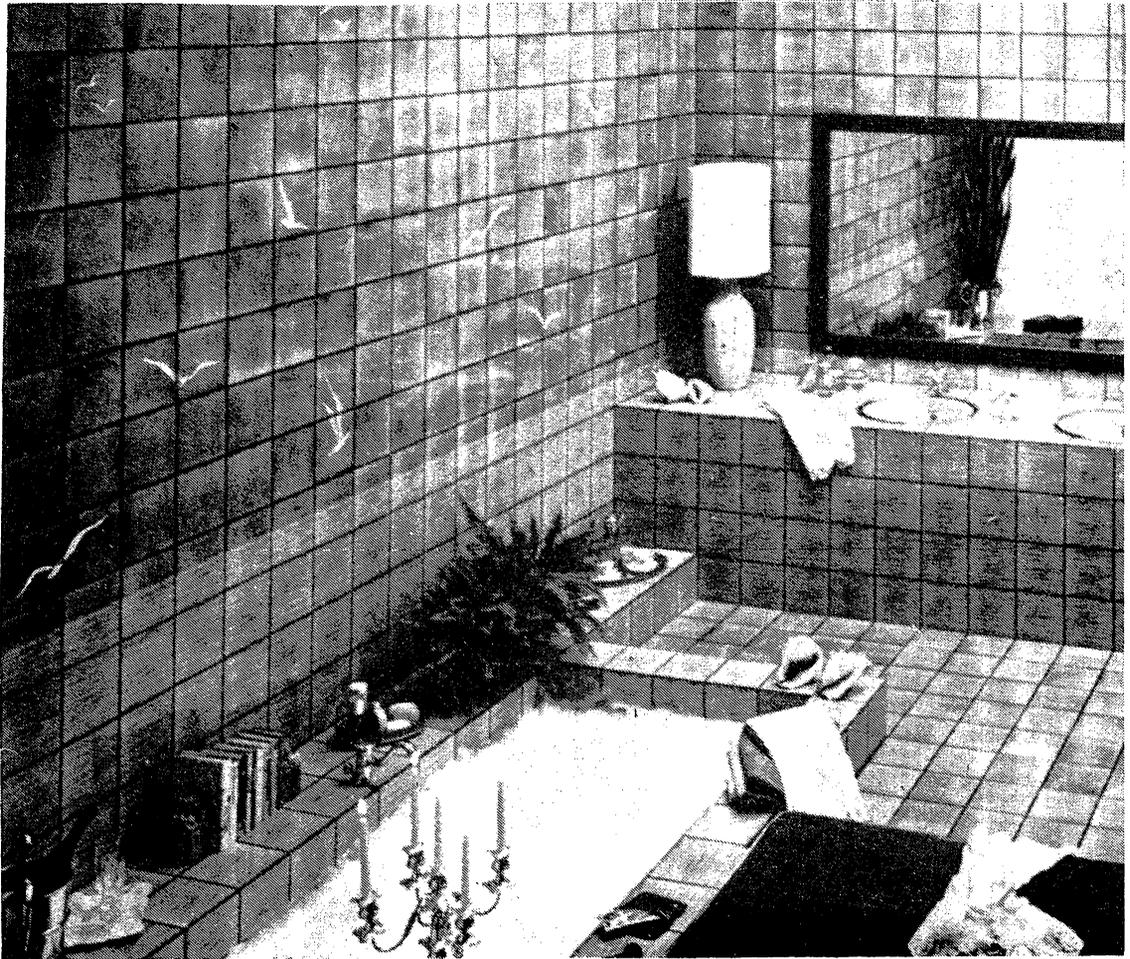
丘文華君的文筆，熟練自然，描寫人物迫真生動。而且沒有刻意雕琢，堆砌美辭麗藻，使得文章樸素無華。把本書和坊間那些專在封面下功夫，形式設計美觀，內容又俗濫空洞的小說比起來，就像「新潮舞會中夾着一個身著校服的學生」，那樣使人覺得清新、樸素。讀了丘文華君的小說，就有如吃了太多油膩食物後，來幾道清粥小菜，腸胃感到舒暢無比。

這樣一本小冊子，當然和「偉大」這兩個字扯不上任何關係。但是，在反映現實，描繪人性真相的某一面，丘文華君的寫作態度，和一些專門「販賣家庭人口」（四家三子：家翁、家婆、家父、家母、外子、內子、犬子）以收廣告之效的寫作人相比之下，畢竟是認真、嚴肅的；而且也可取可貴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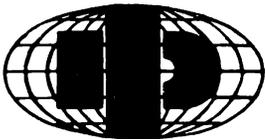
據說「新作家怕貶，老作家怕捧」。丘文華君年紀尚「輕」，當然還算不上老作家。不過，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丘文華君到底是一位「老兵」，應該屬於不怕貶也不怕捧的「不新不老」作家，所以筆者才把閱讀後的一點感想寫了出來，算是盡了讀者的一份責任。

（9，5·80）

IBP 瓷磚 是建立美好家庭的開始一



特別爲您設計，輸直歐洲的IBP 瓷磚，圖案高雅精緻，顏色與衆不同，使家居生活增添一份豪華氣息……



國際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〇七一九郵區，黃金大廈十樓1002號。
電話：2589333 電報掛號：“INTERBUILD”

陳列室：新加坡第〇七一九郵區，美芝路黃金大廈樓下
G48號。電話：2589333

新加坡第〇九二三郵區，烏節路獅城大廈三樓
三〇八至三〇九號。電話：323515/34574

中国作家南遊记

本刊辑

倭阁新政体制 和我们的反攻

郁达夫

近卫上台之后，以一国一政党，以及新政治体制为号召，对外则妄自加强德意轴心之紧密连系，与积极南进，将南洋一带划入大东亚新秩序建设范围之内，更欲从此更进而勘定世界新秩序；对内则侈言建设高度国防国家，施行政治新体制，调整内政，刷新生产扩充机构，改进教育制度等等。然最大目标，还是在从速结束对华事变，实行南进，以求在大东亚新秩序的经济圈内，能自给自足，排斥欧美各国势力于东亚之外，造成倭所谓中国满蒙日本的连系集团。

近卫的号召，当然是堂而皇之，颇足以动倭国一般久被蒙蔽了的上下的心，且对外，也含糊措辞，一如纳粹德国之所谓生存空间，可大可小，伸缩自如，绝类橡皮气球。东亚经济圈，亦能扩张至南美各邦，或菲律宾，印度，缅甸。但究其实际，则去秋美大使格鲁，就曾声言，美国上下，对于倭所言的东亚新秩序，始终是莫名其妙。

不但去秋美大使曾发此言，就是日众议员斋藤隆夫，今春在议会亦曾代表倭全体民众说过，对于所谓东亚新秩序这一捞什子，大家还是不知其所以然，而最近苏联莫洛托夫，在他的宣言中，更再三的说，倭国的所谓新秩序、新政体，始终是模糊不清，不知是在指什么而说。

事实上，近卫上台，也已将月余，而所谓新政治体制，新政党之组织与党纲，以及施政方针等，还没有具体的公布，只模糊指出了几条极抽象的政

纲，如本文头上所说的诸倾向而已。

我们试一接近卫的来踪去迹，以及这贵族公子的虚悬理想的内容等，当然，对此种种，亦不得不加以原谅。

第一，近卫是造成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祸始者；历来在敌国的内阁，如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发动的负责者们，都必待他自己所闯下的大祸收束之后，才开始卸责去阁，以谢敌国上下；而近卫则中途规避，将这大事变之责任中途抛弃。敌全国对他的责怨，当然是众口一辞，不稍宽假的。于是他亦想于内阁责任已卸之后来组成一大政党，以民间的立场，来奉行军部的命令，而将对中国的事变作一结束。这是当米内还未倒阁，而他的两位走狗风见与有马正在奔走组新党时的宣言。风见与有马，并且还公开的说，近卫的新政党，当然是和德纳粹党相象的东西。

但军部猖狂，竟又倒了米内，而再拉出这一位出身华胄的近卫作冯妇。既上了台，则新党云云，自然是不再成问题，所以又造出了政治新体制的一个堂皇的题目。可是这所谓政治新体制者，在敌侵略中国三载，终于毫无所得，一面反弄得全国物资缺乏，劳动力不足，生产无形停顿的现在，自不得不先顾到经济的组织。而一提到经济体制，敌财阀和军阀就势成水火的不能相容。

财阀是拥护私人资本，要减轻国家统制力量，而增加资本利润的。反之，军阀就要将资本移归公有，脱离私人或少数集团的驾驭，加强战时统制，绝对将利润作先公后私的分配的。

所以近卫的新政治体制，当遇着这近代的政治的最大基本问题时，就不得不先碰一鼻子灰。盖一方面则主张要以经济来左右政治，而一方面则又主张以军事来左右政治，以政治来左右经济，这矛盾就很难解决。

其次，是经济问题既不能解决，则高度国防何

由建设，积极南进，又何从发动？

比经济体制更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近卫新体制中，自然是外交关系。敌国到现在为止的外交体制，自从苏联和德国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如阿部，米内的两代内阁所取的政策，多少是依存英美的。现在一旦又要想从英美依存，而再转向到轴心合抱，则无论希墨二氏，能否予以一顾，就是在敌本身，也不得不重起一番大大的变动。

这一次松岗的召回全倭驻外各国之大公使节，及想更动霞关内部科长以上的人员者，表面上虽则说是为刷新外交阵形，起用天才新进，而实际上却就是这个苦闷的表现。

从敌的外交政策转换，而再来看他南进的积极措施，则敌在目下，最多最多，也只能以威胁的手段，来迫使越南和暹罗就范，然后再以甘言蜜语，取得荷印的石油与铁及非铁金属而已（见本报港电）。敌想正堂堂，大举进攻，以兵力来攫取暹罗越南与荷印，实力上是决办不到的。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回想到敌币原外交盛行一时的的时候，他对南进的深谋远虑了。币原是主张和中国交好，而积极推行南进政策的；就是现在敌南进政策的积极推行者石原产业海运会长石原广一郎，也在说满蒙的投资，几乎等于投诸虚牝，若将敌在满蒙所投之资，而早投向了南洋，则倭在目下，可以不再受美国的牵制了。

就此也可以看到，敌在中国的侵略冒险，如何地又减削了他的积极南进的实力。

所以，近卫到了现在，还不能把他所揭为登台法宝，结束对华事变的新政治体制的具体内容公布出来的原因，也就在这些地方。一面又想赶紧结束对华事变，一面又想捉住这趁火打劫，积极南进的黄金机会，敌阀的心虽则狠比天高，但是结果恐怕要变得力比狗弱。我们的所以要屡次向英美当局进言，对敌不可示弱；同时也屡次要劝越南，暹罗，荷印各属勿为敌的威胁所屈服者，就因为我们早就看到了敌阀的这一弱点的缘故。

对此积弱勢成，对南对北，注意力分散的敌国，我们若不马上厉行总反攻则已；若一经下全线总动员令，同时而向敌来一有计划组织的总反攻，则摧枯拉朽，我们的胜利，是不必要等待一年以上的。

陈诚将军，已经公开报告了我们总反攻的即将开始，而敌的军事代言人，亦已公开承认，谓我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的最近反攻，是比前有组织，有计划得多了。敌机的滥炸重庆，表面佯示要进攻四川和西北的虚势，都是病人将死时的回光返照。我们只教上下一心，对南对北，同时反攻，一面

再帮助越南暹罗等地，来一次对敌的总压迫，则最后胜利，就在目前了。在这半年之中，我们对敌，自然会有极得手的局势展开，还望我海内外的同胞，当此如山九仞之时，再来加以一篑之力！

（星洲日报·一九四〇年八月廿六日）

华北捷讯 与敌阀之孤注

郁达夫

中国英勇抗战，坚持迄今，致使敌国民穷财尽，眼看着欧战这一个可以趁火打劫的黄金机会，而事实上乃毫无所得，人民大众与前线士兵，个个厌战，大有甘与奸大喜功之侵略军阀，一拼生死之势。因而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敌国内阁，代代都以结束对华事变为最大任务，现在近卫再度登台，所高揭之抽象政治体制等等，仍是以负责结束对华事变为前提，然而结果我师愈战愈强，非将倭寇尽行逐出国土，决无与倭寇谈判之余地。时机一熟，我且将整师反击，以期早日获得最后胜利。本报已于星期一（廿六）日社论中，略加推断。兹据港电及路透电传来消息，则我八路军果已克复娘子关，截断平汉，正太，同蒲各干路，游击分队，且已逼近北平，进据圆明园附近，致使北平各城门紧闭，敌寇不敢再出北平城一步了。这华北大捷之讯，不但本报专电路透，曾加以证实，即以造谣挑拨为专务的当地倭字报，亦纪载历历，决非出于我之宣传，彰彰明甚。

由此大捷，而来下判断，则第一，我西南国际交通路线，滇越与滇缅两处，虽被封锁，对于我之持久抗战，仍无丝毫影响，又可得一证明。第二，敌寇之最后孤注，将竭其全力而向我再作一次总进攻之举，决无胜利希望，已可断言。我们且试看敌寇偷渡黄河，进攻西北之事，在这三年又二月之中，曾反覆了几多次，但可有一次能达到他的野望万分之一否？至于进攻重庆，则除降落伞部队，或能一試之外，敌之军舰，机械化部队等等，都无丝毫用处。我陈诚将军之专职防御长江，以及国府机关之疏散至重庆四郊，都不过是备万一之预防，敌寇虽已疯狂失去了理性，但这最后之一张牌，恐怕轻易也不会打出。至于寇我云南，夺我昆明，则事实上与打击我中央，迫使我求和相去甚远，我纵使尽失云贵，抗战仍能抗至最后胜利的到来，□□□□

□□□□此有损笔墨之空头闲事。所以敌对我十月攻势之说，即回光返照，最后下一孤注之说，事或可能，实则其结果只能自速败亡，又可断言。

近日由我此次华北的大捷看来，则我已完全先发制人，取得了主动地位；此后在华中华南，同时亦将以各个击破的战略，予打击者以打击；今后的局势，与抗战初期之敌来则御，敌去我不穷追之守势，将截然不同。

又敌寇之十月攻势，证之于敌南进的势趋缓和，以及美国下届大总统的选举未竣，与夫德意之图英日急诸端，显然是可能之事；我负责当局，亦早见及此，而处处在加以预防了，但其结果，则反足以促成我最后胜利之早日到来，却是铁定的事实。

我们在星期一日的社论里，原已指出敌寇的南进，只图以威胁欺诈而取胜，要想正堂堂诉诸武力来夺取荷印与越南，是万不可能之事；现在，敌者欲倾其所有之残余兵力，而再向我来一次进袭，则其用兵力南侵之可能性，自然愈加减少。我们所以想对荷印越南各当局，恳切陈词，应该明白认识这一事实，而勿再为敌寇之威胁所压倒者，以此。

总之，中国抗战，已渐渐接近最后胜利之阶段，此次华北之捷讯，尚系我初试反攻之局部的成功，决定敌寇总崩溃命运之会战，恐怕将在敌寇冒险进攻我西北，或袭击我川滇之前后。陈诚将军所说我最后胜利之目的，将在一年之内，可以完全达到的预言，当系知己知彼，躬自参加前线作战者的经验之谈。我们且各自努力，先尽了我们的出钱出力的责任，然后再徐候着捷音的传来吧！

（载一九四〇年八月廿八日星洲日报）

[夜光杯]导演感言

金山

「夜光杯」是尤兢先生初期的作品；如果要拿尤兢先生近年的著作如「夜上海」，「大明英烈传」来和它比较一下的话，显然会使我们感到很大的不同。「夜光杯」的主题和题材都是正确而现实的，可惜作者不能把许多宝贵的素材精练起来，不能将许多「戏剧的」场面菁华地的提炼出来；相反地，由于叙述方法的隙罅，使读者起了烦琐平庸之感。

作者虽企图在人物方面力求经济，但仍感到有几个不必要的人物出现；如第一幕的舞女与舞场大班，第三幕的小香，第四幕的郭母，张妈，李大叔，刘二爷等是。现在我把上述人物不必要的理由说出

来：从原作者看来，舞女梅素馨与大班钱汉生在第一幕（虽只有第一幕）现身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强与介绍女主角郁丽丽的身世和当时的处境；同时企图用梅素馨的轻率浅薄来衬托出郁丽丽的究竟不凡。但这种任务之传达，尽可借重于别的事物（下文有说明），不必要请出两个不易使观众有深刻印象的人物来占有了全剧中二十分钟的时光。小香的出现，任务不明显，至多不过企图：一、在第三幕丽丽说服郭平前让小香出来哭诉，以加强郭平对殷尔康的憎恶。二、第三五两幕，用她来点缀清冷的空气，这倒也未尝不可；但我们不能忽略，由于小香的出场，更使读者连想起「日出」的小东西，陈白露潘四爷来了，这对于整个「夜光杯」原作是有损的。郭母是否必要出现？如果没有郭母，是否会减弱全剧的戏剧效果？是否可以将在本剧主题的任务完成？这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以为郭母可以不出现，理由是这样：一、郭母的出现，如处理不恰当，便有庸俗之嫌。原作第四幕前半段使人感到枯燥，后半段拉拉扯扯，喋喋不休，虽有补于水准较低的观众之欣赏，但这在文学和艺术的评价上不免减色。然而，除了郭母之出场，便无法说明郭平之处境，便无法解决全剧的终场了吗？不，决不。记得洪深先生在广西排练此剧时，曾将第四幕完全删除，将五幕剧改成了四幕剧，不但未曾因此而使观众物议，相反地得到了洗练精到之称誉。这原因是郭母在全剧中实在占着无足轻重的地位。郭母既如此，张妈，李大叔，刘二爷等更不消说了。

剧中三个主要人物——郁丽丽，郭平，殷尔康——的处理，我以为最成功的是郭平，其次是郁丽丽，较为失败的是殷尔康。我不敢相信殷尔康竟会那样愚昧无知，郁丽丽所耍的并不是最巧妙的手段（无论如何，我总觉郁之投奔殷，带有几分不自然），竟将殷尔康弄得神魂颠倒。我们未能从剧作中看出殷尔康的干练之材，那么他何以胜任伪「五省自治政府」的伪主席，这样，岂不比之今日的汪精卫相差太远！

有人以为剧中汤耀华出现机会太少，我倒以为不然，因为汤耀华的力量，大可以从郁丽丽的机智坚决的行动中表达出来。耀华之昙花一现，正是作者成功之处；而不幸倒是汤耀华的出现未曾带给观众一种广大民众的意志和潜力，因之汤耀华形成一位英雄，个人的英雄，这才是原作的最大的损失哩！

以上所说的只限于缺点方面（优点不说了），我相信这些缺点可从三年前的尤兢先生的著作中找到，然而却不易从三年后的尤兢先生的著作中搜索到；这是一件我们剧坛上非常可喜的事实。

现在让我来简述一下关于导演的处理吧。

导演的职责，是将剧作的精神具体于舞台上，提其菁华删其琐碎（如果必要的话），用最经济的方法，夺得观众的共鸣。这些我虽知道一点，但由于学力精力时间的限制，不能让我畅所欲言，这是我首先要向作者和观众道歉的。根据我个人的了解，认为值得强调或删除之处已如前述，所以在排练开始时，就将全剧中不必要的对白和人物酌加调整。对话方面被删去了近六七百行。人物方面，删去了梅素馨和钱汉生；郭母等被不得已地保留了，原因是想「加强观众的欣赏力」以达致「宣传的」效果。第一幕用一次电话替代了梅素馨与钱汉生的任务，同时在汤耀华的对话中说明汤郁的背后有着更大的组织力量作支柱（这实是无办法中的办法）。第二幕存其全豹，并尽可能地加强一点殷尔康的个性。第三幕小香的戏被删掉不少，所保留的只开场及中间哭诉两场。第四幕在不得已情状下，只好加强郭母的性格描写，并藉照明置景的帮助，加强戏剧的氛围。第五幕删去小香与丽丽的一场，加上丽丽在黑暗中饮葡萄酒独白一段，独白完，郭平上场，接着，卫队长殷尔康等也追踪即来，在极紧张纷乱的空气中，丽丽枪杀殷尔康，结束全剧高潮（原作殷尔康未死，现因空间时间的关系，故而改动）。

此剧排练时，正当我们在柔佛工作期间，细致的地方不可能顾到，只得粗枝大叶地将剧作者要说的话讲给了观众，如果演出时有何成就的话，只能归功于剧作者和演员，导演人不敢掠其美。

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谈演出的情形吧。

此剧第一次演出，在麻坡，我因病，不能看完全剧。第二次在昔加末，我仍在星洲就医。第三次在芙蓉，我才得到一个做观众的机会。我静静地坐在一角，聆视剧情的进展，演员的现身，照明装置等的配置，以及观众的反应，我得到如下的观感：一、观众需要故事，需要情节，普通（指水准较低者）观众如是，特殊观众未必大例外。（沙翁的戏所以能获得广大观众，故事与情节之取胜，不能抹煞）二、然而如果语言不能使观众（山巴的）澈底了解，不如演个满台炮火杀声连天的独幕剧来得好些。三、演员都很卖力，因为为了要得到宣传效果起见。有些演员不好再作有限度的夸张，用以满足山芭观众的欲望；因为抗战艺术仍与抗战宣传应该是一元论的，演员如不懂得合理与控制自己的冲动，那么，就会对这「一元论」的说法发生怀疑了。装景在旅行的条件下，这样做法是较为经济。道具的运用恰当成功。光影未能尽其所长，只第五幕开场及第四幕终场才略微给了沈克同志一点天地。

最后，我应说几句为什么要演这剧的理由。

第一，自从汪逆沐猴而冠，同胞都感痛愤，海外华人尤为发指，但听说汪逆仍派有爪牙南潜活动。我们演这个剧，一方面追述华北民众怎样地在敌寇汉奸双重压榨下挣扎，另一方面使观众从殷尔康联想到汪精卫，所谓巨奸不灭，社稷为患，我们必需奋发起来，给予奸人们一个澈底打击。第二，此剧人物经济，演出方便，适合我们移动性的条件。第三，这是个五幕剧，对于喜欢「故事情节」的朋友不能不说是种帮助。

至于上述的企图是否已完全达到目的，那只有等到更多几次的演出后，再来检讨了。

（南洋商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一日）

大家学唱

夏之秋

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爆发了，多年来被压迫被侵略的大众，毫不容缓的一致跳上了救亡大道。在这全面抗战展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反而躲在一隅来玩弄艺术呢？

音乐是一种艺术。

拢统说来，音乐是将人类内心的冲动，借旋律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所以说，当一个有血性有正义感的人，看到一群禽兽在侵吞正义，看到一队强盗在残杀手无武器的旅客，他一定会发出忿怒不平的呼声。何况，这群强盗正在暴杀我们的父母，剥夺我们的自由，难道我们低着声音独个儿溜走吗？不，我们的内心上已激怒到极点，我们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胸膛中所郁抑着的呼声，已象瀑布般急喘地冲流出来了。这是为和平的呼声，争自由的呼声！

一个正义的呼声，是全球最好和平人士所共有的。一个争自由的呼声，是全球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所共有的。所以抗战爆发之夕，全国各处，一致风暴似的现出了救亡的歌声。我们要诉说我们的不平，我们的怨恨，用这个歌声，推动全世界人士来同情我们的抗战。用这个歌声，激励我们的男儿踏上战场。用这个歌声，来造成我们坚定的意志，来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

让大家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吧，让大家来唱出争自由平等的呼声吧！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
南洋商报「歌咏周刊」）

鲁迅《怀旧》今译

叔因

我家门口有一株青桐树，十来尺高。每年结果的时候，果实密密麻麻的，就象天上的繁星。小孩子用石块抛桐子，石块经常飞进书房的窗子，有时甚至正正打中我的书桌；石块一飞进来，我的塾师秃先生就会立即走出去大声斥喝。

桐树的叶子，每片有整尺大小，在夏天烈日的曝晒下显得干瘪了，一到晚上吸收了露水，又变得勃勃生气，看起来象一隻隻张开了的人的手掌。

看更的王伯，时常把水拨在门外的地上，消去暑气，然后搬了破旧的桌椅，手持着烟筒，就坐在那里和李婶闲聊，直到月亮被树梢遮住，只看见烟斗的一点红光了，他们的龙门阵还不收场。

有一天，当他们傍晚纳凉时，正好是秃先生教我对对的时候。

秃先生出了题目：“红花。”我对说：“青桐。”他就挥了挥手：“平仄不调。”叫我退到一旁去想。

那时我已经九岁了，却不知道所谓平仄到底是什么东西，而秃先生也不多说，只是叫我退下去想。想呀又想，有什么想头呢，我就强开手掌用力地拍着大腿，发出声音，装出一付拍蚊子的模样，希望秃先生会了解我的苦楚，但先生还是不加理睬；过了好久好久，他才拉长了声音说：“来——。”我赶忙走上前去。他写了“绿草”两个字说：“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好了，放学了。”

我没等听完，就一跳地跳出书房。秃先生又用拉得长长的声音说：“不——要——跳——。”我于是不跳地出了书房。

我出到外面，还是不敢在桐树下玩耍，虽然先前我是经常攀在王伯的膝头上，要他给我说乡下故事的。但那样秃先生一定随后跟来，严厉地训我：“小孩子不要恶作剧！晚饭吃好了吗？还不回去温习功课。”稍有不听他的话，隔天便用界尺打我的头说：“你作剧怎么这么恶，读书怎么这么笨？”

我的秃先生原来是把书斋作为报仇之地的呀，我恍然之后，就不敢再到桐树下去玩耍了。况且，明天又不是清明、端午、中秋的，有得放假，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假如明早能染上小病，病到中午，放他半天假才好呢？要不然，秃先生病了，或者死了更好。不病不死，我明天只好又上学读《论语》去。

第二天，秃先生果然又按着我的《论语》，摇头晃脑地在讲解字义了。先生是个大近视，所以把咀巴紧紧地凑近书本，作出一付要把书吞吃下去的模样。人家常骂我顽皮，说我书还读不到半本，书页便大半散落了；他们不知道，先生这种“休休然的鼻息，每天不停地吹拂，纸还能不破烂，字还能不漫漶”呢？我即使顽皮，又怎么会顽皮到这种地步呢！

秃先生说：“孔夫子说，我到六十便耳顺；耳是耳朵。到七十便从心所欲，不逾这个矩了。……”这样的讲解我听不懂，书上的字被鼻子的阴影遮住了，我也看不见，能看见的是《论语》上面载着先生的秃头，发出光泽，可以照见我的脸面；但是头上的脸面模糊臃肿，一点都比不上后园古池里的那么清楚呢。

先生讲书一久，便把脚颤动起来，又猛然摇晃着脑袋，好象有无穷的乐趣似的。我则大大地感到不耐烦，头上的光泽虽然新奇，看久了也觉得厌倦，怎么能耐久呢。

“仰圣先生！仰圣先生！”幸好门外突然发出怪声，象碰到什么怪事在叫人救命。

“耀宗兄吗？……进来好了。”先生停住了《论语》不讲，抬起头出去开门，还一边作礼。

先生为什么对耀宗这么礼重，我本来很想不通。耀宗这个人姓金，住在我家左邻，很有钱；但他却穿着破衣烂裤，每天只是吃青菜，面孔黄肿得象秋天的茄子，就连看更的王伯也看不起他。

王伯曾说：“他自己收了那么许多金银珠宝，

从来就没给过我一文钱，凭什么尊敬他呢？”所以王伯对我和蔼而对耀宗却非常傲慢，耀宗一点也不发觉，说聪明和智慧，他实在是比不上王伯的。每一次听故事，他都听不明白，只是会点头而已。李婶也说，这个人从小到大，只是在父母的膝下打转，难得出外交际，所以懂得的词汇实在不多。比如和他说到米，只能说米，不能说什么粳米糯米；说鱼，也只能说鱼，不好说什么鲂鱼鲤鱼。要不然他就听不明白，还得加上几百句注释，注释里又有他所不懂的，就得再加注释，再加注释他还是不懂的，最后还是不懂，因此不好和他多谈。对于秃先生这么礼重他，王伯他们也是很感到惊讶的。

我曾经私下里揣摸过其中的缘故，发现耀宗在二十一岁时，曾经为了没有儿子而急忙地讨了三个妾侍；秃先生也曾经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用三十一金买了一个如夫人，这么说来，秃先生的礼重耀宗，自然是为了尊敬耀宗的纯孝了。王伯虽然聪明，学问到底不如先生，不明白这样高深的道理，也是不足为奇的；即使我，也是经过多日的苦思，才通然大悟的嘛。

“先生，听到今早的消息吗？”

“消息？……没听到，……什么消息呢？”

“长毛快来了呀！”

“长毛！……哈哈，那有这回事。……”

耀宗说的长毛，就是仰圣先生说的发逆；而王伯也叫长毛的，他还说，那时他刚好三十岁。现在王伯已经过了七十，离现在算起来也有四十多年了，就连我也知道没有这回事的。

“消息是从何墟三大人那里得来的，还说不日可到呢。……”

“三大人吗？……那是从府尊处得来的了。这倒是不可不防啊。”先生敬重三大人还胜于圣人，于是便失色地绕着书桌踱起步来。

“说大约有八百人，我已经差了底下人再到何墟去探听了。问清楚什么时候来到。……”

“八百？……但怎么有这许多呢，哦，大约是山贼或者附近的赤巾党吧。”

秃先生智慧过人，立即明白了不是长毛。他却不明白，耀宗不管山贼、海盗、白帽、赤巾，都是一概叫做长毛的；所以秃先生的解释，耀宗也不明白。

“他们来时要给他们备饭。我的家里厅小，打算借用张睢阳庙的庭院来招呼其余的一半。那些人吃饱了饭，就会出安民告示的吧。”耀宗生性愚鲁，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办法，则有家训的传统。王伯曾说，耀宗的父亲曾遇到长毛，跪在地上

求饶，把头叩得象鹅头那样肿起一块，因此没受到杀害，让长毛收留在队伍里做炊事，得到长毛的重视，藏了许多金钱。长毛战败时，他想法子逃了出来，渐渐变成富翁，才搬到芜市里来的呢。现在，耀宗想用一顿饭来换取平安，真是远远不及乃父的聪明了。

“此种乱人，气运必不久长，查遍《纲鉴易知录》，那里有什么成功的？……只是、只是其中也有几个成功的。用饭来招呼他们，也可以的。但是这样，耀宗兄！足下千万不好自己出名，用地甲的名好了。”

“对！先生可以替我写顺民两个字吗？”

“别急别急，这种事千万不可着急。万一真来了，那时才写不迟。而且，耀宗兄！还有一事奉告，这种人的怒气，固然不可触犯，但也不可与他太亲近。从前发逆造反，门上贴着顺民字样的人家，有时也没什么作用的；乱贼退去之后，反要面对官军的诘难，所以这事还须等乱贼来到芜市时再作打算。但尊眷却早些避开的好，只是也不必逃得太远的。”

“很对很对，我先到张睢阳庙和道人商量去。”

耀宗似解非解的，很佩服地走了。人家说找遍全芜市，应该以我的秃先生作为第一智者，这话一点不差。先生能够生存于多种时世里头，使自己不受到些微损失，所以，虽然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无时不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从来没有殉难而死，也从没有从贼而死的，一直传到现在，还是巍然地高踞讲台为我这顽皮的弟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用今天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或者这是祖宗遗传的缘故；但以我来想，如果不是饱读诗书，必然不会懂得这许多道理的。不然的话，我和王伯、李婶，难道就没有祖宗的遗传吗，但思路的周密，却还是远远比不上先生的。

耀宗去了之后，秃先生也不再继续讲书，样子显得很愁苦，他说即要回家，叫我放学。我十分高兴，跳出桐树下，虽有烈日在头顶曝晒，也一点不以为意；桐树下，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成为我的领土的呀。不多久，秃先生急急地走了，还挟了一大包衣服。先生在平时，只在节日或者年底才回去的，回去时必空手捧几本《八铭塾钞》；现在书本全部都明显地摆在桌上，他只是带着破筐里的衣服走了。

我看路上，人比蚂蚁还多，而且大家脸上都带着惊慌的神色，茫茫然地走着。多数的人，手上都拿了东西，但也有空着手的。王伯告诉我，那些都

是准备逃难的人。这些人里面，有很多是何墟人，现在跑来芜市；而芜市的居民，又争着跑到何墟去。王伯说自己饱经患难，叫我们不必惊慌仓皇。李婶也到金家去打听了，说差去的仆人还没回来，只是看见那些姨太太们正收拾着脂粉、芡泽、纨扇、罗衣之类的东西，放进行囊里去。这些富家的姨太太，把逃难看成春游一样，还是忘不了口红、眉黛什么的。

我来不及多问长毛的事，自管设法抓了苍蝇作饵，来引诱蚂蚁，蚂蚁一来就踩死它们，又舀了水灌到蚂蚁穴里，向这些虫蚁制造灾难。没一会儿，太阳已经移到桐树末梢去了，李婶来叫我吃饭。我真是不明白，今天的时间怎么这么短呢，如果平时，这时候我一定还在苦苦思索着对对，看着秃先生满脸的不耐烦的。

吃了饭，李婶带着我出到院子。王伯也已经出来纳凉了，和平时一点没有改变。但周围站着的人却很多，一个个象看见鬼怪似的张大着口。娟娟的月光，照见每个人的牙齿，一排排好象朽败了的栏杆。王伯一边吸烟，一边用缓慢、郑重的速度说开了。“……当时，这家看更的，是赵五叔，这人性子憨直。主人听说长毛来了，叫他逃命，他说：‘主人一家去了，这屋子就空了下来，我不留在这里看守，不是要让强盗占去了吗？’……”

“唉，真蠢！……”李婶突然发出怪叫，极力地非议着先贤。

“煮饭的吴婆也没离开，这个人有七十多岁了，每天只是躲在厨房是不敢出来。几天下来，只听见人走路的声音，狗吠的声音，听起来有无法形容的凄厉。后来就连人声、狗声也没有了，阴森森地象在地狱里面。有一天，远远听到有大队人马的脚步声，经过墙外去了。不多久，不多久，突然有几十个长毛冲进厨房，握着刀把吴婆拉了出去，长毛的声音难听而且含糊，好象在说：‘老婆婆！你的主人在那里？快把钱拿出来！’吴婆拜了下去：‘大王，主人逃走了。老妇人饿了几天，只求大王赏我一点吃的，那有什么钱给大王呢？’一个长毛大笑说：‘你要吃的吗？应该给你的。’不提防把一个圆圆的东西抛进吴婆怀里，血肉模糊，面目不能清楚分辨了，这东西就是赵五叔的头颅……”

“啊，那吴婆不是吓死了吗？”李婶又大声地惊叫起来，大家的眼睛也睁得更圆了，口也张得更大了。

“原来长毛敲门的时候，赵五叔不肯开门，还大声骂道：‘主人不在，你们想进来抢劫吗。’长……”

“确实消息来了吗？……”原来是秃先生回来了。我感到很是尴尬，但看先生的脸色，很不象以前那样严厉，所以也就没有逃走。我心里想，如果长毛来了，能把秃先生的头颅抛进李婶的怀里的话，我就可以每天用水灌蚁穴，不用再读什么《论语》了。

“还没有。……长毛于是就把门撞开了，赵五叔走出来一看，大惊失色，而长毛……”

“仰圣先生！我的仆人回来了。”耀宗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叫喊，一边走上前来。

“怎么样？”秃先生一边问，一边也跑出书房，把一双近视眼圆睁着，比我平常看见的要大得多。旁人也一齐拥向耀宗。

“三大人说长毛不过是谣言，其实是几十个难民跑过何墟吧了。所谓难民，就是经常上我家讨饭的那种人。”耀宗怕别人不理解难民两个字，因此用了他全部的知识来作解说，而他的解说也只得一句。

“哈哈！难民呀！……呵……”秃先生大笑起来，似乎在嘲笑自己先前仓皇失措的愚蠢，同时对不足畏惧的难民表示轻蔑。大家也一齐笑起来，那是因为看见秃先生在笑，所以也一齐来帮腔。

大家已经知道了三大人确实的消息，就一哄而散，耀宗也自己回去了，桐树下顿时变得寂寞，只留下王伯他们四、五个人而已。秃先生踱了很久方步，说：“我又要回去安慰家里人，明天早上回来。”于是捧着他的《八铭塾钞》回去了。

要走以前，他看着我说：“一整天不读书，明天早上课文能背得熟吗？快去读书，不要恶作剧。”我感到非常懊恼，眼睛瞪着王伯烟斗的火光不回答，王伯则不停地吸着烟。我看火光闪闪，就象是草丛中的秋萤的一样，所以想起去年捕捉萤火虫跌进芦苇池中的往事，不再记得秃先生所给予我的忧愁了。

“唉，长毛来，长毛来，长毛初来时真是可怕的，过后就没有什么了。”王伯吸完了烟，把头猛点着。

“亚伯你是见过长毛的，事情的经过到底怎样的呢？”李婶随着王伯的语气，急忙问他。

“亚伯你做过长毛吗？”我想，长毛一来秃先生就跑掉了，长毛真是好人；王伯对我这么好，一定也是长毛吧。

“哈哈！没有。——李婶，那时你几岁？我二十岁呢。”

“我才十一岁，那时母亲带着我跑向平田，所以没碰上。”

“我则跑到幌山去了。——当长毛到我们村子里时，我刚刚离开。邻居牛四，和我的两个族兄迟了一步，让小长毛抓住了，拉到太平桥上，一个用力向颈项砍下去，都不死，又推到水里去，才淹死了。牛四这人力气真大，能够揩二石五升米连走五里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我去到幌山，天色已晚，山上高大的树木，虽还有一点太阳的余晖，山脚下稻田里的禾苗，却已经受到露水，颜色看起来比白天青翠得多。到了山脚，看看后面没人追赶，心神才稍稍平静。周围找不到一个乡亲，又同时感到凄凉和寂寞了。过了好一阵子，心神才完全

这样的日子

總有這樣的日子
我們像旱季裏的魚
擠在池底以濡相沫
心中的甘霖給我們滋潤

總有這樣的黑夜
我們像曠野裏的火石
以碰擦使乾草點燃
遙遠的星光同我們閃爍

總有這樣的時候
我們像粒粒分散的沙石
共同的命運是攪拌機
終於混凝成堅固的形體

(1980年5月1日)

田思

安定下来，夜更深了，寂寞的感觉也越发浓烈，听不到半点人声，只有吱吱！“汪汪汪汪！……”

“汪汪？”我很惊奇，不禁问了出口。李婶用力地握我的手，企图阻止我的发问，好象我的疑问，会为她带来什么大灾难似的。

“那是青蛙的叫声。此外还有猫头鹰，叫起来十分惨厉。……唉，李婶，你知道孤独的树木在黑暗里，看起来就和人一模一样的吗？……哈哈，过后又有什么呢？长毛离开的时候，我们村里的人都拿着铁锄来追赶，追的人只有十多个，他们虽然有整百人还是不敢回手。从此以后，人们每天便都去

打宝，何墟的三大人，不就是因此发了财喽。”

“什么是打宝？”我又不明白了。

“唔，打宝打宝，……凡是碰到村民追赶，长毛一定丢下少许金银珠宝，让村民争着来拾，这样便追不到他们。我曾经拾到一粒明珠，有戒箍一样大小，正在惊喜的时候，牛二突然用棍子打在我头上，把珠给抢去了；要不然，即使比不上三大人，也大小是个富翁了呀。那个三大人的父亲何狗保，也是在那个时候回到何墟来，发现有个打着大辫子的小长毛，躲在他家的破柜子里。……”

“啊！下雨了，回去睡觉了吧。”李婶一见下雨便想回去了。

“不要不要，等一下。”我真不情愿回去，这种心情就象读小说，在惊人之笔之后，便看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越是这样便越急着看“下回”，非把全书看完不可，但李婶好象完全没有共通的心情。

“噢！回去睡觉了，明天迟起，又要吃先生的界尺。”

雨下得更大了，打着窗前芭蕉的巨叶，声音象螃蟹在爬着沙，我在枕头上听着听着，渐渐听不见了。

“啊！先生！我下次用功了。……”

“啊！什么事？做梦啊？……我的恶梦也让你吓破了。……梦吗？什么梦？”李婶走近我的床边，拍着我的背部。

“做梦啊！……没什么。……亚婶梦见什么了？”

“梦见长毛啦！……明天才跟你讲，现在都快半夜了，睡吧，睡吧。”（原文作于1911年冬）

（译者按）

《怀旧》是鲁迅以文言写成的一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13年4月《小说月报》4卷1号；鲁迅逝世之后，收入杂文集《集外集拾遗》。

这篇小说，描写中国清朝末年乡间民众的愚昧无知。作者攻击的矛头，并不是向着受到蒙蔽的民众的，因此，在小说里，这些“愚民”颇不乏可爱之处；相对于此，作者对乡绅和孔孟之道的讽刺，就不那么“客气”了。

类似的题材和构思，鲁迅后来也写进白话小说《风波》里去（收小说集《呐喊》）。

因为觉得不无意义，所以把《怀旧》作了今译。只是译笔迟钝，译出来，原文的神气几乎荡然无存，真是无可奈何。但如此一来，鲁迅的英年早逝，就更叫人觉得是无比惨重的损失了。

前文提要



騰達是一間專作假髮、化粧品生意的企業。

雜工——王海，由於不明底細，又不善奉迎，乃常受黎斯莉（女助經理）和韋俊志（營業主任）的多股刁難，使他感到很氣惱。他決意要深入了解。

其後，在一次極為偶然的情況下，王海總算獲悉了一些有關公司與黎、韋二人間的恩怨糾紛。

這一天，黎斯莉心情似乎頗佳，竟跑到生產車間去跟女工們扯談；而王海却冷靜的察覺，公司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了。

果然，當天傍晚工友們下班後，公司的衰衰諸公絡繹的到來“上班”。原來是要開董事會，討論公司今後的業務與“開源節流”的應變對策。會上，老板們的各種嘴臉，紛紛顯露了出來。

董事會議後，有兩個小攤位收盤啦！但在處理員工遣散問題上，公司的無情，引起了女售貨員們的憤懣。結果吵鬧了一場，不歡而散。

“各位工友，大家稍停片刻，我有話要談。”

他的大喉嚨拉开了，聲音卻裝得很緩和，連車間外的秀清、王海都听得見；惟其笑面具已換成了一臉威嚴。

“今天，公司剛結束了兩處零售攤位的營業，相信妳們也已略有所聞。近來經濟不景，公司的業務因而受了些影響。所以，為了渡過暫時的困難，也為了大家的飯碗，希望工友們精誠合作，更刻苦

些。往後，那些不會車發的，最好能學着車，由會車的教，彼此互相照顧。眼下就快屆年底了，希望各位加把勁，趕多些貨來應市。”

稍頓，見女工們無甚表示，乃將話題略微一轉

“如果，妳們能及時替公司解決當前的急務，把市場爭回來，董事會絕不會虧待妳們，年底的花紅和明年的薪水，我們將做出合理的調節。……”

然而他的話，仍得不到什麼反應，有些女工則抬起臉來，頻頻望着牆上的電鈴。

趙老板已看得出，再纏下去，可能又要自討無趣，只好草草地結束說：“至於詳細的工作情況，黎小姐將會做適當的安排。”

言畢，臉含悻然之色而離開。……

把隨身帶來的飯、菜匣子，擺妥在臨時餐桌——大工作台，女工們就邊吃飯，邊議論着。

“要是花紅、薪水都增加了，那就好羅！”還沒將第一口飯吞下去，安娜便搶先發言。

“望是這麼望，就怕到時有什麼花樣。”美燕卻保持了一定的清醒。

“矣，這倒是真得提防一下！”胖亞彩頗有同感。

安娜却不以為然的接着說：“不會吧！剛才趙老板談得相當認真。”

“老板三個口，妳又怎知他們內部的實情？”雅花不爽地反駁她。

玉萍吞了口飯，冷靜地分析道：

“認真不認真，現在還不知曉。而眼前工作的負擔加多了，倒已是立竿見影的事。往後，我們這些舊人，不但要被追帶頭趕貨，還得兼教車之職呢！”

“加薪等於加辛嘛！這是現代文明，是資本案

们用计算机求证出来的公式。”秀清幽默地加上一句。

“唉！没有自己工会的工人，就只好听凭老板的摆布了。”坐在墙角车位吃着饭的阿珍，感慨地说。

这时，巧云也胆怯怯的在一旁附和着。“就是罗！我们当中，正不懂谁哪一天会象那些售货员一样？想深一层，的确令人担心哟？”

“那也不一定，要看我们到时能不能团结、合作。”玉萍分析道。

“妳呀，永远是个胆小鬼！”小红竖起手中的汤匙，几乎点到巧云的鼻尖。

“妳呢？不知天高地厚！”巧云亦不甘雌伏。

看看两人又要开锣了，秀清忙制止道：“怎么，又要演「相声」啦？人家在谈正经事呐！”

“正经事？「默默」也会谈正经的么？”小红竟把矛头掉转来，指向秀清，象只好斗的公鸡。

“去妳的！快吃吧，等她回来了，看妳还能那么自由？”秀清微嗔道。

于是，她自己三下五除二，耙完了剩下的几粒饭，率先到后间洗餐具去了。

等秀清洗好了餐具，走回台边时，那个多嘴的安娜又已换了话题在吱喳，饭盒里还剩大半的饭没吃完。

“昨晚的电视剧《保镖》，都不好看的。”她说。

“咳，简直越看越激心！”胖亚彩气愤的说。

“总是那几个「郎当」伙，拿着剑在瞎比划，从没见好好的打过一场。看了都浪费电！”

“哼，就仿佛慈禧太后的缠脚布——又……”

美燕的话尚未讲完，小红就自作聪明地插断她说：“燕姐，妳怎么搞的，《保镖》里哪会有什么太后呢？”

“「家婆」，假会！”美燕白了她一眼，用了一句「福建骂」。“人还未讲完，就乱插嘴。我的意思是说，好象慈禧太后那类老老婆的缠脚布——又长又臭，晓得么？”

“所以咧，还是《清宫残梦》好看些！”安娜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口里还含着未吞的饭。

“妳们说，黎小姐象不象那个「老佛爷」？”小红又是出人意表地冲口而出。

这一来，非仅巧云紧张了起来，连在座的几位都争相往门外瞧着。

“哎呀，小红！妳小声点行吗？她就要回来了。”巧云总是担心她闹出事来，也累及大家。

可小红不理她，只扭了扭门外，说：“怕啥？

还早呢！”跟着，冲到后间去找了双木屐穿上，然后掏出条手巾来，一手拎着靠在腰边，另一手则要去搭巧云的肩。巧云慌忙把她的手扫落，躲开远一点。

小红啐了她一口，却无所谓地让那手悬空挂着，学着那戏中人轻移莲步，慢条斯理地扭动着腰臀，一步一扭地走了起来。

那动作、那步伐、那表情，都模仿得维妙维肖，女工们再也忍不住了，一个个都笑得前仰后翻，连巧云也跟着大家乐，没再制止她了。而安娜更是笑到满口喷泉——溅了一地的饭粒。

正当众女笑得忘形时，半门候地被推开，笑声即刻煞止。扭步前移中的小红，要临时停止已来不及了，一个踉跄，差点没摔跤，被进来的人扶了她一把，这才站稳了脚跟。

“死「阿伯」，无交无代，吓坏人！”小红脸赤气喘地浅骂了来人一句。

那进来的人，原来是王海。他随小红的骂声转头看看身后，莫明地问道：“噢！谁是史「阿伯」呀？”

“就是你罗，还有谁！”说时，还一手叉腰一手指着。

“我？”王海越听越糊涂，支手指很自然的也点着自己的鼻子，睁大着眼睛说：“怎么，我几时变成老阿伯了？”

“你呀！年纪不很大，就学人留胡须，剪榴槌头，平时又总是板着脸儿，不爱出声，十足象个老阿伯。”

小红理直气壮的数落着，王海却给她逗得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他边听，边摸着自己的小髭，“哦？荷！哈！……妳这小鬼头，什么时候给我取的绰号？”

“为什么要告诉你？”一脸的孩子气。

女工们浅笑着，看了看小红。

“真没妳的办法。”王海耸耸肩说。

秀清怕王海生气，便在一旁打趣道：

“她呀，实在是个最淘气的「开心果」！”

“哦！「开心果」？这倒不错。工作太苦闷了，有机会开开心，可也难得啊！”王海大方地笑着应她。

“不过，有时却是我的「头痛丸」呢！”巧云这次竟也轻松地开起玩笑来了。有几个女工吃吃的笑着。

“妳！……”

小红欲待发作，猛瞧见开着一边的半门外，黎小姐正由公司外姗姗而归。急智中，她作了个俏皮

的手势，轻轻唱诺道：“「老佛爷」驾到！”

唱罢，即刻快步拖着那双木履走向后间去，女工们亦各自取了餐具，分散开去。王海则溜出车间，到柜台上去翻阅报纸。

8

在打了「开源节流」的强心针后，腾达公司的业务确是有了些回生的色彩。

兴隆坊摊位的生意，由于有了待清的旧货作为「大减价」的押底货，虽未能重掀热潮，倒也门庭若市。至于公司的一般客户、代理商，亦因得了些甜头，而增加了订购的数量。刚开的源路——皮包、旅行袋，也已涌入市场。这除了报章上广告的宣传外，女工们亦无意间帮了公司的忙，因为第一批来货，就是先卖给她们的。所以，一时之间，似乎又出现了蒸蒸日上的趋势。

然而这一来，倒霉的却是做工的，尤其是王海。

原来，他除了在司内打杂外，有时又得去税务局报关、跑跑银行、传带文件，甚至替韦主任去送货，催收一些「烂账」。象这样一天来回，踏上十几趟脚车是常有的事。这已是名副其实的杂工了。

其后，由于有点小聪明，好奇心又重，喜欢摸东搞西的，在赵老板「爱才心切」的鼓动下，王海也学了点「医治」针车小毛病的「小儿科」。此因修理针车的师傅，没跟腾达签上「卖身契」，若非大毛病，不会随召即到。所以，公司正乐得有这样一位免费的「医生」。

现在，当车发赶货时，他还得帮剪发网、铁线（是一种外名叫「鸡毛帚」的条状假发骨子用的）……。总而言之，韦主任听说的「一手揽」，王海是尝到了，且有过的而无不及——没半分钟「闲」可以「偷」。

作为这种文武加辛的代价，公司则特例恩宠，加了廿大元薪水给他，当成安慰奖。赵老板甚至私底下告诉他：努力干，明年再加薪。

王海并不全信老板的那一套。他的真正安慰，是能与女工们更接近，更了解她们。……

今早，因有印尼的老主顾打电话来，预订了几百条「鸡毛帚」，便又有得大家忙啦！

王海摸完了琐细杂务后，又坐在台边量剪铁线了。

这样量量剪剪的，花了将近两小时，好歹剪出了一、二百条铁线。王海的双手，渐渐的也感到阵阵酸麻，握铁钳的虎口，还隐隐作痛了起来。

时近午休钟点，外面正下着毛毛细雨。

王海放下工具，欠了欠腰身，拗了拗手指，正欲稍憩。

“王海，黎小姐叫你。”

秀清手拿一片小薄木在打着一撮短发。她急急到车间把话传了，即又赶回自己的打发台去。

进了办公室，黎助经理把一份文件连同一张支票交给了王海，要他立刻带去明亮幻灯公司，给凌老板签了名后，就直接交到有关的银行去。

“下午可以吗？现在都快十二点了，外面又下着雨。”王海本想据理力争一下。

谁知黎助经理却没半点女人的同情心，她冷冷的说：“雨不大呀，文件可是急着要送去的！”

“……”王海欲言又止。

“如果不爽快，直接找赵老板抗议去吧！”

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语气，还有什么好谈的？王海气在心里，不再开口，抓了文件、支票，塞进内衣里，戴了一顶雨帽，骑上铁马，冲着细雨而去。

明亮幻灯公司，离腾达公司虽不很远，但王海冲到时，外衣裤也已湿了大半，唯有头发和文件等是干的。

泊好了铁马，顾不得将身体擦干，王海就从内衣里抽出文件和支票来，推开公司的玻璃门进去，骤地打了个寒颤。他感到：明亮公司的冷气仿佛比平时更冷！

“外面下雨呵？”签妥了大名后，凌老板发现王海戴着雨帽，「关心」地问道。

“唔，是的！刚下不久，不很大。”

“你没穿雨衣，就这样来来去去，等下这些东西淋湿了，怎么办？”说完，凌老板转身，到后面去。

王海心里暖了一阵，以为他大概是进去拿件雨衣，残伞儿什么的来借他。

可是凌老板出来时，手上只得个塑胶袋，还慎重其事地嘱咐：“这个袋子给你装文件，以防弄湿了。”

“哦！”王海漫应着，心儿却由暖变寒。他不禁又打了个冷颤。

文件比人更宝贵！他算是又认识多一个老板的颜面。

冒雨把公办完后，已是中午十二点过半了。

王海顺道往路旁经济饭摊去，本想胡乱的塞点东西进胃里。岂料才吃了半碗饭，就觉得很饱似的。

王海自己也奇怪。平日，他一般都是碗多两碗的饭量，怎么今儿竟然……是胃里的「气」过多了？还是饿过了正常的钟点反而吃不下？唉，算啦！

硬挤也没用。待下午看有机会出勤的话，再补吃吧！

可是，返公司不久，午休时间已完，又得剪东

那一顆小星

——答詩友

你這不曾歇脚的行人
在寒風中越過荒野
在黑夜里穿過樹林
內心免不了要問自己
四週爲什麼死一般寂靜

你抬頭探詢浩渺的夜空
遙遠的穹蒼沒半絲聲音
你看到的是滿天的星星
一閃一閃照耀得亮晶晶

啊！那銀輝四射的星星
是那樣遠又是那樣近
他們穿透夜氣的亮光
交織成你心中一片希望

你甚至感覺到他們的溫暖
那迢迢萬里外的星星啊
本身就是熾熱的一團

啊！那恒河沙數的星星
是那樣熱鬧又是那樣冷靜
在凝視中他們默默無語
沒有誰來回答你的疑問

只有天邊的那一顆小星
閃閃的微光像在告訴你
他要在沉默中放出光明

——连奇——

西了。

这次是剪发网——一些细密而质软的胶孔网，稍不留神，就会剪坏，是一种易中有难的费神工作。

剪呀剪的，王海觉得整个人越来越浮躁，不能专心，虽有电风扇在头上转着，体温却一直在升高，眼睛渐渐也有点迷糊，一连裁错了好几个胶网。

他摇了摇头，定一下心神，再继续裁着。

但过了不多久，眼睛又象出毛病。他只好撑起身，到后间水喉处去冲洗了一把脸。清水暂时将头脸的热度降了些，人也比较有点精神，即又回返工作台边。

就这样，他坐坐起起的，走动了好几次。终于让女工们发现了异状。

“王海，怎么啦？不舒服？”玉萍首先发现，就问他。

“呃，没什么！谢谢妳。”

“大概是刚才淋了雨吧！”玉萍关切的推测着说。

“也许是。”王海心里好一阵暖。

“哼，下雨天才偏偏派去出勤！”雅花仍埋着头，边赶车货，边细声地象在自语似的说。

“黑心婆，乞人憎。”小红也在替她的阿伯抱不平。

女工们的不满与关怀，使王海百感交集，一时反不知说什么好。自从进腾达公司迄今，这算是他真切感受到的同事情谊，女工们是已把他当自己人了。

也就是在这股暖流支持下，王海终于挨到放工，才拖着疲塌、发烧中的躯体，返抵自己的住处。

连续几天的忙碌和清点货品，又复给那女人的一激，加上凌老板在明亮公司里的一「冷」，这「冷热夹攻」，王海结果是给攻得病倒了。

9

第二天，王海去让医生诊视后，即又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请病假。

小病虽未必就是福，但对王海来说，至少是一次额外休养和看书的好机会。

吃过了药，热已稍退了点，王海就半躺在铁架床上，刨起书来了。

刨书，让他暂时抛却了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烦恼，也使他感到时间不至于在苦闷中白过。

就那么的，一直刨到傍晚时分，除了间中略停下来吃药，冲杯牛奶配几片面包当午餐外，他的胃口几乎都让书里的故事给填饱了。

当发现室内的光线开始昏暗时，王海这才放下书，爬起来伸伸腰骨，看看台上的闹钟，快六点半啦！

往常这个时候，已是他放工回抵宿舍，冲好凉预备弄晚饭的钟点了。但今儿就是不觉得饿，或许是一下子没劳动出汗的关系吧！所以，王海正想躺回床上，再多刨些书。却听得有人在咯、咯的轻敲着门。

王海有点奇怪，撂下书，站到门边去，先问了声：“谁？”然后又俯在猫眼上瞅了瞅。

“是妳，惠玉！”王海急急地开了门，语音、态度上都有着掩抑不住的喜悦。

来者正是刘惠玉。她一身女工打扮，样子长得

“真巧。”王海抱歉地一晒，“找我有事？”
“现在既然来了，不用急嘛！呐，这个给你”说时，从塑胶提袋里拎出一纸包东西来，交给王海。

“这是什么？”王海已猜出是啥，却依然问道。

“我估计你可能还没吃，顺便买了包饭来。”

“谢谢！”王海接过那包尚热呼呼的饭，深情地望着惠玉，“妳呢？”

“我吃饱了才来的。”

王海把饭包搁在桌上，拉出一张没靠背的椅子说：“玉，坐！光顾着谈，倒忘了呢！”

“得啦，吃你的饭吧！我又不是客人。”说是这么说，她嘴上却笑得甜滋滋的坐了下来。

王海赶快进厨房去倒了两杯开水，把一杯捧到她面前时，又催问道：“告诉我，找我是什么事？”

“你呀，总是这么性急！”刘惠玉拿他没法，只得表示：“好吧！你一面吃，我一面谈。”

(三续)

麻雀的炫耀

学民

有一天，有一隻麻雀在空中飛着。驀然，牠望見一隻蒼鷹正在牠的底下迅速飛過而棲息在一棵大樹上。麻雀看到蒼鷹飛得這般低下，不禁大笑不已，牠便飛停在一棵椰樹的枝上。

椰樹問牠為何這般高興。

『嘿嘿哈哈！』麻雀狂笑道：『想不到蒼鷹飛得比我還要低下，叫我如何不發笑！』

『滾開吧！狂妄的傢伙！』椰樹卑視的說道：『雖然蒼鷹有時飛得很低下，可是我從來還沒有看見過一隻麻雀能夠比蒼鷹一飛入雲霄和飛到遙遠的天際！』

——那些對待學術的態度，只懂得一知半解，便看輕一切，目中無人，這和麻雀的行徑有何兩樣？

秀丽健壮，身材中等，年纪看来比王海小很多，但从一双慧黠的大眼睛里，可以看出她的内涵。

“进来吧！刚放工？”

“唔，一放工就来。”跟着，刘惠玉即又关切问道：“身体怎么啦？现在好点了？”

王海感激的瞅了她一眼，“一点小恙，没关系。吃了药，已经好多罗！……噢，妳怎知道的？”

刘惠玉边进屋，边微笑的解释：“因为有点事要找你，打电话去你司里，却说你请了病假。”

本刊增設《醫藥信箱》啓事

本刊將由下期起增設《醫藥信箱》專欄，由黃萬源醫師（即在本刊撰寫《杏林寄簡》之葉下珠）主持解答。讀者諸君如有關於醫藥或疾病方面的疑問，可來函向黃醫師詢問。信不宜太長，以能說明問題即妥。來信可寄至本刊轉交。

下期要目預告

獻給《鄉土》……曾聖提
香港文藝縱橫談……陳熙
章大衛（小說）……馬雷
聽故事·講故事……吳登
窮人吃雞（寓言）……葛凡
過桂河橋……康靜城

萧学民作品介绍



▲ 檳城极乐寺

▲ 庙

▲ 星期天的新加坡河

世界需要更多氧氣



工業的進展使到氧氣以及其他的氣體需求增加了。比如氬氣是製造霓虹燈與原子燈所需要的氣體。飲料則需要碳酸氣（二氧化碳酸氣）。冷卻與凍藏系統需要氮化液，還有其他方面的。工業氧氣有限公司目前供應給馬來西亞所需求的是工業性氣體。鑒於本公司具備廣泛的現代化儀器設備，還有一支精悍的技術新力軍，因此，除了氧氣，我們也生產其他工業的用氣。



工業氧氣有限公司

INDUSTRIAL OXYGEN INCORPORATED BHD.

Factory and Office: Batu Tiga Industrial Estate, Shah Alam, Selangor. Tel: 361006(3 lines)

BRANCH: NO. 2, JALAN PRESIDENT KENNEDY, OFF LAHAT ROAD, IPOH. TEL: 74059

STORE NO. 2 LOT 290 BATU 5½ KANGAR TEBRAU, JOHORE BAHRU. TEL: 33266

NO. 5497, LOT 117/118 M.K. 14, MAK MANDIN INDUSTRIAL ESTATE, BUTTERWORTH. TEL: 332468